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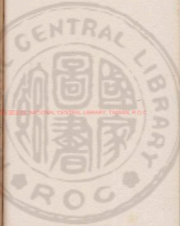


3445894 V.1



柳文音義序

余讀韓柳文常思古人奇字齟齬吾目  
且捭吾喙也開卷必與篇韻俱檢閱反  
切終日不能通一紙偶得一書釋音如  
獲指南猶恨字畫差小不便老眼至滿  
山郡齊齊廣文是正將大其刻以傳學  
者一日廣文携音訓數帙示余曰昌黎



有江山祝充音義既反切難字又注其所從出亡以復加惟子厚集諸家音義不稱是自詭規模祝充撰柳氏釋音數月書成余實憊觴權輿是書者序引其意詎敢以語言不工爲解自小學不興六書罔詔學者平日簡牘閒頗有不分點畫不辨偏傍任私意失本原雖以

字學名世者未免斯弊若虞永興不知姓顏平原不知名况下二子者耶甚者以弄璋爲慶伏臘爲獵金根爲銀至於古文奇字能不失句讀辨重輕清濁者幾何人哉惟柳州內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貫穿經史輻輳傳記諸子百家虞初釋官之言古文奇字比韓文不啻倍



徒非博學多識前言者未易訓釋也廣  
文中乙丑年甲科恬於進取尚淹選調  
生平用心於內不求諸外遂能會粹所  
長成一家言將與柳文並行不朽無疑  
矣非刻意是書者未必知論著之不易  
也廣文諱緯字仲寶雲間人姓潘氏乾  
道三年十二月是郡陸之圖書

唐柳先生文集序

夔州刺史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  
病涉秦漢復起起於子車人魯也後以齊魯漢之文  
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瘼而土裂成其地也  
三光五嶽之氣分自地物分注狀開也大音不  
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鬱文章昭回  
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競所長與時而奮然  
如繁星耀天而芒寒色正也又星芒角人望而  
敬者五行而巴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數子厚  
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  
九年為封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



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僞少檢  
也獲誥出授邵州又謫佐末州居十年詔書被不用  
遠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  
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  
故人禹錫執書以達遠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  
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文哉若  
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惟蔡  
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  
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  
車旣行已之大方  
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廣雅釋義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

鐘鼓說吹曲并序

貞符并序

平淮夷雅二篇  
既氏詩

卷之二

賦

佩帶賦

牛賦

微容賦

夢歸賦

命書官廷賦

瓶賦

解崇賦

閨生賦

囚山賦



卷之十三

論

封建論

天爵論

時令論上下

辨侵伐論

卷之十四

議

晉文公問牛原議

桐葉封弟辨

辯文子

辯鬼谷子

辯亢倉子

四維論

守道論

衡利論上下

六節論

駁復讎議

辯列子

論語辯一篇

辯晏子春秋

辯鬼谷子

卷之十五

碑

柳州文宣王廟碑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湘源二妃廟碑

南齊龔頤陽廟碑并序

卷之十六

碑

曹溪大鑿禪師碑

高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碑陰記

道州文宣王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碑陰文

龔頤碑

南嶽彌陀和尚碑

龍安海幢師碑

卷之十七





碑銘

南嶽元峯和尚碑

南嶽殿舟和尚第一碑

大明碑陰

雲峯和尚塔銘附

大明和尚碑

衡山中院律師塔銘附

卷之八

行狀

段太尉遺事狀

陳給事行狀

柳常侍行狀

卷之九

表銘碣誌

相國房公追遠之表

文通先生陸公遺事墓表

侍御史唐公碣

國子司業陽城道安碣

兵部郎中楊公墓碣

衡州刺史呂公碣

卷之十

誌

安南都護張公誌并序

貴州刺史鄧君誌并序

嶺南經略副使馬君誌

連州司馬凌君權厝誌

營州刺史李公誌并序

桂管防禦副使呂公誌

柳州司馬孟公誌

嶺南節度院李侍御誌

卷之十一

誌碣碣誌

大理評事裴君誌

秘書郎姜君誌

大理評事柳君誌

校書郎獨孤君碣

溫縣主簿韓君誌并序



張先生誌

蔣顯士誌

續愛護府崔君誌

虞鳴鶴誌  
單季子誌

四卷之十二

墓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弘農令府君石表辭

石背先友記

墓版文

從弟宗直墓誌

四卷之十四

墓誌

先夫人歸附誌

叔父夫人歸附誌

亡妹伯君夫人墓誌蓋石文

伯祖甄李夫人墓誌

亡姑陳君夫人墓誌

亡姊裴君夫人墓誌

下孺女子墓誌

王侍郎母劉氏誌

韋夫人增誌

亡姪以嚴氏墓誌

小姪女墓誌

韓君妻崔氏誌

馬室女雷五葬誌

四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對賀者

天對 兼詞天問 兼入篇內

愚溪對

杜康對

四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起廢答

答問



國卷之十六

說

天說

朝日說

惜說

說車

復吳子松說

觀八駿圖說

國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李長傳

李長傳

曹文海深道度傳

國卷之十八

駢

乞巧文

斬曲几文

僧王孫文

辯伏神文

哀溺文

國卷之十九

弔贊嚴戒

弔其弘文

弔樂毅文

弔伍子胥文

鶴說

捕蛇說

東梓說

滴龍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羅說



尊勝懺贊并序

戒懼箴

師友箴并序

臨江之驛

宋某氏之窟

龍馬圖贊

憂箴

敵戒

黔之驢

卷之二十一

銘雜題

法國漢原廟銘

塗山銘并序

武岡銘并序

發嵩之事

感值

吏商

劍門銘并序

壽州安曲縣孝門銘并序

井銘并序

誇譽

贈賈

東海若

卷之廿一

題序

讀韓愈所考毛詩傳後題序

裴璋集卷二後集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集序

濮陽長君文集序

楊舒事文集後序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序

送楊樞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送程楚序

同吳武陵送杜留後序

送李南谷縣白詩序

送苑論詩序

送羅敏獨孤書記序

送范明府詩序

送李判官序

送蕭鍊序



送班孝廉序

送楊弘甫叔序

卷之廿三

序

同吳武陵蕭李驪州詩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南潞州量漢澧州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薛判官量移序

送嚴公觀下第歸興元觀百詩序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送李端燕下第遊南鄭序

送程子符進舉詩序

送葉秀才下第歸興元序

送章七下第求益友序

送辛生下第求略

卷之廿四

序

送從兄憐罷歸江淮詩序

送潘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送內弟盧遵廣桂州序

馮濠詩序

陪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序

序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序

卷之廿五

序

奉助教逢屋題詩序

送潭州葉公詩序

送婁國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送徐從事公輔北遊序

送易師揚君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方及師序

送賈山人南游序

送文勝上人入峇五臺遊河朔序

送僧上人赴中丞叔父官序

送元嵩師序

送僧浩初序

送支那師引

送羅上人南游序

送滑上人歸淮南觀海序

送吳興師南游序

卷之廿六

記

四明山教院記

監察使壁記

慧慶寺新食堂記

武功縣水陂壁記

館驛使壁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鄧州進奏院記

嶺南節度使饗堂壁記

全孝縣復北門記

鎮州江運記

感遇一首

讀書

詠二良

詠史

補授夫張進對

詠荆軻

春懷故園

省試觀慶雲圖

晚唐詩集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畢





增廣註釋音繪博雅先生集卷之一

唐雅

獻平淮夷雅表

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辨  
 雲間先生潘紳音表

臣宗元言臣竊覽伏違尚書賡奏于有四年在唐文宗元和四年聖恩下天造神斷克清大寇指淮西臣宗元言臣竊覽伏違尚書賡奏于有四年在唐文宗元和四年聖恩下天造神斷克清大寇指淮西臣宗元言臣竊覽伏違尚書賡奏于有四年在唐文宗元和四年聖恩下天造神斷克清大寇指淮西







之力不得備戎行... 致死命况今已無事也報國恩...  
 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繡中興其道彰大手後字及然  
 微於詩大小雅其遺徒出符則直交吉自命官分土則恭高  
 韓葉秦人... 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揚則江  
 漢常武經洵炳... 漢人耳目... 故  
 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  
 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 而夷胡...  
 取江東... 命王... 定河... 比... 今又破自天東克... 淮右...

然不勝憤踊... 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  
 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乃公等庶幾諸  
 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賦死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  
 顛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誥集大功也... 既中乃重... 甚毒于... 狂奔...

其來... 以千大... 善于... 德... 誅...



四紀曆年推五漢文克錫女奔城其往視師師是秦人以有以發其

出次于東夫子錢之憂屏是榮鼎味也載既涉于淮

精其陸多賢五獸百邊凡百卿士好以周旋既涉于淮

飾我將于道于西訓于秦式相爾容惟表宅進次于

卒狂襄究物卒狂襄究物卒狂襄究物卒狂襄究物

赤子而匍匐父是尤怒其明孽以博太陽王旅渾

軍是使是恬既復敵師若得捕步得捕步得捕步得捕

蔡究伊糶乘起來左橋其虛左橋其虛左橋其虛

化爲護吟皇曰來歸汝復相子爵之反

拜首尾祐下人推夷既平滿是湖南滿是湖南滿是湖南

宜頌宜郊以告德昔歸牛休馬昔歸牛休馬昔歸牛休馬

來何無疆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晉樂臣一注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注樂臣宗元受  
食河漢活性命得親見無治時事恐懼小聞注又蓋取古  
書文句聯以自娛伏觀漢魏以來代有鐘歌鼓吹詞唯唐獨  
無有臣注郎時以太常樂禮部注又相鼓吹  
署有戎樂制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注晉曲十六篇注  
去有吹簫一注又考漢曲十二篇注晉曲十六篇注  
由魏曲十四篇注又考漢曲十二篇注晉曲十六篇注  
又考漢曲十二篇注晉曲十六篇注  
功使其令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晉樂歌吹曲十二  
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節奇因以拓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  
師之艱惟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且得大志  
宜敬而不害臣尚章即死言與不言其罪奪其拍簞能言有  
益國事不敢效然猶默已注又考漢曲十二篇注晉曲十六篇注

隋亂賊總唐師起晉陽平姦孽爲生人義主以仁興

武爲晉陽武第一

晉陽武有義威揚之論注德爲師張畢魯敘  
者誰皇列列尊天機漢以仁揚其旗百之昇九土瞻注許  
田圻注流洪輝有其一翼餘所前是篇注切切  
物注又考漢曲十二篇注晉曲十六篇注  
肉切考注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東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爲獸之

禽第二

王注又考漢曲十二篇注晉曲十六篇注









鐵山碎大漠舒二履動其地連香廬背北海東坤陽歲  
來優優或博于都試天子會元  
的香其雄圖破定襄降魁隗其地百蠻破膽邊城威武輝  
窮竟窳宅斥余吾其地惟帝上其地慕  
羅其地明鬼區利澤騰萬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其地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地其地  
劉武周敗契窳威有晉地太宗威之為靖本邦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抵之搖其地枝葉攸病  
守臣不任其地助于神聖其地和以歌聲其地頌賦英無續威正皇其地大惟人之慶

李靖威吐谷潭西海上為吐谷潭第十  
吐谷潭其地西海以本威威我驅逐險宜其地神  
晉師往征靖皇家烈列旆其龍能其地王旅千萬人銜  
破默無譚東力輸山其地積如麻除要務本根况敢道前茅洋洋西海水威命第天涯  
係屬乘主郡其地行其地行者靡不歸親戚其地要選其地觀  
還師竟野如春華其地旋慰其地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潭二十六句其地五

李靖威高昌為高昌第十一  
綽其地維西北其地外區其地為持龍旂其地翔海其地長集其地就神其地黃育其地神威其地兒





遊以肆其風靡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舍乃  
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  
百辟敬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綏吳獲妻其二公若  
矣弗敢秦止是獲妻已既柔一德四夷其則四夷是則夫懷  
不忒

貞祥并序

晉吳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賊州流人吳武陵人吳武陵人  
言重仲骨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者仲骨  
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班固于周晉公讓嗚嗚  
後代不足以及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  
夫厥趣臣為高黃即特  
林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則亦無怒之義  
會影遂中隱不克補先武陵即叩頭讓臣曰太事不心以尋  
故休歟  
披正道表嚴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榮夷不  
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  
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辨古初持案空洞而無爭厥流以龍遊乃奮敘  
關怒振動  
知道惟人之初據據而生林林而羣靈霜風雨雷雷其外  
於是乃知架架空死槐草木取皮革龍渴北牡之欲毀其內  
於是乃知噬會歟咀果殺  
合偶而居交焉而  
爭歟焉而鬪力大者得齒利者得  
爪剛者決羣眾者乳  
之往往為帶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者









贈廣註釋音辨府柳先生集卷之二

古賦

佩章賦 并序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而懼湯而失  
 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章必戒也  
 其風教以自勵也文與也故作是賦其辭曰  
 遊子生此下都兮瑰天質之懸醇也日月迭而化升兮  
 適初而在神也雖大素而生華兮也日月迭而化升兮  
 而周章兮也惜倚仗其無垠也  
 以經常猶聖人之運逢兮也世既奪予之大和兮也  
 力而究陳兮也則于典章時以奮節兮也已以抑志登  
 為立而垂目兮也瞰中區之疆理也積萬里而極海兮











若却牛乎牛之爲物魁形巨首甚耳掬角毛並蹠厚半然而  
鳴黃鍾而賦江抵觸隆職日耕百畝柱來修直植乃木泰  
自種自斂服箱以走馳以爲輸入官倉已不通口富窮飽  
觀功用不有餘无髮理常在草野人不斬魄利前天下皮角  
見用有足莫保或穿絨騰或實粗且由是觀之物  
無論者不知無服逐驚馬曲意並勢不擇處所不耕不  
養故自處則騰踏康莊出入輕舉  
則齊聲怒則奮蹄當道長鳴則若驚聲  
好酸非若能力慎勿怒尤以受多福

解案賦

揜子既誦猶懼不勝其口適以友遇千之八其質曰赤舌  
液吐水于瓶其刺曰君子網祭也

爲之賦

胡餅發薰燭之類火兮  
彈飛而莫道  
濠淵兮  
紛博霍而更  
回祿煽怒而喊呀  
倒扶桑落棠騰鶴而相又  
青指骨而增燈  
金流玉鏢兮  
俄嗣  
搗往獲乎太玄之真  
正新學扣曰  
手爾中  
跡與外  
境姑



務清爲室而靜爲家苟能是則始也汝輩今也汝輩汝者  
進烈汝者賤豈之橋爲天淵而覆原虛夫何長喙之紛爭今  
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說不知靜之爲勝而動焉是非  
徒遠遠乎狂奔而西徠豈氣而長嗟不亦遠乎於是釋  
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優仁之實去蓋之奪冠太  
清之方見風至道之瑞華鋪冲虛以爲鶻鶻恬泊以爲車劉  
乎以遊於物者始彼狙雖懷施而以累爲  
利者夫何爲邪

機答謝

機答謝本傳載謝曰謝云  
機答謝以本始兮晚非余心之所求處厚汗以閉世兮固前  
志之爲尤始乎學之而觀古兮後今昔之異謀惟較明爲可考  
兮追駁步而遐遊漢文之既信真兮七友譌而拳之日狹陳

以繁庶兮謝云 數竟終與之爲師上之離野而混茫兮謝云  
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惟變委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  
殆兮適則失自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之空兮率由以  
寧剛柔強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拘枉兮白黑濁清乎大方  
兮物莫能與奉託誤以類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  
書兮謂惘然而不惑謝云 應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  
職之不一不類應以周圓兮專惑道以爲服護始構而不戒  
兮猶斷於所執則哀且懼之不淑兮謝云 遭任遇之  
幸迫釋明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爾欲圖退而保已  
兮悼非朝平糞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齟謝云  
之明有兮憂即印而南道謝云 惟罪大而能厚兮











兮音始音觀音若重傭之相發爭生角逐上軌旁出兮音

其下坻裂而為凌音欣下頰以執順兮音不似平而又高

吝雲雨而清厚土兮音不舒以擁隔兮音奉陰淫而為曹音

虎豹咆蘭代性率之吠呼音側耕危樓苟以食兮音哀斯民之增勞音

皆以管視兮音雖聖猶病夫救救匪兇吾為押方匪豕吾

為李積十年莫吾省者兮音增掖吾以蓬蒿望日以理兮音管日

以音進音誰音使音吾山之囚吾兮音洵音自音是音矣音兮音山音柏音未音

誠音不音私音也音兮音愈音者音有音矣音兮音

景公與晏平仲飲酒曰公少不節也

景公與晏平仲飲酒曰公少不節也

身于堂下音飲酒公曰吾今形體不棄筋力未寡子者其有

疾者何也音秦綏乃驚神豫曰曰夫上醫藥未前之兆中醫攻

相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木扣鼓合磬之聲伯樂

之過臣如金之在冶雖九變未離四支且安膏肓骨實音

對矣不達誠死之端音巫新夢以為滿果不得其所養音

公曰固知天賦性命知彼曠寒短不足悲音不足歡

起子無讓音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鼓激矢視生

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音衰亡之國不理音巨川將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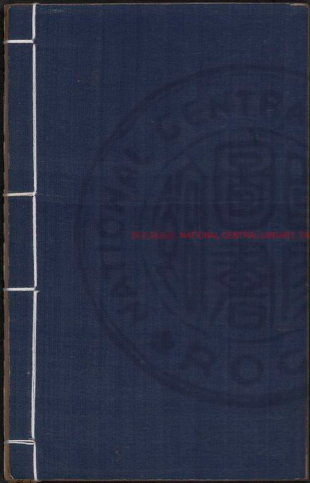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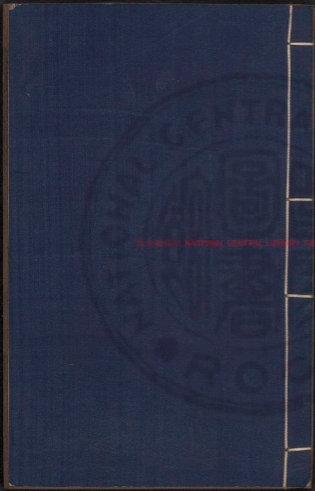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3.06.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3445895 v.2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者  
 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則諸侯之類則其  
 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  
 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  
 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  
 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  
 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葬之  
 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又有同而  
 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幣塞羅  
 杆城一作封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宮守臣  
 者凡一作封德難而征其伐之威卒不能定會侯之嗣一作封復古之

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則諸侯之類則其  
 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  
 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  
 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  
 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  
 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葬之  
 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又有同而  
 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幣塞羅  
 杆城一作封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宮守臣  
 者凡一作封德難而征其伐之威卒不能定會侯之嗣一作封復古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  
子上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者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  
也漢有天下煇奈之任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  
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謂之困平城謂之病流矢謂之  
射謂之射謂之險運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難  
制自守矣謂之守謂之守謂之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  
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奉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  
雖百代可知也唐制州郡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樂輸時起虐害方域若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  
而無叛州謂之州將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  
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流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  
思遷其換而已何能理乎謂之余又非之周之事蹟斷可見  
矣列侯驕蹇謂之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

不得變其政天子大綱變其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  
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必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  
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若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  
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制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  
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捕而遷之勒兵而夾之耳大逆未  
彰姦利沒財怙勢作威大則于民者無知之何及大郡邑可  
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韓彭於馮唐  
知韓彭聞黃霸之明當謂之觀及韓之簡請相韓拜之可  
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亦有累得以黜有能  
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多斥之矣久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  
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繼令其亂人戢之而已孟舒韓彭尚之



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譚而導之序受而  
退已違矣有解天下令而削之歸交合縱之謀則  
則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則則非能勃然而起幸而不  
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碎矣勢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  
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  
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  
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  
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谷不聞延祚今燔而變之垂三百祀  
大業強固何繫於封建哉或者又以爲被周聖王也而不革  
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夫不然夫被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  
也蓋以諸侯歸殺者三千焉資以無夏焉不得而廢歸周者  
八百焉資以無殷武王不備而易初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  
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

也私其術於子孫也秦之所以華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  
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富於我也然而公天  
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  
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天討建者變世而理繼世而  
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  
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  
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  
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因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則則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  
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  
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廉  
非廉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



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狂與傲爲非皆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王恩養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縮之斷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爲維者殆殊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節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旣蔽惡矣苟得矣誰能從狂矣爲其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也夫天之志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什剛傑純粹於其間得爲至靈神大者聖神

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靈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德反而不息參差於得矣其技技於管學則去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德之者英華而先儒靈敏而無隱晦昧於獨見也淵淵於麟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雖爲天之用而天爲天之道靈斯二者人倫之要蓋是焉故管子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靈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德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者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捨其志者雖氣以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鑿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覆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也顯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



謂夫矣按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以明之遠遺志之恒久庸  
非天爵之有恆哉故聖人曰數以謙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  
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若明而有常受於天者  
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上鮮懈或曰子所謂天  
付之者若開府庫移量而鑿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  
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知守官則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  
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一有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  
初夫皮冠者是處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  
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  
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

故古之君臣官將大業與焉登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  
之等所行守道也守道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  
命書制符璽奏道之器也常伍殿輔陪臺之役調綱三人註釋  
大夫五人皆職也謂之官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  
以爵祿應賞之美德之以熱湯鞭扑桎梏斬殺之慘謂  
也謂守道者居王二則兩利其誰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  
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職而無有失道者扣之至也失其物  
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  
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  
去職謂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  
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荒在下不為損失  
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  
其工也謂易位而觀客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

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幾其本矣未  
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韓維是非聖人之  
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論札記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  
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節節以少氣以進寒暑之序類其物  
宜而陳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  
不引大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統苟  
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  
令之作有候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特  
封疆端儼術註相土宜無喪大祭李春劉堤防達  
灌濟止田獵備駕註合牛馬百工無恃於時孟夏無起土功  
無發大器勸農註人作夏註馬政註乘百藥李夏行水救旱註

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養仲秋勸人種麥季  
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蠶  
人收蠶論百官論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論戒罪論齊論  
將困倉頡論謹蓋藏勞農以休息論水澤之  
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  
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可論代時而行之  
所謂徵殺論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濟興不可論廢  
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初令行慶施重養幼少省  
國固節用論賜貧窮增賢者非夏無以資論後達  
賢良舉長天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而嗜慾靜百官非秋  
無以盡士勸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老中歲  
百刑斬殺必當明論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何當論關  
市論來商論放商門論閉正責感論近習論權官之無事者論去論

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  
之道逆地之理亂人之紀會垂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  
爲上心會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防於君  
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者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  
暴雨霜雹水潦大旱沈陰爲霧災孽之氣大疫風教戰噴歷  
寒疾厲之疾既又聖人觀象於天而法之瓜瓞果實不成蓬蒿莠莠並興之異女笑胎天傷水火之訛  
結繩冠戎來入相掠結繩冠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蓬境不  
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督史之語  
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述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  
爲之稍後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上忽先王之典舉而

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  
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者須將因循放蕩而  
皆無其意焉苟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矣相薄相摩故災  
之說以震動于職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  
之使前人之真縱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  
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  
常言可以當行者也一特新到防昏亂之術爲之勸然書  
於方冊與仁治亂之致永年是不去也未聞其感之以怪  
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感之所  
以熾其昏惰淫惑而爲禍讓厥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  
矧矧且吾子以爲畏得書之多孰與聖人之言使得三者  
言仁義利善煇子列于其前而猶不悟矧矣暇顧月令  
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真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



其中正而去其奇衰註釋其有虛繁而不顧者  
惟聖人復生無知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矣淫  
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  
臣可動得斗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遺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  
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未大或捨是而曰聖人  
之遺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非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篇

斷刑論下

余既為斷刑論註釋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謂云云余不待  
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  
賞務東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  
秋冬註釋則之至理者偽也使較為善者註釋  
必使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有對子

必使秋及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  
是賊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註釋賊天下之人入於罪又  
緩而慢之以滋其懈註釋此刑所以不措也註釋必使為  
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  
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  
不善者日以有懲是賊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註釋天下之  
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  
天而不言人是賊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懲吾道吾道  
之盡而人化乎註釋是知養善者為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  
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  
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  
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  
之得天不知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





其辭欲死不可得賈三禾三禾不願願如連鎖而致之變更  
 大暑者數月時一寒不得播種不得播種至胡豆痛  
 不得摩訶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視支不  
 得好惡聽之聲聞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  
 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後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  
 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雲霧者天之經也雷電者天之權也非  
 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  
 也是又不然夫雷霹靂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  
 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電也或變而震破巨石裂大  
 木石宜為非常之罪也故秋冬之有霜雪也凍草木而為  
 之草木宜有非常之罪也故彼宜有權於物也哉彼無所獲  
 則效之者感也果以為仁必知經皆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  
 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變也皆仁智之事

也難之濫或矣經非權則泥泥權非經則轉轉是二者強名  
 也曰當物時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權而為名  
 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權者不知權而不知經  
 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  
 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道合  
 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  
 以思慮重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殺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  
 甚也

辨侵伐論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侵周禮大  
 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固不服則侵之然則  
 所謂伐之者專其威於天下也擊其威於天下必有以服于

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嚴人之財表一作或而  
於諸侯從而後加牧焉動必克矣然德校德而後舉其力而  
後會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  
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審  
物也小則謂之徵令不過其節雖天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  
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逾時而功成焉斯爲人  
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愛之者獨以其負  
固不服而塞王命也內以保其入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  
足接於天下鍾鼓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  
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  
聖人之所去也周道既廢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慢伐  
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

有之不增德而以軍威者又有之故世自亂一變而至於戰  
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  
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  
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後代之論則善矣

六通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數六逆之說左氏言曰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  
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  
貴遠間親新間舊誰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  
貴者蓋斥言擢劍之童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  
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  
不可同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  
既言使親而擢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







增廣註釋資治通鑑卷之四

論辯

晉文公問守京議

中見全傳

以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雖其守問寺人，教獲謂以晉桓人，以以異趙襄謂大帥，謂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勳，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謀近，謂以委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管，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多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將中軍，晉君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豈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簡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豈不以敵謂由齊桓而後，故舉史記之



增廣註釋資治通鑑卷之四

論辨

晉文公問守京議

中見全傳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雖其守問寺人，故獲謂寺人以異趙衰謂趙衰，大帥謂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

樹勳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謀近謂寺人，以委王

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管，不博謀於卿相

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

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多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

臣先，幹將中軍，晉君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豈其

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簡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

而齊桓任管仲，以與進，豈刀以敵謂寺人，由是則可知矣，夫





以戴天爲大恥披戈爲得禮冠朝冠於戴天也  
勳心積慮以斷讎人之曾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  
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  
之父不克於罪師讎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  
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我奉吏之法是博譽而凌  
上也禮記禮制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權焉且其議  
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難教是或於禮也甚  
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流痛而號無告也然謂抵罪觸  
法陷于大戮而曰被殺之我乃殺之不讓曲直暴棄昏弱而  
已其非經背望不亦甚哉周禮謂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  
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誼之誼謂又安  
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  
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特善也則知今若取此以斷

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  
能不感於禮服等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  
之人宜其以王法爲教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讎刑壞禮其  
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  
議從事謹議

###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成王與弟戲成王曰  
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  
封小弱弟於唐晉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且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禮記周公乃成其不  
中之戲禮記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  
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  
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



未得其當端釘錘千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遠過也吾意周公精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更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激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跌跌者之事務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救史佚成之謂

辨列子

劉向古博學博採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豈可與國皆云子產鄙折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繡公二十四年繡王四年閔鄭鄭殺其相繡子繡子繡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二年秦滅

王韓列侯劫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魯公十年不知向言何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垂繡至知是其後燕釐徒知怪列子之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以助其稱互棘桓公紀渚子節李威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駁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家闕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建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遺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類行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辨文字

或曰世辛各新入文字字



文字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傳其說  
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  
皆見劉竊城然而出其類獨德神性也其意緒文辭又牙  
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辭或者衆爲聚歛以成其書  
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煩惜之閱其爲之也勞今刊去  
諸張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煩爲發其意職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辨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  
子魯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對曰姓棘明隱曰二十時曾  
字老而死是曾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  
子弟子必以字稱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

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  
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  
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  
子思之徒與爲之增或曰孔子弟子每雜記其言然而卒成  
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  
命禹余小子養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  
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問也抑先生曰論  
語之火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讓道之辭云爾彼孔子  
者獲生人之器也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難明二曰法綬聖三曰化及  
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其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  
首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  
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也無益吾祀故不為妻身  
以存祀誠仁矣謂也與亡吾國故不忍謂也具是二道有行  
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憂難難於囚奴昏而  
無邪隳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  
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謂也東  
推道訓俗惟德無疆惟人無遠用商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二曰正蒙難謂明三曰法綬聖謂化及  
 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其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  
 首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  
 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也無益吾祀故不為妻身  
 以存祀誠仁矣謂也與亡吾國故不忍謂也具於是二道有行  
 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莫能辱於囚奴昏而  
 無邪隳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  
 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謂也東  
 推道訓俗惟德無疆惟人無遠用商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





下練子威願服儒冠由公訓程以公攝表登帝親釋經旨  
不諭本統父憂其子長嗣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諱訟公又曰  
夫子稱門弟子類同爲難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說言出  
一時非盡其微也子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  
登宜夫子志哉余察月令則曰一林林則則經後子先聖先  
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說以頤氏邊豆既嘉至廟既成  
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張者疑義合以茲禮寓民  
翼贊禮禮識古於是春秋師魯魯師魯易師沙門張魯  
助教其學生其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  
勳惟夫子極於化初其子道先來德成謂六難凡存於費其  
道若歟夫地之大覆日月之明非愚則或不可犯也惟公詳  
天子之志若有國之制先師禮神正道本伴是若服接爲  
闕里在何則魯中

闕里在何則魯中

闕里在何則魯中

猶能自傳學史有其實今公法古天同于魯化人之艱偉  
于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制楚之陽厥服惟希氏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精惟德之遠赤旂金節來范于道師儒威會嘉有故告吉日

丁亥獻于頤宮庭燎伊達有燬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

念聖祀備于海邦服冕陳辯州邑彼同感所以欽

思報聖功下遷于嘉惟吉之逢酌酌其原

大漢三其流實還于外作朝有儀昭祀顯配繁茲器用親禮

斯會布筵依位作履伊鞅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

報孔明千古有輝

躬講論度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休莫不  
充登歸權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嚴道無涯世有頌辭益  
效其多



歌公錫于夫眉壽來加公賁于王休命是荷  
師子碑雍大邦以和惟醋中申  
恩鑿用永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來惟繫齊魯  
之廟不能成至于有國始備法度置吏奉貢咸若來商  
冠帶雲冬進用文事  
爲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選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  
州之廟及壞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  
基丁未其鳩材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聖終獻三官衣布  
洎于嘉樹取土木金石工厥功完舊登新十月乙丑王官

正堂成乃安神墟乃正法苑能會羣聖  
靈曰昔者夫子靈祇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我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業父  
忠君言及禮義又况禮然炳然臨而冬之乎維惟夫子以神  
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教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  
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阻罔敢言  
祀求永長尊鹿徑有碑  
終南山祠堂碑

終南山祠堂碑

貞元十二年夏涓秋不雨橋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  
者禱于終南山命京兆尹韓府君韓抵飾祀事者視祠制以  
爲棟宇才稱宜有加飾遂命整屋令藝均  
慶承聖謨祠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號用來  
會祠下新殿



築垣幄帳度營創立三蓬六毒既興功玄靈顯石需澤周被  
植物摧茂期于神整禮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  
流升蹈布野於是邑令庠吏至于齊民黃髮者文野夫嚴尹  
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莫方域澤財用典雲雨  
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中在都之南  
西至于嶺斜中又西至隴首中以臨于  
戎東至于商嶺中又東至于大華中以  
距于關塞能作固以分玉室其物產之厚中之出則瑤  
琅中夏書載焉紀文符中化荒為  
振易冷為和中功莫明宜受大禮中有憑託而宣其  
烈也非我后敷神重教則君臣難發大德常明靈并我公勤人  
奉上則得能對休命作新廟人專斯惟神用射未與我公田

遂及我私家盛無虞時用充中獻獻茂哉遂相與  
東向踴舞拜手稽首頌頌帝力中直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拯神道奉靈中修飾禱祈榮壽中皆  
皆有準程頌惟終南祠位卑中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  
大職宇啓靈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復此刊其萬災中賜  
化為聖履齊我案盛中人賴富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中靈  
靈山典利產財作固中擁其嘉休春祐于人永宅中靈  
靈莊亦新廟中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繁  
心勤懋導鶴純精色更齋夫給甘醴中願垂表  
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發聲中願垂表  
太白山祠堂碑中  
雍州臨潼西南界于吳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永雪之積夫  
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者承候則禱之















許氏並立廟昭賜歲時致祭男在繼得甘受顯秩賜之土田  
 薛刻厥倍之形乃刻於石以誌之  
 陵園龐德之狀來遊歷者與之  
 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  
 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  
 周典以微印於漢儀  
 王猷以光龍錫斯備於數進賜  
 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聖敵立捷以  
 西冠加勇天音手地  
 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危備夫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

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濟乎疆場論  
 者或未之思敵公諱香字某章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  
 婺州別駕賜餅魚菜施洛二州  
 服忠思孝無替孔荷  
 懼獨守又遠德音不形額斷堅石假辭經美惟公信以許其  
 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殫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  
 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貴於義是其所以奮百  
 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願貌斯存碑表故託洛陽  
 城下思鄉之夢儻來  
 貞以圖國義惟魚病臨難忘身  
 學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其楚  
 西臨月必焚焚學凶





術益顯

六博至大

大鑿給以能勞

若服役

聽其言

希以充師用

成勳遂受信具

乃居曹溪

道隆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

乃居曹溪

為人所會學去來有數千人其道以無

為善有以空明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

以性善不假振動本其得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

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其在公而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

鑿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師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

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鑿曹佐音道其可無贊公始立朝

以儒真制

都漢安

南海中大鑿

與神身奇之

西

浮

相

聽命

成破公德受

來

南海

如

林

不

殺

不

大鑿莫如公

宜其徒之

老乃易石于

字下使來

謂

曰

室

摩

深

抱其信

器行海

之隆

其道

委

在

溪

附不

表其高

傳告

咸陳

惟道

之

遷

生

舞

不

植

手

根

不

振

于

告

天子

尚書

既復

大

行

乃

誅

其

法

再

起

威

德

天

子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成

威

德

天

子

天

子

天

傳公以仁理洞解騰譽永究不已

南岳彌隆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覺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者屢其意不可徵乃名其殿曰放舟道場類昨麟麟用草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雨旣海有北自燕都來求厥道或值之蓬舍蓬形垢面躬其薪薪以爲僕役而解之解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子專念善業春則穀谷不勸勸播以授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不五委之委蕭戶不拒不營伺字字既具以泊于德宇中詔優立其爲彌隆寺施之僧則與航疾疾者者不其功公始學成彌隆公文齊川說公說公學於東山忍公忍皆有道至荆州進學玉泉其公真公真公

公以衡山僻爲野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正定見靈龜表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百焉乃從而學俾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彌溥洋洋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海無海道乃勸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中服麻草木穢宮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礙交天雄天子稱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往復真宗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初曰弘願惟孝奉立之立越石書玄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其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尼爲僧若干年年若  
千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置施者有問焉而以告  
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育無終承于擇師以系道本吾無  
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無不有名限乎存吾有各耶性海  
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補惠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  
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高其教無極等薩太士其衆無涯  
吾宗族不夫乎具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余剛般若  
經數道千萬遍聽聽無厭或議以有爲曰吾未嘗作  
嗚呼佛道遠異端諸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  
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變向混亂惟  
極樂正師爲得其攝和尚勸末端然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  
或其道或議以有願曰吾主行始居岳州龍興寺中從居

要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即楞伽山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  
所論事皆世高博始出家事而依若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  
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預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德師居  
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嚴來侍師會其後遂以某日葬于  
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誰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  
尊儼以示物非昔所存大德不居大德不親淵懿內明冲虛  
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勤惟默道如浮雲教久益微世  
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訓作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  
生髮物由溟淪爰發樂國卒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  
用不作神行無迹聰明俱知生死惜教法付後學施之無教  
法法從我師無忘真字適是昭銘刻琢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來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  
揚公來自道州以宰相優過焉以為耳若京師強以行不可  
將以聞曰爾聞廣乃在明年揚去相位竄謫南海上蔡如其  
志趙郡李安贈博人也為岳州刺史氣欲登其道聞一言服為  
弟子河東裴載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其繼以其隱  
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憲買西峯置其居尼以貨利委  
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素授以  
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其為博時長  
沙謝年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尼以文辭道和尚  
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撰挽柩銘命以行狀  
宋懷遠師自長沙以博來使余為碑誌書其辭故又假其陰  
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表中國僅一焉其沒也聖令茲僅一千歲故傳  
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創泥乎物誤則離乎真字離而誕益  
勝故今之空惠離失戒緩微自戒者皆誣釋以亂其教  
冒于真管效于淫其具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  
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一千三世而離離而為空度由達摩至  
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由秀為能  
矣聞後其道隱鳴呼吾將舍焉且世之傳者皆言馬為龍  
術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微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思謂  
於是北學於重陰南來於馬未咸其異以蹈乎中非離而  
愈同空洞而益實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  
龍焉而歸一則真無殊事推而未嘗推故樂適運而未嘗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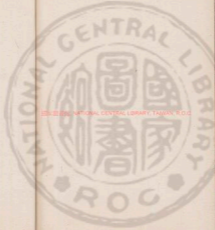
故無歸魂然定至于旬時是之謂甚用任然同俗操乎流  
幼是之謂真當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趣而成室宇遂  
爲僧龍乎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懸棺石以葬其若  
歸也 又爲龍安寺高尚書樊公某季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  
某 又爲龍安寺中奉房公某成尊師之道報弟子隆凡年  
八十一爲僧五十二普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友  
齊洎懷五浩初等狀其師之行湯余恣碑曰師周姓如海名  
也世爲士父曰際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際從尚書禮部侍  
郎師始爲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大寶之  
亂復其初心其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壩山 又居龍安寺  
亦如 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洋南之修其真爲師 殊異出誰得其傳 通德和難浮海散  
迂莫傲安行 持德淨言定有 五湖南北相殘誰其曾之

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其走則竟乃絕冥表正失改貌終形  
靜功流無極勸言有爲於必而默同職之儀我居不飾貴賤  
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唯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  
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效碑

言碑誌







2025-20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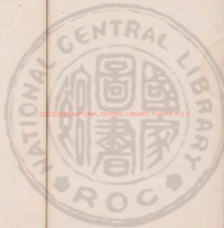


BUENAVIST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PAN, P.O. 20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25,896 v.3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修氣混漢兮德澤二寅大律兮離老老慶羣有兮羅茶則棟  
字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旨揚昭冥列兮宅南方道之廣  
兮用其常優是式兮宜久長閱靈室兮訃崇岡即玄石兮垂  
文章學者慕兮莫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伴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  
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蓋得師之道次補其魁為浮  
圖者宗世家于零陵齊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跡卑而道華  
以為由定發慧又用毗尼為之室宇而修持也  
遂教業於東林惠大師所親秘在乃歸傳教不復文字懸  
判淨微登壇莅事度脫立眾  
即聖必以三昧為之為道深願勤於紫雲蓋大師借明業與

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遂不衡不  
倚時本朝林聖元凡七日者古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  
中詔定制度師乃為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  
七人茲嶽尤重推擇若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關林奔  
嶺刺巖密嚴會宏太麻藥備直不命而歛力不折而  
應貨尼南方人願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蓋焉  
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坐得具三昧者  
年而處壇場五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  
七日化于絳室嗚呼無得而惜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  
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味著攝而勿用不自知其數萬行方厲一性相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



弟子曰景秀請居法會欲廢其師之德延于閭極故申明陳  
詳俾刊之茲碑銘曰

傳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幾載關其門吾師是嗣增淨道  
源度眾逾廣大明羣容乃與毗尼嚴密是論入萬摠結影于  
一言發聞惡無遐邇來奔如木旣披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吳  
妙斯存百億受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如永斯  
塵迹之無垠謂其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藏  
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揚致貨時廣要約職謂其明昭昭  
担奮控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齋層構孔碩以  
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兼其食勤而不勞  
在用栢寂繼而不做在捨栢行洪融混舍孰究其跡懿茲遺  
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載儀無極其統追思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  
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違是  
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  
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  
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  
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煥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  
宗元今撰其大老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姪有數烈  
辭世今不言大浮圖也釋其凡浮圖之道衰其  
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掛峻泊侃以究戒律而大  
法以立又從秀道是以通經教而弘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  
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初立大明寺于衡  
山詔遷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其師  
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

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履履一  
法神奉杖履爲侍者數百曳屣受被救戒爲學者數萬得  
衆若初學若卑賤而光介而大漸顯焉謂其無以加  
也其塔在祝融峯西山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  
慧不窮無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禮垂裕無際詔享碩德威儀  
有繼道場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山起日觀洞度南商金  
石刻辭林憶千歲

碑除

凡葬大浮圖無窳穴窳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  
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且不去遂銘德行用闕久於世又  
奉刻山石贊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  
宜也凡葬大浮圖其杖履則絕爲碑宋尚法故宮碑者多

法梁尚碑故碑多釋法不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  
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  
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善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  
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幸相濟公映李公認趙公憐尚書曹王  
牟獎公曾侍郎令微公輝或師或友齊觀無不受大義爲弟  
子又言師始爲真時夢大人纏冠衣冠謂其白蛇來告曰  
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筆墨之  
音輾成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勸以爲請  
故末傳焉無染卒氏女世顯貴令王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  
弟子議置奉公之遺事願爲塔石公骨姓碑凡去儒爲釋  
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戒法壞而復正因









爲公已亂法使公之人不得害是德曰幸甚如大尉請  
既者一月備軍士于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案德器  
上謂大尉曰大尉外歸一當大講蓋甲某德德怒召大尉  
曰若奈何大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某德使被千人從大尉  
大尉盡辭去解佩刀進老賢者一人謂德曰持馬  
至曉門下甲者出大尉笑且入曰殺一老李何甲也再就吾  
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則元帥因負若屬  
耶奈何欲以亂敗斬大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曉出見大尉大  
尉曰則元帥然塞天機爾務始終今尚書怒卒爲某真亂  
亂天子遂殺誰捕罪罪且及則元帥全部人惡子弟以貨贖  
各軍籍甲殺等入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  
皆曰尚書情則元帥不嫌士怒則則改功各其怒行若幾何

言未畢臉再拜曰公幸教賜以道謂其大願奉軍以從願叱  
左右曰皆解甲散糧火伍中散雜若死大尉曰吾夫哺食謂  
願諸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願伯門下命持馬者去  
且日來還臥軍中曉不解表戒僕卒某新捕大尉曰俱至奉  
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邪州由是無攝先是大尉在澤州爲營  
田官溼大將使令謀謂賊去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  
而已不知早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大尉大尉判  
狀辭甚難使人求諭謀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殺某耶何敢  
言我敢判捕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農來庭中大尉大泣  
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面裂裳衣農者曰注善德曰  
夕自哺農者謂德曰然後食飯騎馬賣市殺代督使勿知  
溼西萬軍帥尹少榮明直士也入見譙大罵曰汝誠人耶溼





州野如禱謂若人且飢死而必得救又用大杖擊僇罪者謂  
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令段公唯一馬賤賣市殺入汝  
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做天災犯大人擊僇罪者又取仁者殺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汝殺罪者謂雖  
暴抗繁聞言則大懼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  
夕自恨死矣大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歲其徒調岐失此謂云  
則幸致貨幣快勿憂及過沈固致大綾三疋定大尉婿韋昭  
堅拒不得命至都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謂曰韋昭無以  
拒也大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知司農有事當移之梁木  
上此反大尉終史以告此世取視其封爵具存謂也

大尉進事如行

元和九年八月日未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禮堂元讓上史館  
令之稱大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舊不感死以取名

天下不知大尉之所宜知是宗元奪出入岐周部讓謂謂  
音疏 過宜定此上馬羅摩革郭堡成謂竊好問若校退  
卒能言其事大尉為人婦之狀謂常保者拱手行步謂言  
氣卑弱不貴以色持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謂次  
非偶然者會則刺使推公來言信行在備得大尉遺事謂禮校  
無疑或恐尚逸陸未集大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謂禮校  
故錄首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

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朝王侍讀

祖尚素皇朝州曲阿縣令

父慶祿皇朝海鹽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澤縣梁城鄉恩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遷永嘉年有濟南太守立者

訂去其土代仕江左一本公曾後之柳氏自黃帝后歷隆  
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愛氏數在左氏內外博注在  
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  
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贊贊賢聖度量丈夫弘扣博達  
而遇節必立恆懷效節而應機能斷其若至奉養繼字之  
識機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范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  
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獲其旨以知  
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歸法洋自肆以適己為用自始  
學至于大成賦贊文稱諸注意意雖強健而不知游息戚  
不待搜楚注儒言優有注原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  
聖來告曰若相法當大且注幸而為釋可以後而死  
耳位極非若事也公請父注加提愛尤所信異滅命奪去其

業從巫之言也一釋無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  
言釋神有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  
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再篤其在童  
幼固不敢於怪譎矣注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  
爵百數公為之冠注禮部侍郎支離異而目之一掌注第  
調受宋州單父尉注結搆斷舉措通乎細大繁廉檢守形  
於造次加愛騎射秩滿江南西道運使聞其名奔至公府注  
拜假守東曹李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其注賊除物害注捕去人注賊更無招攬  
舖大和以惠錄注賊除物害注捕去人注賊更無招攬  
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尤其之注里明大學竟有  
富廉與與焉就而敬摩整列焉注里明大學竟有



能編謀表為法用贊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如焉陵  
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欲効以圭擢之任補州判官足遠者難苟以尋常之地公錄感節藏用漢隲守武寧山羣  
公交書諸侯去幣皆謝絕不執方將究賢人之業志君子之  
儒味道服以代官梁舍德輝而經欲免清榮養在倍談如也  
朝右籍甚有贊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  
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道速非其志也以疾辭  
授右補闕不勝惠以因位不形直以奸名除  
殺中侍御史賜銀萬貫赴江西與相庸使議復權除及  
常平倉便宜制者得以專任知物閔石之儲出納平準之宜  
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  
蜀吏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止徵征之地大詰所至  
風動其有非常之政格于入相必察其歸之使府又以

文采發勤歌練之俾其風誦頌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  
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泰州刺史公於  
是酌古良教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  
人者求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  
優格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熟得萬人  
明其制量臨長臺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  
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  
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廣善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與  
事詳諦無徒運故弊之敗奉法端書無隱忌峭刻之文補  
時分執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補竟其越之職皆所莅焉復命備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  
擢賢被學士奉綸諸后惟其宮政統理文籍紀守秘府拜尚  
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可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

大之進而攻不失中如銀青光祿大夫迂右散騎常侍遷平  
之亂公以變起卒連解印盡棄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  
在追以相印旣又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謂公曰  
指家獨以委之賊遂執公愛于虜蓋訊問  
雖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領即步入窮谷披草蓬踰秦嶺由  
秦嶺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察陳計  
書賊平采餉拜賜輕車都尉封直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其  
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懲僞署之汙是  
歲盜據連州謂方議討賊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  
昔有名以爲才堪擢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  
舉公獨慷慨曰言於朝曰是天幸非術王而實異代  
也謂王術誤天下殿浩賊中靈草而不實異代  
同德柱且見獲何後之操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

元平賜卮百莫不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  
朔聖臺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謂之至當事無絲大之容接下  
情于上以酌天心謂其憂事外日影君德故致請用者而  
人學知之然其憂布於多數則在下者十一二焉自元初上  
以旬服其人天下理本於是謂得師使分等於京師外師未  
幾而人謀大和擊處之須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  
平章事張延賞并貽備緩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  
慎重然則此骨骨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  
聖德臣當謹守此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大然  
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  
實上浮然之業重謂之言錄侯德曲曲之謂一官  
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  
戎重關入邑洋以請明辨謂自朝  
侍中北平王



建議許之百公卿以下莫有異也公獨陳其狀言成之時  
固不可許竟留中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薛命上將  
殺者又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鈇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  
候間陳古以昭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議正之言詞百切直意  
氣動發動合聖意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陳譴服恭得  
罪于左右者謂王伯有司以查易御物請論  
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竊其罪狀未其辨明  
奉殺人無傷和氣上聞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  
於邦典聖君含有之德軀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損與光祿  
卿樊豐不憾恨公伏以公御酒或則飲之則命既行公  
堅執不下謂王伯更發其供人之實原本定其罪理  
刑而賊竟獲者謂王伯公曰志真有勳勳之勳謂王伯

復中謂王伯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骨徒誣  
項謂王伯出謂王伯自微賤有與致威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獨  
誠盡忠憂勞庶務有恙忘之疾謂王伯去時雖追陳諫除有故  
常侍雖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官化里終於故地  
故窆謂王伯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息也立誠之節侃  
侃焉謂王伯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情義之瀟表于朝端  
節澤釋回朴忠之誠謂王伯也謂王伯天子帝念內有  
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  
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相無一憾之士以勵其子孫無  
一畝之宮以聚其族獨得祿而飽饗室而安終身坦坦湯而細  
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葉父慈謂王伯善行也  
納循制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謂王伯  
以打救國大節也犯顏以陳許讓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謂王伯



察類故備駟焉可以已固嘗飾以筆就章示後來而故重遺  
孤淪宮避讓久稽尋典罪在宗廟敢用評薦得行以救  
禁遺風若乃揚孔氏衰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盜  
則有司存謹狀

謚義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  
常侍輕軍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  
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曾中興彫喪善繼顯王致  
之端自周公以來蓋法未改按柳公累世清貴著名節  
貞亮存誠繫康中禮納忠為宰臣之表率出守乃牧人之  
良勳舉必開澄清可紀貞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克彰  
時賢名昭遂踐兼司以行王國奉上燕陪輔之志退  
迹有推讓之高主德問望治於人贊所以盡職在位閑

以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唐門下簡式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  
器之處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政疾陳視之是不能知  
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納而以被書命公所  
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養深茂古老廉高楊相如楊雄  
之辭而其話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條於人世  
得以傳其業真學自聖人之著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  
之事類涉歷代泊國朝之故實雖精鈞引貫穿於舉大苞  
小若七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  
尼獨論者耶夫其忠烈之懷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  
也昭陵之不更其敬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  
利之不苟說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顏考以  
海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  
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



給事中凡二十年勳以公請放祭之不聽蔡公之忠於是類  
故有未效銀魚之報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  
蘇州昭陵山峻而高蔡公在其上內官隱其上下之勳統以  
之艱也增隱隱蔡公以此相謂予上請更之上下其意  
宰相承而濕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意  
足以爲法其蔽足以有奉吾政簡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  
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  
焉曰京議得矣僕之在是廣矣公蔡公官八員謀殿內而判校  
按理納資爲骨而仕者罷之補蔡公求道書凡增結者乃作  
蔡支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蔡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  
按月推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領分之學士常  
受三倍由公而後其二補蔡公書史之始至入禮部錢六十  
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存異代書關廣祥官之堂不取

於政教聲聞王考其事實繁瑣善勳能固將不廢宗元既嘗  
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政役於政事謹具署  
其懿績布以懿詞定謚之制謹如律令惟下太常  
博士裴峯議謚曰貞奉勳休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皇會稽郡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父某皇右浦關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公姓陳字自諱川來錢京兆萬年曾祖某皇京兆魏子白慶  
衡進士爲太子正字感勵對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  
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





命爲提督學士德宗登遐公病劇與位備文及之節由  
是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  
于安邑里海陵之室無子伯兄初茲蔡節史之仲兄大  
理評事其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韓吏子公始使詳而陳之大  
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彰揚舍人安諱其文致以相  
視曰子與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游太原太原  
尹喜曰重客至矣授節發饋厚以象布爲公曰非是爲也  
其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嘗空城郭之大河山之  
富關門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  
苟得聞而舉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  
不能敢辭遂運大河踰北山份伴而歸韓拜有賦成果傳天  
下爲咸陽尉留滯延正文章決大事傳其道爲博士舉莊徵  
補

出奔問官中拜入朝在攝攝公之計能時天樂忠烈之死  
上議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身行宮無以安天下  
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  
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  
大憲將告至稱曰上拜公上拜罪已之消焉曰凡我執事  
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斯復前之爲相者  
翻註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際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  
復是無以大獲乎後且示天下宰其掌聲之下變於色在列  
者咸悔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漢進而盡其辭  
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擬就新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  
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  
不陰移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  
可犯也太廟朝東向之禮且又矣公自爲博士補朝尚書郎



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  
曰簡司農卿祖曰其瞻太子太保其故其賢賢也得公之選  
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諫公之寡謹狀永貞元年八月  
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唐相國安公愈墓誌之序

唐相國安公愈墓誌之序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勳士亦曰

公有土封其邑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

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

君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

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

若葉公白公葉公一姓也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魯公皆曰公

若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

于蜀人咸服其節相憲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應

受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處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竊理表



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  
曰簡司農卿祖曰其瞻太子太保其故其賢賢也得公之選  
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諫公之寡謹狀永貞元年八月  
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唐相國安公愈墓誌之序

唐相國安公愈墓誌之序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勳士亦曰

公有土封其邑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

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

君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

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

若葉公白公葉公一非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滑公

若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

于蜀人咸服其節相憲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應

受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處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竊理表





訪子學古之士紀公名宇華歲于後公名城字光宗家于北  
平隱于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其純醇以道惠仁明  
粹愛矣雖重朝右聞天下守節貞固庶幾不能遷其心  
怡性坦率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毒癘于兩行為司業愛  
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昆為其辭曰

惟茲陽公清直高節憂初隱聲譽著甚仁贖德充而形乃  
作諫臣抗志動義直瀾是成帝求師補貳我成約  
詞開朝堂芾宜明德教大和甫布衣機密聚羣生聞禮後李  
知孝進退作則勸言是劬匪公之悅人用矣炳彥厲會受待  
公顧之欺偽諒諒實公信之少年申申成道其宜操楚震池  
北古也  
禮者既肥  
故會也  
惟茲陽公清直高節憂初隱聲譽著甚仁贖德充而形乃  
作諫臣抗志動義直瀾是成帝求師補貳我成約  
詞開朝堂芾宜明德教大和甫布衣機密聚羣生聞禮後李  
知孝進退作則勸言是劬匪公之悅人用矣炳彥厲會受待  
公顧之欺偽諒諒實公信之少年申申成道其宜操楚震池  
北古也  
禮者既肥  
故會也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微管內訟既訟于內饋公之海匪仁熟親匪德熟尊令公子  
在就表備請生徒上言格帝帝問明夫蓋高當莫我聞青於  
海濱瑣街豎帶遠送子去南望黃鶴逝立石書德用揚盛則鳴  
呼斯文遺愛罔極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  
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子人矣攻訐相磨而論以倖氣相  
擊排冒沒者其為害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  
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上視右類文得而本則尋其所  
學必管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誅辱  
者前出多有之正矣聖人之難知也有矣鄙人陸先生濟以



其師友天水陵助... 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悟學以入聖人之道傳史文之教是其德豈不偉大矣哉先生字真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令古今敞同異際之以言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著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徵指一篇明筆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任人以堯舜為的欲羅旁能... 而明之長... 尚書... 天子... 特...

其道刺一州守人知仁... 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 天子... 禮... 而... 優師... 先生... 疾... 開... 問... 加... 禮... 某... 月... 日... 終... 于... 京... 師... 某... 月... 日... 卒... 于... 某... 里... 嗚... 呼... 先生... 之... 存... 也... 以... 書... 不... 及... 施... 於... 政... 治... 之... 行... 也... 以... 信... 不... 及... 觀... 其... 聖... 門... 人... 世... 傳... 是... 以... 稱... 揚... 將... 粹... 以... 先... 生... 為... 能... 文... 聖... 人... 之... 書... 通... 于... 後... 世... 遂... 相... 與... 誠... 曰... 文... 通... 先... 生... 後... 世... 于... 祀... 有... 學... 其... 道... 者... 過... 其... 墓... 哀... 其... 道... 之... 所... 由... 乃... 作... 石... 以... 表... 焉... 云... 云...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誌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葬于奉先縣其原既葬其一姪道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碑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踞首... 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備降而從滿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君諱... 字...





又備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

周君名某字某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  
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譖謫至相位賢  
臣致退結執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  
之公之死志臣王國漁雲蔽使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  
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當百代之  
上以爲世軌者材下神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  
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典  
王之用沒不體聖人之教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  
曰

忠爲美道是種諫而死後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轍方本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呂君字化光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  
十四日瘞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知勇孝仁惟其能可用  
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  
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  
飲酒是月上戌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  
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楫之下上必呱呱然蓋蓋  
聞于古而觀于今也君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  
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謂君之文章激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  
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







誠自出兼井既息龍轟乃逸縱物惟甘舉善遠奔于隣  
今我興仁化爲齊人惟昔富人或賤之粟惟父善胡名爰  
仁胡巖谷俾民伊祐而君不吝播種會凌乃康乃茂嗚  
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關賓客相是賤  
遺遺易實禮無凶服葬非西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誦德討  
儒時中之奧希聖爲捷志行致君笑詠唐虞禹效日月以耀  
羣感履生所怪怒起特殊論古嗷嗷切切雷動風驅良  
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能意言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  
秩在三品宜蓋王都諸生草史尚操良圖故交咨懷累行陳  
莫是旌是告永志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魏氏世墓于其縣其原唐與有闕士諱之通者

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爲德家福州洛城對諱全瑞一拜興州  
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綽綽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  
陵少尹諱方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  
江陵府君益之以閔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臺士質大夫痛慕  
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  
備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  
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若科首  
授太子校書郎桂管江西福建宣徽四府爲判官副使累授  
編律郎大理評事三爲御史三結判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  
人樂之廉使崔銜曰吾故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遂獻于  
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戶部郎中相賦克舉人望逾垂年四  
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靈柩之歸遐邇一  
辭曰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意乎君嘗三





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sup>婦</sup>婦<sup>之</sup>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  
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感加哀  
焉凡為部從事者妻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一本  
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緣仕遊於諸侯薄  
衣食捐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子厥心其族舊之無主後者  
皆位於墓<sup>婦</sup>婦<sup>之</sup>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契約以終其世  
既歛家宰<sup>其</sup>其<sup>政</sup>政<sup>時</sup>時<sup>視</sup>視<sup>唯</sup>唯<sup>金</sup>金<sup>鍾</sup>鍾<sup>六</sup>六<sup>斗</sup>斗<sup>四</sup>四<sup>升</sup>升<sup>視</sup>視<sup>藏</sup>藏  
唯東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車歸于洛師<sup>首</sup>首<sup>之</sup>之<sup>轉</sup>轉<sup>解</sup>解<sup>就</sup>就  
某日柩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又若  
又同開<sup>時</sup>時<sup>故</sup>故<sup>哀</sup>哀<sup>而</sup>而<sup>銘</sup>銘<sup>之</sup>之<sup>其</sup>其<sup>辭</sup>辭<sup>曰</sup>曰

郎中之滿惟直是作淳泊也厚溫恭孝女郎中之文惟孝是  
宜專暢周流納符紛綸為府賢能為漢賢良始任離校為籍  
有光仍使使<sup>行</sup>行<sup>欲</sup>欲<sup>用</sup>用<sup>湯</sup>湯<sup>二</sup>二<sup>居</sup>居<sup>郎</sup>郎<sup>位</sup>位<sup>征</sup>征<sup>賦</sup>賦<sup>以</sup>以<sup>理</sup>理<sup>休</sup>休<sup>登</sup>登<sup>載</sup>載<sup>起</sup>起<sup>題</sup>題  
命伊始生而不香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嗣其旗  
差舉裳惟行道遲遲聖墓而歸象物是宜卜葬孔時里人作  
銘不愧千辭

唐故朝散大夫東州刺史崔公墓誌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東州刺史崔公墓于位享年  
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  
于某縣某原柩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  
書諱<sup>鴻</sup>鴻<sup>之</sup>之<sup>弟</sup>弟<sup>也</sup>也<sup>其</sup>其<sup>名</sup>名<sup>玄</sup>玄<sup>宗</sup>宗<sup>南</sup>南<sup>楚</sup>楚<sup>內</sup>內<sup>梓</sup>梓<sup>聖</sup>聖<sup>嗣</sup>嗣<sup>府</sup>府<sup>君</sup>君<sup>以</sup>以<sup>謀</sup>謀<sup>畫</sup>畫<sup>定</sup>定<sup>命</sup>命  
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sup>且</sup>且<sup>之</sup>之<sup>先</sup>先<sup>曰</sup>曰<sup>貴</sup>貴<sup>鄉</sup>鄉<sup>丞</sup>丞<sup>贈</sup>贈<sup>太</sup>太<sup>常</sup>常<sup>少</sup>少  
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積<sup>尚</sup>尚  
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錫  
絮以端其志<sup>繼</sup>繼<sup>其</sup>其<sup>志</sup>志<sup>來</sup>來<sup>羣</sup>羣<sup>言</sup>言<sup>之</sup>之<sup>茂</sup>茂<sup>實</sup>實<sup>植</sup>植<sup>之</sup>之<sup>以</sup>以<sup>茂</sup>茂<sup>實</sup>實<sup>以</sup>以<sup>備</sup>備<sup>其</sup>其<sup>能</sup>能  
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史<sup>監</sup>監<sup>巨</sup>巨<sup>碩</sup>碩<sup>三</sup>三<sup>原</sup>原<sup>藍</sup>藍<sup>田</sup>田<sup>尉</sup>尉<sup>仍</sup>仍<sup>有</sup>有<sup>大</sup>大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  
凡五徙咸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  
連之人憫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驪州勿弟欲諸朝天子黜  
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  
月二十六日卒孤越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  
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擢至于永州八月甲子歲葬于杜壘  
之北四百步略以遺詞又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  
今事給教敏辯善謀黃南賊蜀虜西過戎師其應皆君之自  
出後嗣五石猶傷且亂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  
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順先惟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  
南少陵北君以貧沒家又有游楊力不克相三年將復故葬  
也律志其一一大者云

竊爲祖墓爲父世文德積勳履簡具名于徽字年五十增以  
一葬湘海朝陽縣其地後三年辭嘗備

唐故万年令藥府君墓誌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  
諱光庭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植植實租大理卿  
府君諱敏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授書崇文館勳館事修歷左  
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被擢遷遷大尹恒得以取  
直爲大常主簿後參疑互探扶遷隱循工老師不得從醫皆  
來會堂下耆服賦役唯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屬卿奇  
其績奏遷以爲系司空社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  
臨關再以爲佐雖紛尤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  
司受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流宦家乘交寢皆因事  
聲譽取一切乃已有司罕無所綴公乃撰二優集禮藏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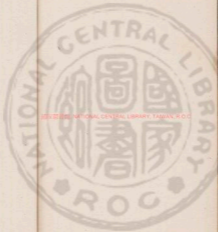
明... 中侍從史仍拜尚書比部... 郎會校成... 去人不得... 交原... 成... 萬年... 終日人... 之若... 定官... 會... 金州... 增... 吏... 來... 楊... 言... 恐... 喝... 以... 順... 事... 曰... 不... 得... 三... 千... 萬... 吾... 能... 為... 禍... 公... 大... 怒... 召... 罵... 之... 遂... 所... 為... 更... 巧... 以... 聞... 御史... 按... 章... 具... 獄... 再... 請... 道... 州... 循... 州... 為... 在... 緣... 會... 被... 黃... 後... 吉... 州... 長... 史... 元... 和... 十... 二... 年... 七... 月... 日... 病... 歿... 卅... 卒... 卅... 始... 公... 以... 唯... 諾... 聞... 安... 中... 齊... 人... 危... 急... 經... 出... 財... 力... 如... 素... 水... 火... 性... 開... 陽... 進... 交... 大... 官... 不... 親... 類... 類... 同... 列... 叔... 下... 獲... 細... 大... 具... 狀... 甚... 博... 非... 知... 聲... 昔... 飲... 酒... 甚... 少... 而... 工... 於... 糾... 調... 而... 通... 運... 使... 人... 書... 符... 人... 事... 後... 隨... 書... 若... 禮... 收... 曲... 中... 節... 要... 而... 終... 身... 不... 以... 酒... 色... 人... 書... 符... 人... 事... 後... 隨... 書... 若... 禮... 收... 得... 兼... 清... 細... 備... 未... 嘗... 釋... 手... 以... 是... 重... 京... 火... 公... 間... 命... 擊... 也... 無... 子... 後... 夫... 人... 柳... 氏... 為... 九... 歲... 冠... 生... 三... 男... 子... 長... 其... 二... 男... 自... 又... 十... 六...

年... 某... 月... 日... 卒... 附... 于... 長... 安... 祿... 宿... 之... 北... 原... 家... 子... 銑... 其... 長... 男... 定... 元... 額... 嗣... 子... 墓... 左... 則... 漢... 為... 之... 祭... 其... 辭... 曰... 有... 德... 其... 美... 惟... 憂... 之... 卿... 杖... 數... 屨... 出... 服... 大... 僚... 仍... 經... 烈... 名... 封... 叔... 中... 之... 實... 惟... 其... 美... 儲... 書... 官... 聞... 佐... 意... 于... 京... 太... 常... 命... 吏... 以... 能... 增... 秩... 相... 儀... 考... 禮... 大... 弁... 斯... 卑... 鳩... 工... 展... 伎... 奚... 術... 警... 律... 或... 圖... 或... 書... 地... 之... 府... 室... 走... 于... 柱... 下... 郎... 於... 會... 同... 備... 循... 以... 周... 大... 比... 是... 宜... 作... 技... 于... 金... 金... 人... 介... 懷... 滿... 防... 漢... 游... 藝... 汰... 乎... 後... 繼... 增... 我... 歲... 食... 易... 其... 子... 胆... 游... 手... 閒... 民... 相... 綱... 聚... 來... 徵... 為... 萬... 年... 治... 刺... 于... 都... 百... 勝... 叙... 成... 談... 宴... 以... 俎... 進... 他... 進... 恃... 不... 及... 得... 吏... 胡... 巧... 其... 辭... 按... 章... 以... 遂... 由... 道... 左... 循... 施... 施... 三... 年... 歸... 子... 歸... 之... 禮... 更... 赦... 進... 資... 蓋... 陵... 是... 遷... 人... 曰... 卅... 總... 官... 慶... 子... 延... 又... 曰... 良... 能... 宜... 力... 之... 實... 朝... 有... 大... 賽... 期... 賜... 其... 選... 卅... 鬼... 神... 不... 享... 命... 贈... 在... 前... 長... 原... 有... 墓... 高... 甫... 祖... 父... 叔... 寶... 是... 符... 封... 叔... 安... 歸... 在... 左...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惟具孤絕塵石新辭海陬麟儀漢尹其訣子通之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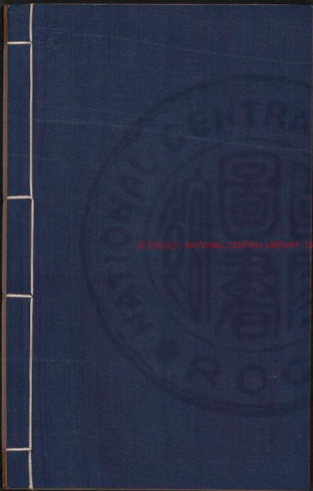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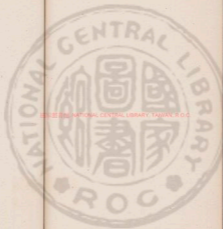


2025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3-2





2445897 v.4



瓊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

漢亮中與馬援建絕域之志藉武一統開瓊布殊俗之恩禮州理前集成功與時並今皇帝命載新景命不賢海隅時維公抵彼威績交趾之理績于前人公諱某字某郡人也曾祖茂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慶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簡中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新州斬春主簿旬會徵給古外初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總官申國扞衛



有開封徵轉臺書衛判官三歷御史補副弘大揚于天庭加  
林林尚書禮部會外郎換山南東滿節度判官復轉中書  
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左庶子  
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為  
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勳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吏讎亂  
則時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業書  
披禍本納於夷帆乃命一其重奉平其敘流牧人盡區  
與之方制國備刑罰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其五人儲  
情委積相繼而進無與矣之呼控帶  
兼成已之位再舉而克對其其徒柳地數坊

以歸于我雖高靈普勳孫發茂德公於是外中皇  
威旁達明信一動而垂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  
弁以冠惡化姦克為誠敬皆用周禮平山漢儀公患海隅之  
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制連高以開遠途匠工來并人力  
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滿摩曹之阻擊為湯卒以助助  
懼地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  
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燒精堅其立固圍之下明若白黑  
易野之宇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  
如如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置于華街優渥累旌  
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  
百戶凡再策勳峯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  
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解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  
裳惟率其家老若于叔父延唐令其下宅于潭州其原葬用





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米結言乃劉政者公之腹以志于

左案時局

周限刺衛秦院百與交州之治矣劉星設

大家服道消自絕伏波前征漢威制刻燭

安發

處武城惟夫之哲更雅昨其額掛影微既受休命乘茲峻節

度其謀款守以兼察厚農濟征匪箱匪樂通高平貨有來肯

侯

政耀結為修常服文章勇為遠開疆會朝天關鉅柱乃復

翠山以

斯裂位元元侯年

唐故萬管繼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益州諸軍事守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

公墓誌銘 并序 李怡

公諱某字某實推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

子以藩愛逼奪此僕致禍後封相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

繼別曰柔斯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郇國公太宗曰

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

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

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

為大禮使並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布

朝服

輔治得中道府選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爲請公  
恐懼留復從浙東爲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  
其職如若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辭大夫辛刻岳信一州得劉  
向秘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召從試術爲仇家上變就鞠無事  
勅答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志刺泉州會烏特英刺殺郡吏  
民認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略招討  
使既至則數弓橐甲後與去斥候禁部內無  
敢以賊名使得自游羅諸酋長咸願首漢賊攻廣莫爾後奉  
貢顯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後與人復耕稼無有威  
刑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棺殺人然  
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後與合乘網後與林斷後與流黃丹  
砂爲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昇病

下并累數日德寶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傳字  
庄事有幾五兩後與無金銀泉具錢不克  
效夷人號呼發幣以明年月日葬附其得長安西南高陽  
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父養亦都督邕州後與五與  
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塔博陵推  
行儉勁峭有立志榮陽都師貞敏捷能群皆聞名銘曰

文齊維祥

文齊維祥即大弟實重實延家議不調後與好宗以支傳郇公

克庸營事繼賢溲溲左丞後與惟道之宜公寬且惠以教則  
願五季戎政二佩郡印師散民愛克懷以信該特告訕後與

卒白其訊烏衛獨狂盜海剽山帝命平南遊彼群蠻虎龍後與

煌華蕩是特舟之金玉以爲公服公既蒞止告以文理推義  
赴仁號可服失關是垣壘完其父子懷我邦賦弛予卒士說

不功矜情不伐後與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結蟲孽告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禮具悉京兆尹弘農人始由湖南為江西番以君  
為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朝任情君之志見臣於  
乘驛且以誌懷宗元使備其嗣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  
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幾乎銘曰  
曼姓之裔爰以國姓司律律漢惟君是承有慎其  
幹始為奉常出奏藩翰議獻西歸  
程行  
鳳程南桂總茲條貫遺化若貨殖做  
景改則  
蕭其聽斷效數以息  
平其  
極中身雍茲高岸才耶命耶君子曲數

呂侍御某墓銘

呂氏世居河東至夏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諸東道節度大

使延之生謂為中古令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七州生四  
子溫恭儉讓以溫為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  
曰宗禮或以為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吏略不事小謹  
讀從橫書終好理陰符操操孫子之術  
曰我師尚父曾也調致大父洎先人成統方岳今天下將  
理平蔡充實萬沮戎猶負命垂夜呼憤以為有得任瓜牙卑  
力通天子命作文章感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  
為進士吾為文不墜敢戒獨武事未克繼厥緒因棄去從山  
南西道節度府  
佐加檢律郎入為長安主簿擢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  
道都關謀軍事  
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遷留假領南道節度  
判官至廣州病瘖

六月二十八日卒



裴氏戶部尚書建祿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讓曰持女子  
三人曰環曰鶯曰倩皆幼行於道而情又死遂以柩如洛陽  
附葬於大墓歎志呂氏世仕至大官實有道宜顯於世湯謂  
恭名為豪傑知者以為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遇刺衡州  
年四十卒恭未及理又年二十七又卒世固有其具而不及  
其用若溫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著客物宜遠考碩夫  
而又不克呂氏之遺孫平尚銘曰  
溫溫之風乎不可追  
去之太平今安歸  
唐故淮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元和九年月日扶國馬君卒命于守龜相于先君食  
取其聲曰君凡受署往來  
唐故淮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府凡命官更佐軍出繼王商事番為令  
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管其勳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  
番相使經略副使官所謂古勳凡勿嚴事御史中丞良  
司校佑糾嗣費王舉尚書曹尚書尚書尚書尚書尚書尚書  
賢賢者為諸侯其善事凡管領西五府諸將  
假年州邑  
海鹽城美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  
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耗  
不能以勸力為人羸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  
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校佑  
以國事微前湖君曰願  
子之去君諱某字其官相其其官父其其官嗣子



隋西季氏出曰傲由進士為右衛中郎早沒次四子皆京兆  
韋氏出曰傲曰傲曰敏曰慶女一人嫁柳氏婿曰宗一其銘

曰  
不辭于位不蒼于謀應被以平本口非切撫民以蘇帶火不  
離悼吏不率惟賢乎準坐為其義人以忠死私以義濟既至

于年乃勝于僕衣冠勝其子侍孫情觀經者古教導斯  
都先道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委位其季子萬子孫來拜

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吳公其誄銘

王官誄

李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來告曰月  
日君薨月日葬葬于某州州司馬某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  
贊者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教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

魏國公統為宰相顯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  
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處會用兵于精短復居官故官為左

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牙而殖兵罷不受祿去金華服毒  
終朔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

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遠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優奇公  
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為南將軍度蒸崇廉動得清節夜趙之

殺監立碑臺誓死墜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處退  
不敗禮安州追察撫元帥多戎事故出一切吏以文持

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治外諸侯咸以公為請未  
及徵氣東肺溢為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全忠專于中貌嚴

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  
奪憤叱嗚呼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其祖某官諱某父

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諱子遵慶第曰某銘曰

晉仲孫氏其世爲東真勇武  
以訓戎政執精以補威毅  
帝濟三子朝覲服以光墨  
利  
終復復喪忠孝孔明君子  
彼彰昔者雲中六級下  
更  
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  
義士殿  
難以激夫食廢寐神乘南離  
支賜真遂廷臣進言侯伯  
章  
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  
九九植柏與於其名惟何  
忠孝孟  
公

故暹州貢外司馬嚴君權厝誌

年月日尚書都官貢外郎和州刺史暹州司馬爲春凌君諱  
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  
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令余肝伏以爲難治而此脈淨以代將  
不臆而死實天凡余之學孔氏爲書孝地清而事陶大醫卒  
不能有不示其世者命也

平家下之得異于人以請獲醜地上之得節于天以降彼罪  
疾余無以藥也敢以爲事爲累又主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  
辰今而寓乎成辰成衛也吾命與斯不其死矣乎吾罪大懼  
不有歸還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  
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動以結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廉  
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述後  
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闡人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  
節嗣人之意出貨力猶棄批押  
千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學文館校書郎又以  
余書在曹爲郎寧節度掌書記  
御史賜餅魚袋撰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





遷職修運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能人  
度驗江吏使人敬愛感納以禮釋然而光澤則于上召以爲  
翰林學士德宗崩適臣議三日乃下潰諸君獨抗范詞以  
語同列王在書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且日發喪六師萬姓  
安其父遂入爲尚書下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奉慶支  
調發出納姦利甚上下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  
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矣泣遂悉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  
如此其親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  
所未至就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雜陪  
逢无天其生且又同過臨新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嗚嗚君生不取學孔氏揚芬揚好謀讓富天稜離禁書管推  
蔽顯靈龜猶貞卜健更越明明教能人蘇巧更獲拜侍從躬  
孝子斥危疑與大福東心善其靈靈世經邦前用足道之顯

結綴身則辱爲子垂九疑體下仍爲凶讎茲酷能知命  
无怨毒非不泯死爲下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  
故靈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下皆得繼宗正故  
沂州刺史福以好殺人附厲於寧政爲族曾祖生察壽令長  
昇生鏡州司馬計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幹字濯纓明兩  
經仕歷永博羅會對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下北復起  
兩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爲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任荆南  
湖南鹽鐵轉運院下以能選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  
薦致勤爲率下元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

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錡字和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子二人曰妻曰導女一人曰其妻適晉勿不能事何夫人突且戒報行漢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關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錄曰

涼高帝慕容頤廢禮皇弘國謀四邑顯進沂以屬導世仕倚僕忠三權纒亦用樂從既殺既官式辨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荆于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勳董苑于大以盡其有執司壽大君不克久吉日來相伊關之墓子嗣孫永有逢宜興銘詔于神求求是徵

增廣通鑑卷之十

增廣通鑑卷之十

誌編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昭曰贈戶部尚書諱其幾字據曰起居郎諱其

生均州刺史諱其均州與其弟大理更爲刑部

卽用文定名於朝拜禮書長子曰其射進士雙不中夫過

汁導司徒弼迎取爲從事以開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

理評事當佐裴交郵元初十四年月日終

於河南救厚里年若干字曰其弟其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里未與娶有男子一人女一人男之長曰其通兩經始教且

廣銘曰

世字不迂美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學一委其躬乃相成



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錡字和季父曰士幹有大  
名君子二人曰妻曰導女一人曰其妻適晉勿不能事何  
夫人突且戒報行漢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關用明年某月  
日甲子錄曰

涼高帝慕容頤廢禮皇弘國謀四邑顯進沂以屬寧世仕倚  
僕忠三羅纒亦用樂從既殺既官式辨爾勞四方用師卒食  
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荆于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  
吏之勳董苑于大以盡具有執司壽大君不克久吉日來相  
伊關之墓子嗣孫永有逢宜興銘詔于神求求是微

增廣通鑑卷之十

增廣通鑑卷之十

誌編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昭曰贈戶部尚書諱其幾字據曰起居郎諱其

生均州刺史諱其均州與其弟大理更爲刑部

卽用文定名於朝拜禮書長子曰其射進士雙不中夫過

汁簿司徒弼迎取爲從事以開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

理評事當佐裴交郵元初十四年月日終

既事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發血於河南致厚里年若干字曰其弟其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

里未與娶有男子一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教且

廣銘曰

世字不迂美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學一委其躬乃相成







克修諸制補吏探備分節之故之虎從事以軍永安披獲蔡  
仍于任是重是經既柔且平浩二神呼華為和聲胡不使壽  
而奪之轉擢于海端邦 擢于鄧邦鄧 破弟孔哀惟  
行之柔叭二小子燦而不燼言 充充令受皇首而  
居言 烏獸號鳴助我踴躍刻此悲  
辭載之與偶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君字其開元皇帝外孫也始英國公  
皎與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其公主生焉二生三月上曰  
他物無以飾焉孫即初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  
籍出入凡名是言七十其年終不徒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  
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待時則復命好游嗜香以生貴  
富貴波能傳中 姜君字其開元皇帝外孫也始英國公

奇峭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譚牌也 矢  
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越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  
御史中丞裴公曰嗟帝戚也寡人可以廉為且紛紛以厭酒  
月日葬州東南一里于某年若十月日嘗姬銘曰

始既終實於世為速勿樂老窮在物為均之得喪誰使誰  
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時兼以及壯不嬰嬰於進取雖不  
施施於矜仇左效右帝傑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或乎已  
與夫季季於悼也 蒙謂負義傳之拘拘榮不羞愧以終  
其身而不能止者不德也乎

亡友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附于其公太子舍人諱助之墓  
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灑水之左  
舍王父齊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



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然則智言而情其端也不  
憂其樂也不淫其言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  
厚尤奉古雅善歌頌其妻成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  
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  
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  
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一辨之者其信於天下乎 僕夫人  
也天而不嗣世之戚者猶曰尚有天道嗚呼甚邪本君  
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汝  
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明倫彙編 蓋貞元十八年四  
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  
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交而未信於天下今記  
其知君者于某鄉某處于南陽人李行諱元國其弟行敏中  
明趙州贊皇人柳元元河東人崔應時清河人續愈退之

昌黎人王涯廣澤太原人呂溫叔東中人崔群鼓詩清河  
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玆用龍西人嚴休復文錫焉  
碑人某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趙君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幹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爲  
飲華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童始壯自襄州徙行求  
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童日哭于野凡  
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煮麥卜趙五月甲辰卜秦謝鵬題誦  
名曰趙取人兆之曰金倉其墓而火以晉其墓直丑在道之  
右南有首神家土曼守乙巳子野宜遇西人深目而輪臉貼  
其得實因七日發乃觀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吏荷杖而  
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帶信惟是是也吾墓魂  
今則夷矣直社之比二百舉武是是也子絕焉



諫如賦辛女魯王有大為愛之服衣敝敝猶獨極也凡自  
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謀賊來章之奉神什長更以典  
德偶不察其爲如此哉六月其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  
城縣期感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夜而相之葬之父曰漸南  
鄭射祖曰情之鄭州司馬曾祖曰聖安祖曰金榮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客舞陽主簿終師反嗣嗣犯難來歸  
權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奉自曾祖以下皆  
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推之以銘銘曰  
剛也學之悟也苑之有朱其被神具列之銀龜來章神實倘  
汝論也錫之老更告以兆語儻其被舞後而父祖孝斯  
有終宜福是與自終養終鬼相變離離碑也自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深望其途極尔勿忘

故鄭州主簿神君墓誌銘

有唐故溫縣主簿韓慎字其漢弓高侯其先也子春  
弟中兄子鄂州刺史諱其基生御史著作郎諱其基生  
其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其嗣以文行大其家其子萬州其  
子也以父任爲建慶稅郎累調授王府參軍其子襄陽尉至  
于是色貞元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  
暴病卒于長安宋崇里先人之廬及十有一日葬其柩于  
于盛陽洪濟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三日外姻家老謀爲之志  
季弟奉安不能文故託于友爲嗚乎生也以其弟之墓知君  
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感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于孝移于  
忠移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愛其辭考于石曰  
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親猶其行行極其詞賤而不奇爲善是  
悼附于祖考初遂故告季也之誠實矣無恨終喪且其



控于仁人備物極家真儀云陳安相其悲載刻茲紙

東明張先生墓誌銘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賢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棄試甚高以  
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老偕詔許之居東明觀三  
十餘年受罪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發靈藥獲同昇存  
於鐵閣以第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膝不可解也遂  
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薨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  
天實說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茲吾去矣京師吾  
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月  
某日葬如其言弟子其尊爲碑以誌于某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沒焉以虛充焉以愈言而不爲華光而  
不爲多人塞而周濟範圍而清寧瞻觀其形與化相冥  
爲寂以成其道是以勿復也皆在狂奔利死名我獨活

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弟以道蒸勿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  
抑吾曰道去矣耶夫慈耶僕谷以求其得之耶邊奔狼聲  
道之非耶且夫鸞鳳壤壤結高頓頓相能而  
善維中就異巖然輿神鬼爲偶體照而  
類陰伺而不實寫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知此也乃  
書于石以紀

盧鳴鶴撰并序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盧允章字鳴鶴終于長安觀仁里既克  
葬于高陽原二三交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道列  
諸錄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寔曰泰甫乃作誄曰

真靈之分安宅上陽其後俊游在越爲卿  
延調輔  
漢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  
彭義篤斯文有法其芳貌書多能垂  
于唐



漢陽世德之昌  
體微用揚惟我元君  
耀光寶製箇仲承衣未忘漢陽元子真紹其美  
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稽漢洛千鄉論爲秀士百郡之選  
董于京師味沒騰藉垂慶散生之始至則奮其  
謙世一人悅而前名知是半先進威推方出群  
時禍丁舅氏漂渝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惡有幼主禮或  
多遺獲拘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輿若夫弱  
敬委離萬里來復抵湘于墓邊不凌節險而有  
守以貞固行道客愛抑禮與某後從鄉賦煥發其  
舉聞于邦家倚問千里欲味斯多姻族器門藏  
不淑名立志且愛其軀身終運蘇生死已開  
書其

嗚呼哀哉惟我  
司從及尔繼年交歡二紀莫聞斯  
爲恥事成去章汝  
吾具缺然嗚呼哀哉誅行謀  
號惟是友生耕和願俾爰用  
旌嗚呼亦用欽此嘉名

故鄉士裝君墓誌

河東關君裝君  
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高野  
命其機抑定元以儲君之出河關  
祖露其





證其其世尚書州刺史外郎謫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籍  
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城荒頑復難敷分之地一本開明  
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是為第一天下皆仰以為相會其  
終非禮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  
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感聞而不大君以友律德而  
求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一本開明  
書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天其可問哉君前擊軍氏  
成都少尹士諷女室二子字曰某各曰某及又敬中丞公尤  
愛幸恒從不幸卒於桂林其靈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宋  
俊單是年月日葬河內其里廷妻夫人之喪呼一本開明自為年  
來有俊捕獲至一本開明銘曰  
嗚呼天官其甚歟有賴有賤同姓異種明昭大穆一本開明丞  
相之族尚書之稱大理之師有慶有延且頑且繁久位不年

海子古園錄二大理權德之元權後抑釋大史是論一本開明  
詠真攝邦命以尊神格豐潤不并于君濟之洋洋安其南  
孝原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哀并一本開明

董季子墓誌

董季子其人生愛書翁其尤介特不苟受施一本開明讀其傳言  
其說數家推大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堅勁貴又且數千家  
通為書發董子史纂又取當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  
自儒學名法至來狗跡草十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  
若干家寓於聞不以仕為事然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  
子授書其年月日死宋州祁陽縣其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  
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躡乎一本開明若遇而遂乎一本開明  
莫其歸之也後若干年於先生來宋州感其又不大於世求  
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窮也其序

續後漢書對唐君墓誌

大傅公既志氣深君之葬明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以卒時年七十有八君之詞曰所備物具貨入于汴  
汴猶于戎國故也喪場不果行舍棺難不幸膺亦發膺之亞  
紉曰太素仕至襄陽令求其志將行請南海上元和九年移  
信州中一林社樹猶不累不克如其辭大懼後醫慈父哭  
命其子鼻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于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  
大傅公之辭又命其子某其書綴於墓終事之年月日

贈廣江先生墓誌

贈廣江先生墓誌卷之十一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  
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  
刻墓石表先君諱璩字某六代祖遠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  
代祖諱曰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多蘭鄂四  
州曾伯祖諱英顯夏字子慈唐中書令曾祖諱子真徐州長  
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孫諱祭躬湖州德清令世德  
著顯于河濟又祖諱士之種家處者歸焉先君之道得  
詩之要書之政為之五方大春秋之機勸以植于內而文于  
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節清君夫人載家書  
隱王臺山間行以求食歸上深處以爲業作避暑賦合羣從





困其窮也其序

續後漢書

大傳公既志錄漢君之葬明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以卒時年七十 榮澤君之詞曰齊備物具貨入于汴  
汴猶于戎師故喪焉不果行舍物難不幸膺亦發齊之亞  
紉曰太素仕至襄陽令求其志將行詣南海上元和九年移  
信州中一林社樹猶不累不克如其辭大懼後醫慈父哭  
命其子鼻以甚月日啓君之喪至于其葬用某月甲子志用  
大傳公之辭又命其子鼻其書後故則其終事之年月日

贈廣江先生

贈廣江先生墓卷之十一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弘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  
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  
刻墓石表先君諱璩字某六代祖遠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  
代祖諱曰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多蘭鄆四  
州曾伯祖諱英顯夏字子慈唐中書令曾祖諱子真徐州長  
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孫諱祭躬湖州德清令世德  
著顯于河濟又祖諱士之種家處者歸焉先君之道得  
詩之要書之政爲之五方大春秋之機勸以植于內而文于  
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節清君夫人載家書  
隱王臺山間行以求食歸上深處以爲業作避暑賦合羣從





為朝者不敢付威器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辛中以他  
有邪黨圖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辛中以他  
事中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疾起不聞先君捧  
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其方論去至臨田訣曰吾目無淚今  
而不知衣之潘也沛有當我哉作喜觀之歌劇賦持志以正  
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百司曰得無以朝士子  
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悅奸臣嘗榮者耶吾知其不  
為子求舉矣遂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  
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柘里後十一年宗元申御史為尚  
書郎天子行慶于下中命素贈而有司竟創給綬會宗元得  
罪遂廢不行大夫人范陽盧氏其官其之女實具有全德為九  
族宗師用示明勸懲以行其法用屬史箴誠以為其報故二

女之歸他姓感為表式太夫人既沒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  
上皇后于開元宮既乃宗元貶秩為求州司馬泰侍溫清未  
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憐寺享年六十八  
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于死既不克成  
先君之龍贈又無以奉大夫人之飲食天降符籙名在刑書  
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附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節親孀不  
敢即死支燼氣息以報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奉盛德敢  
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委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散諫事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  
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為內學士以百鍊取相值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為復



齊映南陽人為相以文敏顯用

澧邳河南人剛直好發獲忠能為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

舉獻為邪險備病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之偉好以德報怨慨然者也為大官有土地人為太子賓客

杜黃漢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有階級不佞以謀

克蜀加司空出為河東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寬碩大與物無忤歸為滑北節度入為

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遷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

凝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部重少尚書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皆為御史中丞擇佐倖得貶後至宣池歎處置使卒

實為尚書即以侍御史內供奉卒後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轉使為太子賓客

裴瓌同郡人為御史天子以屬罪辭史樞顧首願白其狀以

故世後為尚書郎

李再顯西人有文學俊瞻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

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史廢癩卒

李卿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疑為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鳳

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嚴能為文下極詳辨以補闕備史侍皇太子卒

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為諫官敏諫諫有內行文多詰訓為給事中





上方以為相會以映自刃變刑卒本

韓會昌黎人善酒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  
貶官卒 弟愈文益奇  
詩孟容吳人讀詩為文工辯為給事中嘗論事用太常少卿  
為刑部侍郎

李德裕西人行義甚隆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為三司者  
也其大理者田揚瑀瑀無可言猶以絨直為御史雜親  
宇文懿河南人有文讀經人也為御史中丞繼歐自守然以  
直免官復為刺史卒

裴愨陳郡人善書文敏不競為相出使華命賊刺中復為  
義成軍節度卒

盧程范陽人雖多所請與使反側之地程少誠惟誠詞  
獻制天子以為任事為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為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  
損為長者

鄭餘慶棗陽人再為相始天下皆以為長者又為太常名益  
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直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丞復  
由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辭疾益與李益同姓  
輸人謂之飲難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  
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右今為  
徐泗節度紆有李衛魯直紆為尚書郎

陸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  
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  
冕文筆甚健頗諳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蔡康使卒  
登晚仕至尚書郎秘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及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鼎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基爲右補監贈給事中又

及陵河南人善言由萬年令爲蔡州經略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鼎鴻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蘇武功人好讀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

復爲刺史

崔元均樂陽人諱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慈因不仕位

辛偉隴西人有史學

薛衡昌黎人善士

味來浦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力

皆沒沒無顯仕者

韋元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其爲信讓而大顯

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政者書所左厚者附茲

石以錫于背如右韋元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其爲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政者書所左厚者附茲

人大史云子身雖其父也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

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色居於廣鄉曾王父某宜王父



其有皇考其骨矣世餘慶而末參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為善者感嗚呼哀哉惟公報去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相常英風絕倫軀軀員方存室孝悌與人倍滋當職職殺游乃立斬自心賊李頌工為丈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致迫上遣乃與計惜來游京師觀藝藝藝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聞羣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勸生徒講授貢士鍾鼎儒童相賀庶人觀禮迭滿消北節慶延為茶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而道俱冲沒存神優柔肆恣四方聞風交射歸其載半東歸鍾鼎未幾銀印宗帶有權權略者勿藩機理照完彼亦隆時其講教實從我謀國是徵改應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

須給軍食下無餘款助鍾鼎數首休息月校威會鍾鼎莫不如畫軍財羨賜鍾鼎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更支營田副使分關之寄條制其平柔以仁撫剛以義勸我臣坐哺公堂無事朝廷延首方待以位既而操不及我米鍾鼎以其年鍾鼎政不獲專達鍾鼎以其年正月九日遷疾終於私第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馳力中塗凝足鍾鼎高鴻輕舉在雲際冀允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鍾鼎震悼鍾鼎不任于懷臨遣牙符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賜賻甚厚鍾鼎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重規等匍匐致助事用無闕毋放者車歸于上京權期定宅鍾鼎莫有恆素鍾鼎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親物會鍾鼎禮成申克鍾鼎堂鍾鼎掩以廣輪鍾鼎









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  
昌勳武伊闕華原府王屋丞汝陰令今爲弘農二年推其誠心  
於其入嗣土生限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知天  
命也 發厲明具被俗不爭奪遠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利  
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爲吏部  
尚書郎更河南受命贈諡狀君理績殊異且升天詔帝有歎  
焉方圖優異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  
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某邑仍會危難至  
于今乃克以罪孤某嘗爲熱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  
改緩初八公與同進少卿之兆某山之孫深陽主簿超智之女  
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爲某其徒行自  
越舉夫人之喪至于流舉以禮君之喪咸至于某之某  
既定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

有難仕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耶馬五鼎而  
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無食餓寒妻字飢僕御終身由  
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纒繡以危困終事孝之難  
者數五十而某者舜也操千鍾而悲者曹子也聖且賢難之  
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字五鼎

從父弟宗直生剛博好氣自字曰正天聞人善立以爲己師  
聞惡若己難見佞色謔笑者不刃劍坐語善換則斷斷斷  
不與得師法其術融落低折奇始博異知之者以爲工作文  
辭談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說漢書文章爲四十卷題曰  
說二切歌歌諸言諸變悉備且連貫貫統好文者以爲功讀  
書下燈檠夜以軍故得上一氣病腫脹奔使隨如蠶一物稍  
蠶氣則蠶子也每作書綴食難術仰時少間又執筆以興



此子味言雜艾能知兄宗元得諡於朝力能累兄事為進士  
元漢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率元和十年宗  
元始得召為柳州刺史七月南來餘道加瘼寒數日良已  
又從獨兩管攝神所神用石山瘴毒者火出瘴毒草曰瘴  
瘴毒瘴毒靈泉上洋洋而歸如瘴毒相并瘴毒草曰瘴毒目至旦呼之無聞號  
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折余之形殘余之生使真子也無  
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其若子尺死七日矣後為歸與  
之俱志其殯

增廣注釋音義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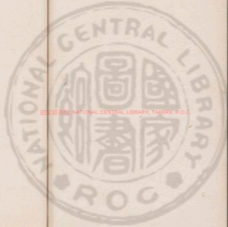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BUKU BUKU MASYARAKAT GENERAL LIBRARY TAMPAN P. O. S.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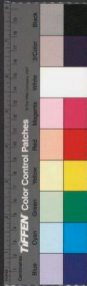




3405898 v.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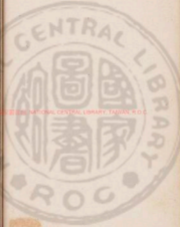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誌

先大夫河南東縣文君歸附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其由家承郡縣有壽正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弃代于宋州繁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少婦于京兆萬年樓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衛哀有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乳襁承事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侮雖欲力彌旋捕虜士醫藥瘡之不以連天禍非天降之醜將不幸而有慈子以及是也又令無適主以葬歸天地有窮此竟無窮既幸葬歸歸鄉人歸地猶以不孝之辭一誅非謂沈元德且志其語焉普遠事伯舅勸其備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道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感勵而行



不其肯改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季仁益  
聞歲惡少食不足而餓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  
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請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蓋知之  
無遺者其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具家無書大夫  
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髮結髮諸  
女及長皆爲名婦先君之任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遠  
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大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  
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養子飲已者友之弟兄弟無不  
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饗養食禮既備皆有勞謀先君將  
改葬王父母夫人泣以告事既具而大故及焉禮歎不  
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歸也歸則  
命也宜若而唯是則不敢服神將任焉苟有自吾其行  
也及命爲薊州又嘗曰吾嘗得美流不至官而及於罪臣誠

之初天子加恩群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大夫人河東  
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東州  
又奉教曰汝唯不禁褻度既獲美矣今將大嫁于後必益前  
而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悔往事吾未嘗有暇  
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妾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  
竇竇微也人多疾妾亦身感遂也其下  
卑濕非所以養也亦視無所問藥石與所求藥祠無所費者  
黃叫呼遠雖大罰天乎神乎其若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禮  
爲節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  
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因絕望斷逝心踐蒼天蒼天有  
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念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之  
聲無以舒其哀矣蓋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  
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

故叙柳氏為備錄曰

蕩其芳香且康大梁鶴火流幽光

并年歲星在六月風淪

夫子嗣又喪其精悍不復振之陽

月時月會于火

樓鳳里良之山兗之水靈之車當及此子孫百代承靈社維

之言者青烏子

葬於此山兗之水靈之車當及此子孫百代承靈社維之言者青烏子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誥文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  
他國家際迭陞政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  
父輩呈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辨而禮曾伯舅為河南尹  
際擇僚家繼繼我文季我仲父士林珠英儒流推高故夫  
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中厚以字下不敢踰於  
家幾不致備於臣妾是宜允膺禮命

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太平里第

為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穉在抱妻孥親位文一人曰

喜子幼匍匐繼繼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

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軀於是日遣孤軀藪木克承紹

九我族為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

少陵原之墓葬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商備于版文今不

書懼再告也

亡妣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領川陳君之夫

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

年為陳氏介婦九年

介婦九年也

成婦矣宜附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癘疾

既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暮月而殯



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熱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  
大者也且願殺禮也以成吾私也先夫人之墓  
而空我焉將侯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曠君乃卜十  
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懷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  
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  
我之當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  
報焉他日冀爾子登而文願以為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  
為也長無恨矣嗚呼貴而必賢也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又  
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由以記于墓石夫人六代祖諱慶  
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為齊州刺史曾祖諱某  
為徐州長史祖諱某為清池令考諱某為臨邛令妣李氏補  
郡恭聖人其他則侯改葬而後備

亡婦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慈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也凡歸于夫家為  
婦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慈也然而自笄而上以  
至于幼孩皆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歸于  
某者慈蓋亦益于其上用敢附碑俾之義假慈石而書焉嗚  
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  
族之天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訟辛其諱與其類戲  
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郭家京師其時事會世難  
教告罕至夫人憂勞踰月照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  
給以疾告也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於善為雅琴  
以自娛樂德而不耀上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以發  
揚於禮而不為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  
不克命于貴壽以至于斯就謂之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  
女幼曰崔氏婦如夫人之誌在二孫咸以令德聞而



皆身如其弟守愚而獨存許譚執謂天可問即嗚呼痛甚甚  
歟遂瀉血以書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襄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  
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其繼之以成實德  
清府君諱其承之以善政以至于子待御史府君諱某凡貞信  
動正達子邦友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  
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待中諱光庭嗣用忠肅者子  
國史祠部府君諱植葉之以直直以至于子令金吾府君諱微  
繼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  
仁孝倍生以禮順信長始於家範如也終於夫持穆如也其  
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夫夫  
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戚容之教等爲天祐樂效風禮天

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懷帶夫人三歲無  
涕淚無蒸醃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箕體不勝帶  
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論語僅而濟焉其爲妻道  
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忘之慮不萌於心術益懷之色  
雖影也音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號焉而得其正其爲  
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之行並備財財常以不  
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時滄海蓬蘞  
驚勞以待且每休憐之感至焉則又棲其墓于裴氏之門  
以終其子而以睦于家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  
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謹敬裴氏之大不  
幸欽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宜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  
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不爲其妻骨體之疾實鍾于身以貞  
元二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窆矣夫始夫人



之疾也夫人之被視之如已其家老長妾感獲之微皆以其  
私奔誦於道路誘鬼神間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夫夫人在側  
尚感積憂傷于草懷猶持形正氣給以少間故二種未亂  
物也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  
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邪獨何咎歟余  
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  
吾家成吾身幸尤在三子勿曰在七先夫人八月而殯魂氣  
無不之也嗣子神曰惟六後夫人五旬而天國附焉今  
其存者曰惟五幸无恙託于乳媪以虞水火婦與乳媪之子  
姓神之神人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於長安縣之  
神末原從子先室稱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寫之志垂痛  
過塞累不能其敢告无愧辭无益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  
呼至哀无支至敬不飾故无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其高祖皇司勳郎中諱其司勳生殿中侍  
御史諱其殿中生諱其孫將封諱其醴泉生今禮部郎中擬  
之兄也其女適于神之子代濟仁孝號爲德門郎中娶于  
西孝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出外王父獲居方伯  
陣師之任屢刻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無愛視  
遇者始過厚焉夫人心敬順安能益畏終始無驕驕之色  
親黨雖之五歲爲先妣之忌飯於仁祠就問其故媻博以香  
繡繡繡遂號泣不食者每及是日必遑三涕甚抱終身之感焉  
及許嫁於我季日即下明誓曰事乃歸於柳氏甚難先府君  
重宗交誼於郎中最深髮雅好言始子善始子善始子善雖聞在他  
國終无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  
事我甫數卷之道教睦太寬致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王有明德世經顯赫至于唐有文昭者爲魏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其言爲仙母令光州長史克荷子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其府君幸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壽倫年五經年天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選合于諸后凡十有載獻可者否有匡謬調護之功先帝奔方姓制皇承大位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司功參軍爲起若舍人翰林率士精明出納有欲給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謝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知尚書給之効內贊護畫畫不廢其位九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和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時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稱以自勵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嚴肅以莅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勳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羨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

潤于在勳君之墓銘曰

溫柔敦直承于隆敷式是續則克生良子用物



漢人子支武兒我化理天子是萬邦人是望拜若若於後嗣  
成不疑張不疑身歸歸夫人惟其似之山北之中神水之原  
問子靈靈問此顯魂勒石垂休永求萬年

明州真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川刺史博陵崔簡女薛媛嫁為明州真外司戶河東薛  
聖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甚孝乳讀書通古今  
其後碩取得非後賢所諸女蓬萊涉魏榆氏出也以叔舅命  
好歸于薛惟恭孝專勤以爲婦事其教他姬子雖已子  
造次莫能辨無波忌之行誠敬無犯許之氣一賦  
之宅言笑不聞于隣元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產病  
肝氣逆肺牽拘左廉聖醫不能也葬月之日歸骸骨空而終

南洛水東巽於崔河北軍食有勞夫友錄會其長以罪聞因  
後殿更天鼓方北而其室已禍業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  
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豫曾祖曰平舒令暹高祖曰工部尚  
書貞義簡之父曰大理司直薛祖曰其官親府與中書令仁  
師議利不擊其二世大父也娶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文子  
曰張琴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孫子銘曰  
置賢仁師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  
玄不續簡之溫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餘  
數存如波且極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  
聞賦獲以愛推仁恤疾疹不異備兄公是恬似子夫屬析  
然慶終其後也

神聖各祈何父神仲池胡祐不選







之從魚之大者幸而承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  
之漁有任公子者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  
浮於碣石碣石求大鯨為臣之具未及窺見大鯨鰓壑蛟  
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掀掉巨島巨島而食之  
噉而食若舟者數十十而水已資而不能止北  
墮委瑀石橋焉驚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  
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約而得文王於是  
舍而求智伯曰今若遇我地地迎而漁者曰當者陸已言其痛  
笑始晉之慘家若菜八八傳氏傳氏平古氏以十數不能自保  
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害與五刑齊矣而食之矣  
行而歸則其地是亦異也鯨鰓壑也鯨鰓壑也流貫於王之  
故豈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滿又有大者焉若紀氏中行氏

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莫不趨倣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  
之鯨鰓壑亂鯨鰓壑亂又襲而食之矣脫其鱗鱗其肉刺其腸斷其首而并  
之鯨鰓壑亂鯨鰓壑亂莫不備租豆是亦異夫大鯨  
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其尤饜饜轉輒以為甚效以  
逐類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弊猶不止於道臣見韓魏  
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察於晉魯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  
願以為威在机組之上方委其舌倚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  
而退不肯同禍不肯同禍段規然浮而造謀段規然浮而造謀不若韓魏之  
相也而主之不察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不若韓魏之相也而主之不察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於安高曾披於上黨於安高曾披於上黨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燕



愚之愚力欲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善於是轉  
魏與趙合滅晉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子為  
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耶子固隱有水生毒  
瘴厲氣中之者溫屯極油也而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  
雖屢解而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  
雖之乃仰噓焉故其名曰愚溪西海有水名愚溪而先力不能  
負舟投之則委棄地矣也而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  
幸有水宿汜泥也而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  
沙礫也而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  
深險易昧不觀乃今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子固曰此物也  
之西有水幽險若濛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愚溪六

操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避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  
也今子其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國雖力可以  
方舟柱楫助駛神效雖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乎而辱以  
无實之名以為愚幸不見德而肆其謔豈終不可革耶柳子  
對曰故誠无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故惡得避是名非  
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賈貨之多光溢於目  
恩以兩手左右攬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者猶以為  
名今汝獨相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  
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避伏者宜遠今汝之託  
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又僻迴遠蒸瘴之與曹螺蚌之與居  
於幽隱唯觸罪愆辱愚隨隱伏者日侵以遊汝聞以守  
汝節也唯觸罪愆辱愚隨隱伏者日侵以遊汝聞以守  
有司之所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短汝既不



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  
寧有詭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  
曰汝欲窮我之愚諒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  
也汝之所流不足以瀉吾輪迴之姑示子其略吾洋洋乎  
無知冰雪之交與麥我綿綿著之錄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  
吾豈而越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前  
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  
吾足蹈坡井頭抵木石皆冒於途惟  
休物何幾何得進不爲盛退不爲抑荒涼窮賤辛不自克此  
其大九者也願以是行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恩而對曰嘻有  
餘矣定及我也因使而差仰而吁涕泣交流垂手而碎  
一明齋而莫知所之遺書其對

對長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  
余適將陪子陪子謂相也今余視子之貌浩然也  
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酸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  
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无志者耶姊以暇爲无益乎道  
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  
吾得在此凡吾之罪作幸矣而又暇正荷荷設設天爲天子尚書  
知謀畫无所陳而群比以爲名蒙也遇也以待不測之  
謀苟人爾有不汙栗危厲德德然者哉也吾  
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以宗  
祀近自蒸徒欲苟生幸存歷幾續之不廢是以備其心  
偏伴其形開辨自洋洋乎若林高以望漢乎若垂海而无所往  
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三而賞我其執承之乎嗚之怒





滑 去尾 三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善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  
若頭有聞於子以釋子也曰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幸兵之亂  
殺无罪十二人謂其時杜兼為濠州守將幸兵之亂殺无罪十二人  
隨逐杜兼善其足德吾以為唐橫坑焚殺若亡以異謂其時杜兼為濠州守將幸兵之亂殺无罪十二人  
細細有黜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使商至河南尹乃死  
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君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觀乎  
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又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  
濠州有鍾離令謂其時杜兼為濠州守將幸兵之亂殺无罪十二人其者宰相取也而讒且毀目狀其廢之過  
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還是德我獨无有其德因陷恐以後請  
怒於上今日無謂其時杜兼為濠州守將幸兵之亂殺无罪十二人自負謂其時杜兼為濠州守將幸兵之亂殺无罪十二人曰州君待我帥也兼傷之乃  
大驚則令使使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讓令然不得面焉

人由是不苟免而議彼之違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  
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故誠然不寫公且明耶  
或者曰兼凶狡人也德肆以充已其為過章章者凡天下兒  
童謂其時杜兼為濠州守將幸兵之亂殺无罪十二人

天對

今將楚詞天問逐段附入遇天問則低為千前邊  
天對則高為於後仍入諸家音釋噴者詳焉

問遂吉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謂其時杜兼為濠州守將幸兵之亂殺无罪十二人

識之謂其時杜兼為濠州守將幸兵之亂殺无罪十二人明三閭二惟時何為

對本始之正讓者傳焉鴻靈幽紛焉可言焉智黑晰眇往來





除陽三合何本何化生也天不生也惟元氣存而何為焉三合也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生也天不生也惟元氣存而何為焉三合也

合焉着三一以統同吁炎或冷交錯而功皆百焉三合也

圍則九重執營度之圍也無營以成者陽而九無營也惟誠淨滄家以關就誠也

惟意何功孰初作之意也惟意何功孰初作之意也

宜寢又寢無功無作宜也宜寢又寢無功無作宜也

幹維焉繫天稜焉加幹也幹維焉繫天稜焉加幹也

鳥隳焉離乃衰身位無納之種鳥也鳥隳焉離乃衰身位無納之種鳥也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八柱也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八柱也

皇應齋三胡棟胡宇安爾不魯焉特夫八柱皇也皇應齋三胡棟胡宇安爾不魯焉特夫八柱皇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焉九天也九天之際安放安焉九天也

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焉際乎天則无也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焉際乎天則无也

偶限多有誰知其數偶也偶限多有誰知其數偶也

巧欺淫誑幽陽以別无限无隅焉憎駁列巧也巧欺淫誑幽陽以別无限无隅焉憎駁列巧也

天何所音十二焉天也天何所音十二焉天也

折董劉寔午旋旁照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折也折董劉寔午旋旁照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折也

日月安寓列星安陳日月也日月安寓列星安陳日月也

見夏且謂日月大虛是魯英地萬英謂星感焉是託見也見夏且謂日月大虛是魯英地萬英謂星感焉是託見也





盜理息壤招帝震怒

伯禹腹鼓夫何以變化

而厥謀不同

氣健直等而嗣續得聖汗塗而華夫固不可以類

勤勞

九疇

維夫

行鴻下積厥立乃降焉

地方九則何以瑞之

從民之宜乃孕

胡聖為不足反

顯爾爾力夫誰

州錯富媪焉

不湛孰知其故





有虬能負能以避風龍也有龍能負能以避風龍也

有雄九首儀怒焉在地相持以神靈也

南有怪鳩羅首以強儀怒之居帝南北海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長人

食立之國身民後死國

有評九枝厥國以說浮山九枝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靈蛇

巴蛇腹象足觀厥大二歲遺骨其脩已貌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黑水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延年

僊者齒齒壽焉其基短長不齊咸各有止僊者

謂不死謂不死

鯨魚何所厥堆焉厥鯨魚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拜宜崇精厥射胡庸以枝焉有

群鳥是解群鳥



禹之方獻功降省下土四方一本無四方字得彼

兪山女而通之于台桑一本與同妃匹合職身是繼胡

維者不同味而快飽一本快下有一字注

禹懲于績姦婦柔合體一本體肢離歌帝三阿以不眠一本不眠

卒燥中野民散宇彼一本宇彼賦之不盡而親圖味一本不盡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一本卒然獸后益于帝謗詩以不命復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賢歸射籍一本射籍而無害職躬

充害一本充害何后益作華而禹播一本何后益作華

益華民艱成終成粒惟禹授以土麥稷一本益華民艱成

休居以康食媯不失胡往不道一本休居以康

啓維賓商九辯九歌一本九歌

啓維賓商九辯九歌一本九歌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肢維蚺一本帝降夷羿

夷羿滄荒一本夷羿滄荒



麟身半鏡大眼 焉妻于笄  
浴之婿男被切

馮鞅利沃封焉是射何歡案因之責而后帝不若龍也

奔夫快殺鼎彝以能捕擊清風常救德志力胡配古舌喉而

巡厥福謂也

近娶納狐腋妻妾謀何并之射華而交吞稔之

寒義歸洪后天辛也荒齊于野俾好民是救舉土作仇徒怙

阻窮西在嚴何越為化為黃旗空何活為一本

蘇列射化質而滿

咸稱非黍甫管是禮

子宜捕頌釋于丘于川維完維爾維燕維漢宋徽以圖民以

謹以都一作州官切

何由并投而鉉我將

克醜厥父獻子激以功克頌厥祀後世是郊  
白悅妻弗胡為此堂  
後凡樂也  
自謂也  
體自謂也  
文子孫也  
王子怪駭蛇形弗黨支體探戈  
鳥疑以游槍厥能管習遠文訓  
蘇離起雨何以興之





論解潛帶陰蒸而雨淫滲以興厥德表所

撰昧協骨鹿何增之謂謂天象十二神君入足高說

氣正以神安有奇能為偶又偶尸帝之偶

整戴山并何以安之謂謂山而并戴戴謂之十

宅靈之丘捧高不齊整豈直而相以括矣謂謂相

釋才陵行何以處之謂謂陵行何以處之

受釋而陵殆感謂之龍伯有齊帝尚學之謂謂小龍民齊德

惟流在戶何求于樓何少能溪天而順隨厥首謂謂首

流樓以力凡應廉之謂謂廉之

女鼓維靈而節同安止何顯易感有而親以逢始如謂謂始如

既宴既令宜咸堂厥首謂謂首

湯謀易旅安以樞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謂謂餉

覆舟鼎學何道取之謂謂取之

康後舊物舉焉保之覆舟喻易高或艱之謂謂艱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媼何肆湯何殛焉謂謂殛焉

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滿載暴戾以大啓厥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銀竟不嫌告二女何親謂謂親

替父仇舜歸以不備弃專以女效俾胤厥由惟蒸蒸真真于

攝之納謂謂納

歌萌在初何所意焉噴臺十成誰所操焉謂謂操焉

射奉手璜箕克兆之謂謂兆之

登立為帝執道尚之謂謂尚之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帝謂曰夫而有天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一以七十女媧其人媧身

嫫嫫越罪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發

舜弟眡厥仇甲屠水火夫固優游以望而孰殆厥禍大斷于

德終不克以遠足庸致愛高真以歐富

異獲迄古點以兩獄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什

姜伯之仁遜李衣獄維同度厥義以善是國

綠錦飾玉粹伊孽何條放致罰而察伏大流

乃降觀下逢伊孽何條放致罰而察伏大流

空桑鼎殷出而東去伊孽何條放致罰而察伏大流

知言聽焉以為不以言則仁易愚危夫有探者謀成逃議

淵虛后以劉之以夷于膺長為不諱

簡狄在臺馨何宜交鳥致胎女何喜在

馨狄構穢英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也

該秉李德厥父是誠明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該德胤考考考一本作孝王之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胡終弊于有邑牧夫牛羊有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牧正矜矜流惠愛路清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千協時舞何以懷之之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甯千以娛苗華而格不迫以死夫胡袒厥賊也

平魯曼賈何以肥之狂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寧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恩







稷惟元子帝何為之投之于水上烏何填之何鳴弓挾矢  
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王扶頌  
棄寶而功萬胡棄焉翼水以委蓋聖王莫為既改既歸官廟將  
焉封凶以啓武絕尚焉

伯昌就衰致秉權作故何令撤彼故社命有誓之國  
伯鞭于西化江漢濟揚歧社以太國之命以棟欲

遷藏就岐何能依王  
踰澤靈臺神仁蟻卒

般有威婦何所議  
姐滅淫商補民以坐去

受賜茲監西伯上告何維就上帝罰般之命以不救

肉梅必頌身不合訴執盤委惡兵躬珍祀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誓后何喜  
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歧自厥心瞭眩頭光奮力屠國以釋

體販商  
武發殺般何所也載尸集戰何所急

發殺昌選寒民于東惟粟賤文考  
伯林推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中譜不列恭君以維胡填高境賊而以變天地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念以弃天又祐之  
初湯臣摯  
湯擊之合神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勳國發生小難散亡何壯武厲能光厥嚴



光微夢祖彭憾離以區仿僕激攫而勇

彭建珥雍帝何禦彭米多夫何父長彭

鏗凌于帝聖熟嗜味夫死自眷而誰譽以律詩

中央共牧后何怒律機命方何固律拍之律律

嫺蘭已毒不以外肆律機命方何固律拍之律律

翠回偶昌鹿為祐以文

兄有律大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律律

誠欲兒愛以快修律律

悒悒于野胡若之恨律嚴律律

悒悒凶垂律律

吳光爭國父余是勝律律

文律律

以不長律律

律律

律律

律律

律律

律律

律律

律律

律律

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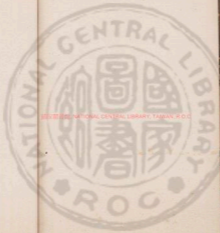
律律

律律

律律

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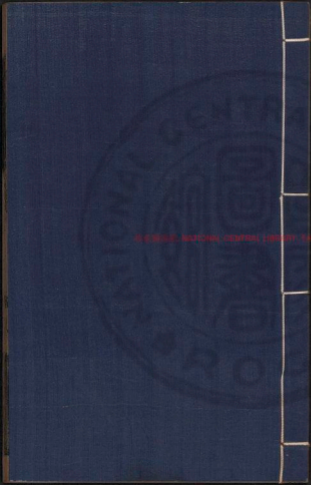
2025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2026 NATIONAL GENERAL LIBRARY, SARHAN, P.O. 3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4-41889 U. 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人年甲子... 乃使跟超披夾之倫... 之南徽諸華... 北華群英... 聞於天下... 退不敢窺... 由德則吉... 曲為老... 先生曰... 坪谷製草... 絃絃編... 足跡然而... 止乍伏... 擊突沸而... 流...

全躍... 骨... 梁... 關... 叢... 牽... 超... 子... 一... 先生曰...



下皆懸焉仲冬既至寒氣襲成外湖內真滯澀不行唯恐  
 驟散相下乃堅乃良萬上舉淨以入必求諸巖壑之故而彌  
 擊之舒索凌瀆屹之抄韻海龍物也五湖山如巖壑漱泉  
 源之塗濘離點枯朽嫩嫩根發怪石不土而揮千尋百圍與石  
 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蒼蒼連古梯壇鬱鬱  
 嶺嶺神木昂昂丁丁登登丁丁碾碾飛發枝葉如若奔車之乘  
 麥其響之奇應則清瀟瀟瀟城海瀾瀾蘇蘇胸胸若寒若崩  
 若矯龍之闕風霆相騰其茲而下者其巖拍殺如推弄塊  
 坳坳前城前城前城前城前城前城前城前城前城前城前城  
 而天柱折折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神奔騰騰騰騰伏無所入遊無所入遊無所入遊無所入遊無  
 步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激激神神神神神神神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以廣 抵助鱗鱗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掣拉頗清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飄掉首軒筆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波之旋涌山鶴天既停既平落空感焉良久乃始昂成浦從  
 薊拔而出林立峰峰穿雲蔽日渙然自披復就行列連陣而  
 夫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蓋臺阿房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榜皇皇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陸羅詠特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  
 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  
 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庶補既成諸侯叛之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三年齊桓公地名在魯國之西地  
 先生曰河魚之天上迎濤波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車遂必君命矣而縱觀焉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匪匪齊解



一草山... 運環水師更呼... 掘龍坑... 流離... 敵... 之... 蘇... 之... 就... 勢... 水...

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荷氏之遺... 交... 爲... 酒... 會... 密... 無...







下鼓之則震怖之則畏之注謂於十辨其威嚴雖其  
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  
振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  
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  
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震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營而  
攘他人之力以自為固難注謂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  
而一異乎吾獨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也注謂其地  
州多災注謂中興故重學在河  
內州注謂平陽堯之所理也注謂有堯  
之遺教注謂不絕於今注謂故其人  
溫恭允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命注謂時容之道  
故其人至于今好讓而讓有百歐率善風風來儀於堯時讓

之美注謂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怨有昌言注謂成之訓故其  
人至于今憂患而畏慎有無為不言注謂表裏之化注謂故  
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注謂願以問於子何如  
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後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  
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謙則道分而進善其道不闕  
則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實戒則義之實恬以愉  
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于今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  
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資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為也注謂  
以堯為準注謂一本只有一注謂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  
已矣敬再拜受注謂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季古者然禮有道不能備藏志  
獨極其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注謂泰與為戚生平野蕞















類之飢唯自爲其公忽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  
者乎用其方而變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達之非仁義之道  
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周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  
今之說曰以煦煦而然然徐徐而俯者春之德以飄飄而  
厲炳炳而白者秋之德令夫衆陽聊於晝而神於夜則不若  
其立輝然其動者然其視的然其鳴然然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鶴  
於翹翹者取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燕若鶴  
者吾願從之毛耶翹耶胡不我施寢家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有世本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後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  
而加祀焉者則朝且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

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  
者且其曰朝暮是曰夕禮記曰朝君諸侯皆背朝夕  
祀在庭傳曰百官奉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  
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禮記曰日入  
而夕也禮記曰日入  
齊高子我夕以禮禮記曰日入  
禮莫子爲室夫士重夕禮記曰日入  
師向環閣拜謂之夕禮記曰日入  
來夕月謂之夕禮記曰日入  
一本元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禮記曰欲寸之書其說吾  
特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東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爲醫人無知之





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又於邊切由脚反使身自痛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  
 王命聚之嚴賦其二寡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城求之人  
 半奔走焉有持氏者專其利三也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夏  
 吾父死於是今吾嗣奪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氣甚甚  
 感者余悲之且曰其毒之乎余將告于從事者使君使傷君  
 賦則何如持氏大戚汗然以涕曰君將爲而生之乎則吾斯  
 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謂吾不爲斯役則父已  
 病矣自吾氏二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  
 蹙命其地之氓竭其力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殞謂  
 謂風雨犯寒暑呼毒毒往而死者相藉也農與吾祖  
 吾者令其室千無一焉與吾公爲者令其室十無二三焉與  
 吾君十二卒者令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則而吾以捕

地獨存俾吏之來吾鄉呼謂乎東門謂從余乎持氏譁然而  
 者雖難狗不得寧焉吾伯而地其有而吾則尚存則  
 然而此其食之謂時而獻焉然而其食其上之不以盡吾  
 齒蓋一歲之祀死者二焉其餘則魚而樂嘗者吾鄉鄰之  
 且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  
 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河政猛於虎也謂人哭曰訕訕有  
 不去也曰才謂彼大子曰小子謂又也焉夫子曰日訕訕吾嘗疑  
 乎是今以辨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之毒有甚於蛇者  
 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措說

謂置措音朱  
 謂置措音朱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措進有司以問措之說則曰合百神  
 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早

于其水于其蠱于其蠱瘞于其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  
祭余其學禮委惡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精乃通龍  
若是古矣繼而數曰神之觀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  
不可得而知也是其氣漫漶恍惚也謂之恍惚必有道而  
雖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曰必有道而  
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氣漫漶恍惚冥冥不可執取  
而猶謀則若此況其觀言動作之塊然者乎且設乎彼而戒  
乎此者也其有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早乎水乎蠱蝗乎蠱  
瘞乎未有黜其事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若何也子曰若  
子之云早乎水乎蠱蝗乎蠱瘞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  
暴乎昧乎齊食乎龍弱乎謂之龍弱非神爲之耶故其黜在人  
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  
其者則存而黜之實則隨其以爲非聖人之意故黜而

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豈不爲外禱乎子而禱禱于其非  
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禱然者信矣謂之禱然  
聰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澇八年七旱者謂之禱然獨何如人  
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  
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  
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  
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  
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  
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接於至道而遊息焉  
謂由也勇於聞吾果於拯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





其爲工也攻果能然其量若稍周而通之若輪守太中以動  
平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強引焉而宜御乎物  
若轆高以遠乎汚若益下以成乎禮若賦險而安易而利動  
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駟騶六轡宛琴孔氏  
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  
良莫能方且恒質矣用不周其能以圓迷孔子於鄉黨恂  
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謀而其在夷谷也視叱齊侯類齊何不  
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過之  
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  
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論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  
有奇女墜地有光睜然被緋衣白紵之裏

安撫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精神馮司女頗爾怒曰不可  
約天帝官下上星長呼嘯陰陽簿錄者定命而不即者帝  
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  
也且其狀如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君佛寺講室焉  
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唯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裏反  
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其矣嗚呼非其類  
而狎其類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具子檢說

子之疑木屨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  
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  
教繁衝涌噴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儼然爲人拳然爲禽  
散寫爲林木渴灑爲宮室









毛物尾鬣四足而蹄能草飲水一也。曠野推是而至於畿所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肩食穀而飽肉絲而清裘而煖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騁騁白羲山子之類也。若果有之是亦古聖也。而世之騁騁者而左白騁騁之類也。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恩。騁騁者然也哉。然而世之騁騁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鄙藥市人也。善藥。精治。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雖以醫。亦。咸。藥。清。疾。病。死。賜。者。亦。皆。藥。就。清。求。藥。莫。速。已。清。皆。藥。然。醫。藥。雖。不。持。結。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請。取。直。或。不。識。遠。與。券。清。不。為。辭。終。度。不能。報。報。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室。安。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道。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獲。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饒。清。者。相。為。於。戶。誰。不。能。言。長。而。以。乘。此。者。千。百。相。與。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



利者大也。若小市人說一不得直則憚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顯乎。吾見農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聚。其應蒼蒼或斥。粟沈鬱。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乞過。其人必與善。樂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仕。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少而廉。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吾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遺。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學。堂。講。官。以士大夫自名者。反其爲之。不巳。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左支右撐。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曰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其捨其各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號其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種樹。皆打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窳。伺儻。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長也。凡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溼。其漑欲澆。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已。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慮之太。勸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其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



妙不手未也吾又何能為哉上雖錢問者曰以子之道  
之官理可乎曉曰我知律例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良人者好烟其令其其商賈而卒以禍且善吏來而呼曰官  
命也此品前檢檢者檢而結番獄而縛字而切獲遂  
而難脫及故而聚之舉未而召之吾小人懶強饜以券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善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愈若是則與  
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不亦善夫吾問者得者人  
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彼人少愚生男女必貨視之誠以事自愛爾已上  
父兄鬻賣以觀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之錢銷標之烟則  
縱至有甚窮者力不勝皆鬻為僕當道拍賊殺以為俗幸得  
壯大則縛取公弱者運官因為已利計都然若得之恐所

為不問以是城中戶口盡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  
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荒校  
兒也行狡且荒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  
虛所賣之糖餅即寄為兒啼恐憐為兒怖狀賊易之對飲  
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繼伺其睡以縛臂刃  
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遂得僮大駭將殺  
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即僮即被不我思也即誠見完  
與愿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  
賣而分獲若吾得專為一請幸而殺彼甚善即載其戶持僮  
抵主人所愈束縛年甚夜半童自縛以縛即燼火燒絕之雖  
猶手勿擇復取刀殺市者因大號一慮皆驚童曰我區氏兒  
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  
白州府曰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慈耳刺史頗証以之歸奇



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案吏護還之鄉鄰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武陽年十三蓋人人以爲神也而討殺二豪宜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第門之制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額庸僕宇謂之梓人而欸爲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其端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闊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庖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闌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矣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官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棧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操擇其材曰斧被執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斲而退之亦莫敢擅焉書宮於堦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播大屬然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曠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雖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欸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欸能者用而智者誣後其智者欸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雖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方伯連率爲之王親之外爲鄰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



天子者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傷其綱紀而裂繩為弄  
其法制而斲類為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  
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  
視國知天下其法濶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  
之亦莫敢愆不術能相也無相不給名不親小勞不侵眾  
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選眾工而不  
伐譽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  
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  
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  
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格勸為公以薄  
書為專術能幹名親小勞候眾官舉取六職百役之事所

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為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  
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導引之短長姑奪眾工  
之斧斤刀錐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  
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  
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謂梓人雖不能成功豈其罪  
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而者不  
可抑而下也挾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  
則毀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愆爾而去不  
臣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  
制量無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  
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  
勢者也其方圓繩墨之宜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  
氏嘗云云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頗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本注其友與俱遊者有烟喬問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交戲之赤曰是嫌我也吾將娶于是交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竟狂易病或取婦取絳雲綰之赤不肯有問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臆婦曰赤兩手動之舌盡出其友蹙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夫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帳而圍封之自題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又其友從之見赤軒扇抱髮施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非堂面吾妻吾妻之零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宮嚴敬廟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潤則也稱而吾妻之居與吾居無異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

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為乃廁屜也後漢誦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又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泉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捧搗跪起無異者酒行交未及言已醉而顛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後漢以入赤之面臨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愈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物先生曰李赤之傳不經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幾有厲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十歲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淵淵為帝居清都其覺志明白頗習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矣不若赤者何人耶反借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





不遇見幸耳作矣又何暇赤之笑哉亦非

蝨蝨傳蝨音又蝨

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謂之蝨。蝨者負之，背愈重，趨困劇不止也。其背甚重，物積因不散，蝨卒躓仆，不能起，謂蝨則蝨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嗜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而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卒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元明

曹文治津道安傳元明

增廣註釋音韻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增廣註釋音韻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鼓祠者，饗餉琴香，謂乞巧也。其文曰：  
乞巧之俗，謂乞巧也。就果交羅，神竹垂絲，而賭戲，則瓜牙且拜。  
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七夕，夕天女之孫，將婚於河。  
鼓瑟而祠者，幸而與之巧，曠去塞，拙手目開，利組緝，緝製。  
女勤，雖將無帶於心，焉為是擗也。柳子曰：有然歟。吾亦有所  
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纒弁東，袵促武，縮氣旁趨，而折  
僂，僕將事，謂乞巧也。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  
天孫專巧，于天，轉轉璇璣，謂乞巧也。星辰能成文，謂乞巧也。龍  
帝朝以臨下民，欲聖靈仰光，謂乞巧也。維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專自，謂乞巧也。將踏石，謂乞巧也。舉歡天津，謂乞巧也。願於神，天子

不遇見幸耳作矣又何暇赤之笑哉亦非

蝨蝨傳蝨音又蝨

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謂之蝨。蝨者負之，背愈重，趨困劇不止也。其背甚重，物積因不散，蝨卒躓仆，不能起，謂蝨則蝨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至不知為己累也。嗜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而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卒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元明

曹文治津道安傳元明

增廣註釋音韻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增廣註釋音韻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賦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鼓祠者，饗餉琴香，謂之乞巧也。其文曰：  
乞巧之文，謂之乞巧也。就果交羅，神竹垂綵，而賭戲則瓜牙且拜。  
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七夕，夕天女之孫，將婚於河。  
鼓瑟而祠者，幸而與之巧，曠去塞拙，手目開利，組緝緝製。  
女勤織，將無滯於心，焉為是擗也。柳子曰：有然歟。吾亦有所  
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東，袵促武，縮氣旁趨，而折  
僂，僕將事，謂之乞巧也。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  
天孫專巧，于天轉織，璇璣前，謂之乞巧也。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離  
帝朝以臨下民，欲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專，自乞巧之，謂之乞巧也。將踏石梁，獻天津，謂之乞巧也。願於神女，于









罪爲實以仁爲凶以憐爲吉以淫設誦譏爲族類以中正和  
平爲罪疾以通行直達爲顯顯以逆施反關爲安陸諸下設  
上誦憐恒其心循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愛脫竊出  
走諱于帝遽入自憂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  
人之惶彼情唯恐心辨其辨也其辨也其辨也其辨也其辨也  
外獲疥蕩下索理拜其理也其理也其理也其理也其理也  
皆獨之則惟汝類色賢利殺聚毒攻解其解也其解也其解也其解也其解也  
明宜好正直聖慈善譽合汝護恩吐付九關胎虎於食下民  
舞證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連汝汝之生運感汝之  
精善技靈怒其怒也其怒也其怒也其怒也其怒也  
賦轉於塵孔縱橫使帝之命乃落于刑群非於夷大道顯明  
寧氣永堂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靈視曰其視也其視也其視也其視也其視也

楊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戶蟲誅禍無所曠  
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民稽首敢告于文都

斬曲几文

后皇神物其神也其神也其神也其神也其神也  
宜爲棟樑齊爲閭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其飾也其飾也其飾也其飾也其飾也  
中室以賦其賦也其賦也其賦也其賦也其賦也  
古式斷茲樣木以限肘腋敢形詭狀曲徑詭力制類奇邪其邪也其邪也其邪也其邪也其邪也  
施用絕繩墨幻身隕袂危足僻側支不得舒骨不違志余胡  
斯者以亂人挿迹各厥始惟物之殘冥氣失中遺生不完託  
地境塵判其判也其判也其判也其判也其判也  
斷一不可以遠逐窮其端離奇詭屈其屈也其屈也其屈也其屈也其屈也  
恩疏其疏也其疏也其疏也其疏也其疏也  
傳其端其端也其端也其端也其端也其端也









王孫之居山竹高然以是獲群衆則逢王孫王孫群衆則醉  
後四時皆然 獲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  
 孫若中余葉山間父見其烟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方世鮮其一群山胡猿鬚而披痒方害惡異居  
 其間惡者王孫方善者後環行遂植方止暴殘王孫方甚可  
 憎噫山之靈方胡不賊痛跳跟叫苦方號誦翻脚德目宜斷  
 離離帥勿外以敗物方肉以爭群林間善類方爭駭被紛盜  
 取良食方私已不分充味東腹方果告又妖也豈勝傲驕放嘉  
 華美木方碩而繁群被遊翻方枯株根覆成敗實方更怒喧  
 居民狀若方賤營吳頭翻王孫方甚可憎噫山之靈方胡  
 獨不聞獲之仁方受遂不校退隱游方惟德是隨廉來同方  
 聖因翻用翻獲翻鳥獲合方山猿群小遠方君子遠大人  
 聚方尊無餘善去惡不同翻方否棄既洗其溫虛伊翻大之

固然方乃攝攝之假越王孫方甚可憎噫山之靈方胡逸而  
 居

逐單方文并本

鳥山海經謂武時有候他居國東方謂秦曰  
 鳥山海經謂武時有候他居國東方謂秦曰  
 鳥山海經謂武時有候他居國東方謂秦曰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千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

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憂老弱嗚呼長不慶不燭

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 蓋類物為之者

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單方見則其邑有滿火

邑中狀而圖之機而噬之

文而逐之



憂<sup>意</sup>考專精<sup>力</sup>及增<sup>于</sup>疾<sup>考</sup>昏<sup>憤</sup>為<sup>塞</sup>閉<sup>閉</sup>余<sup>敬</sup>其  
狀<sup>考</sup>往<sup>木</sup>于<sup>醫</sup>機<sup>洋</sup>以<sup>觀</sup>考<sup>既</sup>笑<sup>而</sup>嘆<sup>曰</sup>子<sup>胡</sup>昧<sup>愚</sup>考<sup>茲</sup>謂  
踰<sup>越</sup>考<sup>如</sup>身<sup>假</sup>大<sup>考</sup>存<sup>植</sup>圩<sup>卑</sup>受<sup>氣</sup>頑<sup>考</sup>昏<sup>考</sup>陰  
僻<sup>敢</sup>危<sup>考</sup>立<sup>考</sup>累<sup>積</sup>星<sup>起</sup>考<sup>以</sup>老<sup>為</sup>奇<sup>潛</sup>菟<sup>水</sup>土<sup>考</sup>泥<sup>難</sup>  
蟻<sup>蟻</sup>考<sup>不</sup>幸<sup>充</sup>腹<sup>考</sup>唯<sup>痛</sup>之<sup>宜</sup>野<sup>夫</sup>伎<sup>害</sup>  
外<sup>澤</sup>而<sup>夷</sup>考<sup>誤</sup>是<sup>以</sup>戡<sup>刮</sup>肌<sup>刻</sup>貌<sup>考</sup>觀<sup>者</sup>勿<sup>疑</sup>中<sup>虛</sup>以<sup>嚴</sup>考  
之<sup>鳴</sup>呼<sup>物</sup>困<sup>多</sup>偽<sup>考</sup>知<sup>者</sup>盡<sup>棄</sup>考<sup>之</sup>不<sup>良</sup>考<sup>求</sup>福<sup>得</sup>禍<sup>書</sup>而  
寔<sup>詞</sup>考<sup>願</sup>寐<sup>來</sup>考

魁端文升序

寒<sup>凌</sup>瑞<sup>西</sup>有<sup>壙</sup>室<sup>于</sup>江<sup>法</sup>曹<sup>史</sup>唐<sup>登</sup>浴<sup>其</sup>淫<sup>壙</sup>率<sup>以</sup>入<sup>一</sup>夕  
一<sup>打</sup>浮<sup>水</sup>上<sup>吾</sup>聞<sup>凡</sup>山<sup>川</sup>必<sup>有</sup>神<sup>司</sup>之<sup>抑</sup>有<sup>是</sup>耶<sup>於</sup>是<sup>作</sup>想  
神<sup>授</sup>之<sup>江</sup>曰

天明<sup>地</sup>幽<sup>孰</sup>主<sup>之</sup>考<sup>善</sup>毒<sup>天</sup>殲<sup>終</sup>何<sup>為</sup>考<sup>堆</sup>山<sup>纒</sup>江<sup>纒</sup>山<sup>宜</sup>  
其<sup>宜</sup>也<sup>考</sup>司<sup>考</sup>雜<sup>考</sup>突<sup>然</sup>為<sup>人</sup>使<sup>有</sup>知<sup>考</sup>畏<sup>危</sup>慮<sup>考</sup>趨<sup>走</sup>故  
考<sup>父</sup>母<sup>孔</sup>愛<sup>妻</sup>子<sup>嗚</sup>考<sup>出</sup>入<sup>公</sup>門<sup>不</sup>獲<sup>非</sup>考<sup>敢</sup>波<sup>湘</sup>流<sup>縹</sup>緲  
故<sup>財</sup>清<sup>且</sup>微<sup>考</sup>陰<sup>幽</sup>洞<sup>石</sup>蓄<sup>怪</sup>壙<sup>考</sup>胡<sup>灌</sup>茲<sup>熱</sup>卒<sup>幾</sup>歸<sup>考</sup>親  
戚<sup>叫</sup>號<sup>聞</sup>里<sup>思</sup>考<sup>竟</sup>其<sup>安</sup>游<sup>觀</sup>湘<sup>景</sup>考<sup>力</sup>延<sup>切</sup>斷<sup>報</sup>反<sup>報</sup>  
形<sup>決</sup>目<sup>潛</sup>伺<sup>窺</sup>考<sup>力</sup>斷<sup>巨</sup>行<sup>斷</sup>考<sup>膏</sup>血<sup>是</sup>利<sup>私</sup>自<sup>肥</sup>考<sup>螺</sup>  
歲<sup>既</sup>大<sup>旱</sup>澤<sup>莫</sup>施<sup>考</sup>妖<sup>播</sup>下<sup>民</sup>使<sup>顯</sup>危<sup>考</sup>充<sup>心</sup>飽<sup>腹</sup>肆<sup>殺</sup>越  
考<sup>洋</sup>洋<sup>往</sup>復<sup>流</sup>遠<sup>逝</sup>考<sup>又</sup>於<sup>絕</sup>初<sup>途</sup>皆<sup>被</sup>惟<sup>神</sup>高<sup>明</sup>胡<sup>縹</sup>斯  
考<sup>幾</sup>棄<sup>無</sup>幸<sup>選</sup>怪<sup>姿</sup>考<sup>胡</sup>不<sup>降</sup>前<sup>蕭</sup>川<sup>地</sup>考<sup>舟</sup>者<sup>飲</sup>欣<sup>游</sup>者  
熙<sup>考</sup>兮<sup>滿</sup>魚<sup>濫</sup>用<sup>吉</sup>無<sup>疑</sup>考<sup>牲</sup>牲<sup>登</sup>至<sup>常</sup>人<sup>是</sup>依<sup>考</sup>匪<sup>神</sup>之<sup>麗</sup>藉  
安<sup>期</sup>考<sup>神</sup>之<sup>有</sup>亡<sup>於</sup>是<sup>推</sup>考<sup>授</sup>之<sup>比</sup>流<sup>心</sup>孔<sup>悲</sup>考

蔡嗣文升序





零陵之氓一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  
湘水中濟船破皆溺一其一氓盡力而不能舉常以  
船曰其侶曰汝善游故也今何後為曰吾嘗千錢重是以  
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發息已濟者立岸上呼且  
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者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澗  
蕩而無舟艤而不讓楫以鏗富兮又穿窳而跪求手足亂而  
無如兮負重踰乎崇在既浮順而賊臂兮翻翻兮不欲釋  
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魚搖首以沉流其或難  
以舞剛兮呼號者之莫救兮魚搖首以沉流其或難  
以爭食兮魚鬪接而吞食始貪瀦以資障兮終負揚而懷  
健前飈後而後不知懲方更獲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

方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妾以自諫方姑弟幸者而為謀夫人  
固靈於鳥魚方胡昧焉而蒙鈞鑿大者死大方小者死小  
善游雖最方卒以道天與善惜行方以死自諫推命而蓋古  
方鮮克以保其生衣實焚紉方專利城榮類而不加大  
材後死而猶鐵方牛獲尸而不盈民既贊贊而無知兮其  
中人為余再更意

招海賈文

咨海賈方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盡泊方州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方神怪環突落茫無形方往來蓬卒子

陰陽開闔方氣霧瀾潮初君不返方遊悅德

舟航軒昂方下上飄鼓騰初君不返方遊悅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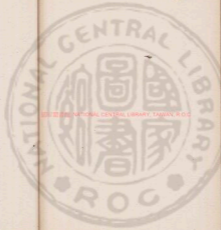
萬里一觀峯入似城方初君不返方遊悅德





增廣注釋音義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NJANG PO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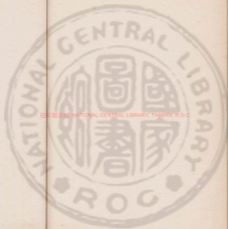




1952.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5900 U.7



2025.08.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厥傲兮，遂因歸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蘭宗廟之不  
完，豈成城以夸功，芳哀清廟之將殘，嬖影予之肆謔，兮。弥皇  
覽以爲過，拜姑舍道以從世，兮。禹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  
以致憤，兮。卒相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蒙邪而玲絕  
不與，兮。揚鴻雲以驅翹，兮。終其真以辨結，期自體也。  
又音，紅也。欲登山以號，兮。食洋洋以超忽，心恆潤其不化  
兮。形擬水而自懷，前臨，兮。結，固始而應末，兮。非大夫之  
操，隨取委，兮。則襄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  
好，陳誠以定命，兮。伴貞臣以興爲友，以比干之以仁義  
類，兮。遺，細，以不群，伯夷，幽，以莫怨，兮。孰  
克，其遺，衝，誠之內，兮。雖，者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  
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高呼，哀哉，故平忠  
甫一，本，行，符，下。

甲 魯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遂而浮湘，肝，專，求先生  
之田，兮。願荒忽之靈，兮。棄，而有光，兮。先生之不從，世  
兮。惟道是就，文，兮。遺，孔，兮。孤，東，味，  
崔御志，兮。哇，環，兮。大，呂，兮。知，  
以爲羞，兮。瘦，弄，兮。不，知，  
庭之，不，兮。巧，之，  
舞，兮。美，愈，西，  
飲，  
古，  
但，





尼之去魯方曰吾行之遲遲在魯下柳下惠之直道方又為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方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  
之卓軌方固辭陋之所疑委故都以機利方吾知先生之不  
忍立而視其覆轍方又非先生之所志踴躍遠圖不渝方夫  
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惘惘方猶大故而不取雖則本物  
沉瑣疎佩方孰幽而不光雖則雖則本物蓋嚴匿方胡父而不芳  
雖則本物先生之貌不可得方猶於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  
方漢余儔之盈眶時呵星夜而驅說怪方夫孰被於崩亡何  
揮霍夫雷電方苟為是之荒茫羅營辭之曠朗方出果以是  
之為狂翻前羅馳砲眼慷慨雖則本物文余衷之坎坎方獨羅橫  
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方後之人又何望拜忠誠之既內數  
方抑衡忍而不善羊為祭之幾何方胡獨焚其中雖則本物與  
吾哀今之為仕方庸有虞雖則本物之古誠雖則本物也

服以然然方曰吾言之不行然始風之不可去方懷先生之  
可忘

平樂毅文集

許敬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  
之其返也與之方使弔焉

大厦之寒方風雨萃之軍亡其軻方乘者棄之嗚呼夫子方  
不幸顛之高何為哉昭不可留方道不可常畏死疾走方狂  
顛榜徨雖則本物燕復為葬方東海洋洋嗚夫子之  
重直方不應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方卒前滯以流亡惜  
功美之不就方俾愚昧之周章其夫子之不能方無亦感是  
之遲遲仁夫對趙之惘然方誠不忍其故邦雖則本物也  
君子之容與方於微數而意光蔚遺時之不然方匪

謂之不長路陳辭以陳漢方雖惟仰視天之茫茫尚偷世之謂何方言余心之不誠信一本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身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也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邊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乎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得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微遠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

辨一怕人畫之矣又奚以禮禮聖人之尺鏡乎辨吾親聖人之養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商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達之道宜夏夏是國就焉不可復反遂殺猶不忍其達唯往以觀庶往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莫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打自臨而勸桀湯道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弱其父怕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梁丘據贊

梁丘有贊曰梁丘子梁丘梁丘子梁丘同君不爭古臨端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為賢不替不費于此媚子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御耳終不捨敬致不媿反已晏子躬相



淨立不毀忘其爲政實允理昨時暑季食寡肉缺味堂其  
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爲國用不墜後之發君罕或師其可  
君以禮聞正則忘讓叶惡民爲國此嗚呼豈惟賢不遠也  
賢亦莫類淨立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立心焉孔璋

稽蓮琴贊引

竊嘗琴零陵湘水西靈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謫者  
言有蛟龍伏其窟<sub>音</sub>也夕暴變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  
磔然<sub>音</sub>則<sub>音</sub>倒卧道上<sub>音</sub>夜旁之民稍築薪之<sub>音</sub>超道人聞取  
以爲三琴琴莫衰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石上石上之枯又  
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sub>音</sub>瘞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  
合而爲美天下特不可<sub>音</sub>得者<sub>音</sub>微道人天下之美幾盡余作贊  
俾識其越之左<sub>音</sub>與右<sub>音</sub>以<sub>音</sub>贊其事又益以  
序以爲<sub>音</sub>傳<sub>音</sub>贊曰<sub>音</sub>惟湘之<sub>音</sub>運<sub>音</sub>惟石之<sub>音</sub>愈<sub>音</sub>龍伏之<sub>音</sub>靈<sub>音</sub>靈<sub>音</sub>楚之<sub>音</sub>奇

既良而異爰合其美<sub>音</sub>靈<sub>音</sub>實爲之贊者<sub>音</sub>柏子

卓勝瞻贊

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sub>音</sub>籟<sub>音</sub>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既尊而勝  
矣其高拔濟尤大<sub>音</sub>屢<sub>音</sub>飛而安夫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  
不疑<sub>音</sub>凡<sub>音</sub>三<sub>音</sub>年<sub>音</sub>以<sub>音</sub>神<sub>音</sub>顯<sub>音</sub>德<sub>音</sub>佛<sub>音</sub>石<sub>音</sub>六<sub>音</sub>龍<sub>音</sub>其<sub>音</sub>長<sub>音</sub>半<sub>音</sub>尊<sub>音</sub>乃<sub>音</sub>靈<sub>音</sub>乃  
刻立之爲福焉<sub>音</sub>福人之<sub>音</sub>基<sub>音</sub>見<sub>音</sub>外<sub>音</sub>華<sub>音</sub>州<sub>音</sub>詳<sub>音</sub>儒人之生奉  
佛道未嘗敢忘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sub>音</sub>文  
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毋斯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爲贊拔大苦兮升至宜靈合  
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安兮上品人德無已兮  
石無磷廷末世兮奠坤垠靈變福兮公之勳

龍馬圖贊

并序

於五閭明皇帝在位靈昌郡<sub>音</sub>得<sub>音</sub>異<sub>音</sub>馬<sub>音</sub>於<sub>音</sub>河<sub>音</sub>而<sub>音</sub>莫<sub>音</sub>知<sub>音</sub>其<sub>音</sub>形<sub>音</sub>好



事者祿人處邊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  
聲之重怪有是耶若帝崩嗚呼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鄒  
魯和塞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  
為龍沫夫不知所然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  
也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方傑生童劑  
也既既紫纈方觀然特出瑞聖人方理平和樂百樂陳方自  
曰鳴聖在御大路導方世現道梓還吾真方哀鳴廷首恭  
才陳方沛馬潛深凌翁倫方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方出與孔時類至仁方嗟爾哀類孰是倫方進管荒亂附厥  
身方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卸  
詠懼歲

詠懼歲

人不知懼恐可有為補乎知之為美莫若去之米曰童帝昧  
不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動  
事乎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存乃順而起起而獲  
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想界中之鏡懼而為懼難難難如君子  
不愧為懼之初

憂哉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要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  
擇子當其憂乃小人賊敢問憂方吾對告子有聞不行有過  
不從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  
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為憂內不自得甚憂為憂者而不收  
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言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  
斷守之勿違

師友箴

今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  
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乖世之生於是病矣故以為





誠既以儉己又以誠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又死爾爾爾羽持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取焉可友謹是一物用德爾後道苟在焉儒巧為獨道之友是公侯以走內若諸古外若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忍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歸就以強六國既除施諸乃亡此言秦之亡也晉敗楚鄢沱文為秦厲之不關舉國造怨此言秦之怨也成子日恭知酒臣不自斃以則此君則高之十七年晉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此言秦之亡也不智能知之猶卒以危劫令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憂虞備自盈抵益或藉藉也敵存滅禍敵去乃邊有能知此道大名播燭病克壽終壯死舉繼欲不戒匪愚伊莖我作戒詩思者與咎

三戒 戒 戒 戒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束物以逞或依勢以干赤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迄于禍有客談慶羅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孽

臨江之人敗得藥鹿能此言鹿有藥也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求其人怒恨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知人意鹿稍大上林觀行忘己之孽也以爲大良我友然觸眼仆益狎大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時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高禩佐命垂  
禮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故水休  
離離以履顯以法有中邦五神環運總則禮樂於茲  
德復起周道前城秦德暴安是天時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  
之後推而與之又俾元臣之後嗣一統而登之所以昭  
復不續不墜敬祀故曲逆贈又起為策士輔成帝  
圖吐謀洞重奮奇如神舜之曹也故陰起為策士輔成帝  
廣暴氣扶東天休運行善報萬之苗也節使備有保嚴  
三秦控引漢中宏器耶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陰解  
齊天兵輝揚靈威是道夷魏技秦於楚平陽破三秦虜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高禩佐命垂  
禮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故水休  
神靈昭顯於法有中邦五神環運總則禮樂相濟而炎  
德復起周道前城秦德暴安是時唐睿察厥承承乃命唐帝  
之後祚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嗣一統而登之所以昭  
復不續不墜敬祀故曲逆贈又起為策士輔成帝  
圖吐謀洞重奮奇如神舜之曹也故陰起為策士輔成帝  
廣暴氣扶東天休運行善報萬之苗也節使廣有保嚴  
三秦控引漢中宏器耶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陰保嚴  
齊天兵輝揚靈威是道夷魏技藝於楚平陽破三秦虜





梁武帝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將勤於疆場  
神州區宇懷濡默然將承表正萬國恭靈用休定宅咸陽以  
都上時留觀本邦在鎮如用贊授惠聖宗湮克承崇崇沛宮  
清朝是憑原命大業肇經茲地乃奉元命亦奉嚴祀建濟靈  
結志冥天位應遊設都未介不杜煥列唐典嚴恭罔墮勸此  
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資混同戎蠻人志倖制  
帝元年八月帥吳京暴暴  
不制妖孽煽行禍亂  
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營  
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  
天討爲已任推仁仗信  
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  
宜義抗憤不

得喋血  
祇侯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其  
其豐豫乃違前軍嚴奉奉揚  
利州踏冠地乘山斬虜以邊  
論引却骨蟻潰鼠駭險無以固  
師判刺腎腸探拔根抵俾無以  
元戎塔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  
曲公忠勇憤憤憤憤憤憤憤憤  
險阨夷爲大塗表沮害氣對乎  
拔師長道爲大藩  
南服將授群吏願刊山石昭著  
并銘坤垠  
叢險積貨運井洗繁





皇祖之訓不啻人亡政寧幸就陳晉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指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曷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夫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遠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經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嗣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萬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伐南紀定憲度者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禮具樂備德容既字乃舉明刑以辨以弼聖謨則幾防風懼一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瑞啟以符宣昭黎憲一鮮着定區一音精傳祚後胤丕承會闡寧下一崖一界使東國唯萬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專門銘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

吐李興父獲惡疾歲月就愈一與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一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淚一伏匿其中扶服頓頭一異虜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腹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陳中其心一而克致斯事謹案興亡褒賤誦循皆陛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楊朱劣業一而能鍾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一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光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一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懿厥孝思茲惟淑靈承祥和篤守天經一厥厥孝思茲惟淑靈承祥和篤守天經一厥厥孝思茲惟淑靈承祥



時高帝曾不是聽劍巨痛仍...  
子宮吳捧土滿涕頓首成墳...  
鳥獸臨臨殊類異族亦相其哀...  
修厥厥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  
惟昔嘗侯見命吏宮...  
亦有考叔將莊...  
路洋卷里鄧邦伯...  
祕社三秀靈泉...  
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都...  
軍兵賊脅守帥

武岡銘并序

南鈞... 帥殺... 津南... 卒五百... 順亂... 喜有... 人無... 厥命... 俾復... 碩臣... 聞公...  
南鈞... 帥殺... 津南... 卒五百... 順亂... 喜有... 人無... 厥命... 俾復... 碩臣... 聞公...  
南鈞... 帥殺... 津南... 卒五百... 順亂... 喜有... 人無... 厥命... 俾復... 碩臣... 聞公...







讓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矣之擲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  
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矣者之  
不知言未見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  
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克之聖一日得舜而  
與之天下能乎吾於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  
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夫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堯舜之  
得堯也以堯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  
於舜猶曰未嘗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  
舜知堯之志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十六族去四  
凶族付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與五刑刑使  
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警繫齊律度排衡使天下咸得  
其用箱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

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實然繫其聽昏其明愚其  
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堯乎在哉或曰是矣曰匪矣又十  
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父矣舜之君我  
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舜行天  
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堯舜之自繫猶是也而堯賢聞  
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  
漢之失德父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管重表陶之賊生人豈  
矣系術用辨及由不之父言繫字棄禍以立強積三十餘  
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恩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  
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  
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  
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  
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系其情而笑



之故曰美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者此四海邊  
審八音三載子之言志若其然豈不可感曰是舜歸德於  
堯之善克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其有蓋已  
矣矣其切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誘譽

方人之誘誘譽子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誘在上  
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誘何也君子宜  
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  
其宜則誘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  
上位則道必辨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誘行于上而不及  
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  
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  
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誘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

焉爾小人之誘非所謂誘也其不善彰焉尔然則在下而多  
誘者豈善惡而教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蓋仁而智也哉其  
誘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譏出  
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道莫不以爲信也豈惟  
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  
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  
難見也則而誘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誘孔子者亦爲不少矣  
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  
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馳乎人上功利及於  
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誘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  
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誘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  
曰是惡可趨乎無亦微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  
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

如有謬譽乎人者吾必微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樂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也吾又安取懼焉跖一跖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賊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魯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後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試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殺困餓分縻登聞以死無他焉後固劫殺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不幸非遭卓曜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固於昏亂伏志氣殺身卓曜以下卓曜無淨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道其

慎其進退耳而人猶幸之彼何於昏亂流志氣肆身體以爲害卓曜殘民與亂之伎行以天下卓曜一得道其係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轍賈

市之需轍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轍則必曰五萬復之以五

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轍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後則塞及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巧思而無文材轍指之滅瓜而不得其所窮轍曰子何取於是

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轍余乃召轍以落之則然枯轍蒼然曰轍黃者掩也澤者轍也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存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後下馬相





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  
追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  
爾何暇從容若孟子卒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足以證未若  
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孟諸得二韻焉好而  
振其犀以嬉嬉取海水雜糞球蹴而實之孟諸中孟諸  
謂曰真不可當也望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為兩過之  
曰是故棄黃鵠其一傲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  
笑曰嗚呼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更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  
南無南日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陽揚除火珠寶  
之光以為明其廣覆之難不亂也必泊之西滋滋以故其  
大山深也深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故海之氣滿也而與

壤同體莫朽之與神號統之與居其然也又冥暗若是而  
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瓠  
群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費水泊然不  
儻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瓠  
者自蠶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寬幽者自幽  
不足以害吾明而蠶亦海也狹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  
來孰非海者子夫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  
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  
我以故海之棄棄也吾愈急焉謂吾沫不足以發其室旋吾  
波不足以沈瓠之腹也孰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  
東海若其抉石破瓠瓠乃投之孟諸之陸隨其穢於大荒  
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為而向之一者終與臭  
腐與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







而廢亂謂禮廢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絲  
比乃切謂禮廢出者謂自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天委玄酒時節  
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莫小蟲水草樹石擣抽苦酸  
辛雜軍吻裂免謂禮廢統縮舌遊商而成有篤好之者  
文王之昌蒲茹謂禮廢承到之艾謂禮廢物物理費替之平  
事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又美乎醇子之為也亦  
將荒焉而不為慮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  
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醇子之解若壘天川焉其必決而  
流諸陸不可以不隄也且凡古今是若六藝百業大細穿穴  
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其穎之能盡  
其意故奮而為之博以發其辭積而學者得之獨其有益於  
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實常嗜嗜者猶咕咕然動  
計物多動其愛嗜者亦愛其矣乎

兼境崇宜二陵其禮後序

傳曰詩者統禮禮不執則不行也又謂能自開元制禮大臣諱  
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  
凶事之說謂禮廢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  
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開天禍  
仍遂自崇陵至于曹陵謂禮廢不能周處司空杜公杜  
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儉以備損益於是河東  
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潛塗秘器象  
物之宜謂禮廢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  
之制謂禮廢上下之則制服節文  
上之則命典冊寶文物以愛萬國謂禮廢下之則制服節文  
頌憲則以示四方由其禮恭禮無不備且履時範并總幾千  
載之盛禮禮結考千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甲類







問闕矣而不特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  
 裴氏乃悉取其所判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際百執事之  
 儀以備常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  
 近古焉一本五道字一本九道字皆宜孟以詩禮傳楚而郊  
 廟之制亦正於文成禮記卷五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禘代之  
 儀平其於小同禮記卷五以經術起而善最好學賈誼  
 盧植以儒學用而講為祭法禮記卷五輔舊史成以為榮令裴氏  
 太尉公以禮匡義禮記卷五侍中公以禮攝封爵禮記卷五  
 部公以禮承大事禮記卷五大理公以禮輔吏官禮記卷五而  
 達也禮記卷五禮奉二陵又能感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  
 遠乎哉堯舜字封叔其伯仲成以文舉顯於世禮記卷五  
 大理之凡正平節公禮記卷五以儀範成宋道以文雅經邦政  
 令相國郭公其宗子也禮記卷五郭公以孝友勸養揚于家邦

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  
 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法於史氏也果矣

御定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謂又失言事駁亂高者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  
 孔氏大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即  
 莫龍離其說獨左氏國語記言不終於事裁國策春秋後語  
 皆北所以載國事也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  
 然無古聖人將然之道大抵從數耗矣禮記卷五而後之文者  
 寵之禮記卷五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  
 之存皆病其時故不篇也無以其變欲求比義會年長  
 成作驚嘆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  
 披計傑禮記卷五禮記卷五

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矣故若開卷玉之群指彈聯  
累累璋璆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難策其價可也以文  
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諸策特詩之辭非具以諸觀之則右  
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然不苟也噫是可  
以爲學者之端耶始者少時有路平者自質爲是書吾嘉而  
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倭宗直也故則取其叙繫于左  
以爲西漢文類百統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盛  
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史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  
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  
作賦雅藝密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  
於是宣於譯策達於奏議流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  
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悉備然其史臣班孟堅撰其書  
後其尤者尤于簡冊則一百二十年間列傳之達道名臣之

揚評事文集後序

揚中

大範賢能之志業繁繁之風矣列爲若乃合其英精其離  
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存季古者與行之唐典用文理其  
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  
者取孟堅書類其文以其次後爲四十卷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  
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鍊動其聽者示後學立言而  
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  
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  
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  
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杜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載  
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諫歌殿周之風雅其要  
在於豐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





有能而專美命之曰龜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有而生  
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皆推陳捨遺其後燕文貞  
以著述之餘攻比典而美能極謂其能與古同張曲江張九齡  
公而不信以比典之陳謂其能與古同窮著述而不克備有作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蕭遠文之離兼斯亦甚矣  
若揚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賦論于文  
人痛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樞密文體尤遠敘述學富識  
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  
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公鄂州新城須諸葛武侯博論送  
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相太山羊  
士謂其能與古同羅隱西李鍊凡六序羅隱羅居謂其能與古同記謂其能與古同李常侍謂其能與古同啓謂其能與古同遠遊賦謂其能與古同七  
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其時陳君之接其可謂具軀者歟嗚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効而意變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  
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體譬未克充於時凡我從  
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定元以通家情好幼獲首謁  
故得奉公元足命謂其能與古同兄謂其能與古同數論以爲簡遠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  
于後

漢陽吳君文集序

博學博成務實為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閩人漢陽吳君弱  
齡其賢而履顯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  
數十年來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元禮余  
交聞而志乎謂其能與古同會其子謂其能與古同偏謂其能與古同更名武陵升進士得  
舉來求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  
得揭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謂其能與古同優謂其能與古同惜謂其能與古同之志其爲詩歌有交于  
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有祭有孝恭謂其能與古同慈謂其能與古同仁謂其能與古同之誠而多乎謂其能與古同六經

聖人之大有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  
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  
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  
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  
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二乘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墮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  
王氏子其與余通家代爲文儻自先天以來翰墨名聞遠  
矣老翰而談文昌登禁掖者紛綸並羅漢武而起士大夫掉  
鞅於文圃者雖此亦功正庶不得樂而愉之乙亥歲有元十  
其自南條來雖此亦功正執文觀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唯起不能  
請父兄之書而乃撥狂疾之功以爲名吾知其奉儻者之道  
厚矣聞以見弟嗣來京師會于書中表瑛瑛在魏

簡素文章之皆爲能及珍况宗兄其辭雖極煥然之文以  
竹蘭石爲冠蘇章即蘇章榮映江湖則當時之美談如僕  
其始其也謂余傳下代之學其辭雖極煥然宜叔于首章操斧於班  
荆之門又謂子云類人善其辭雖極煥然斯豈願耳詩及若干首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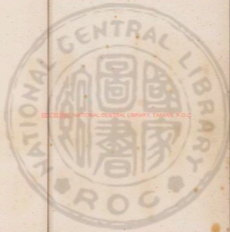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MAM, P. 103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2445901 V.2



序

洗揚跋印中使還江宋詩後序

續十三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謂大梁... 且至非所以和衆而... 命正信于外... 時... 之... 同官之...



為容受意情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  
宏才學學已任文字頗鳴在朝咸斷章而賦為謂工部郎中  
崔公補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請小子預麟麟之餘並伴  
撰後序繼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皆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  
齊知受簡然不敢故書讀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於德也

送崔奉序

自然產於巖嶺高直挺秀赫陽頑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  
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負心動皆用  
固其本細凝冰霜以首嚴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云  
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異者歟  
雅庶直方之誦以正其性履滿忠告交道其直其有合者歟  
其故自章之聲我琴不節事與醒為李約直李約直字  
高陽韓安平韓安平字伯子交交約直教柔傑明神時相也

崔君之來安平履蹤躡高朝英漢德君之正余以剛者  
不常過公矣宜求正於韓韓和於李李賦權君而考其中焉  
言相提懸轡道合今將宴饗東園捲架去過且於對  
或命為之序乎於崔君有通家之携外實多時然吾不以  
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儀曹中於王廷  
甲俊造之選首麟校之列則心正然是以是  
知之於直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郭寧獨孤書記赴碎命序

僕聞巖巖所外增節今戎帥揚大夫時為侯奄揚  
而代之位郭寧郭寧者伯而榮之郭寧  
而代之位郭寧郭寧者伯而榮之郭寧



實稱以符召文士之大有陶陶獨狐密署為記室伴職文  
翰為其職得士之補於漢者之曰蓋朝廷以勇為度而文  
也高獨致令與仲又矣漢東進士並時常於中朝平  
二軍帥府編置其歸則歸而歸俱以筆頭承荷舊德位  
未望而深如負行其難平哉嗟自天戎陷河石通西都讀  
七部所歸入大燧歸種其備廣縣道生是勞內置中府大倉  
蓋世而博塞長石而費勇名所以奮力  
論者以為天子日覆河橋故  
指陳之兵則可破戎幕之下 巢弄文墨為社大獲腹甚未可  
也古子歷代見古今之變而道其得失是辨在密署於借筋之  
實檢其法以交其委之筆上高明太子論列無計而軍機威命  
然後談文德相繼從軍之樂移其將文論告西土劫會之位  
俾其謀合意者為通王師在吾子而已性慎辭令使論動之

書桐鶴雖疎然於天下輪轉總遺鶴炳烈于漢史真可嘉也  
不然是瑣瑣者非足置齒牙間而祭吾子哉

同兵武陵送南桂州杜留接詩序 杜周士

觀堂者觀其陽陽之機然育方以圓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  
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令若社君之隅可觀而中何若卷上者  
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據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  
境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輿俱止則相對積為養府  
濠為高文慈而和肆而信官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  
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社君欲  
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操乎惟陽其武陵直而甚文樂社君  
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其平本焉

送聖國范明府詩序 范清員

近制凡得任於王者咸登名于吏部兵部刑部一奉則必案其



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請之四名書為之其  
之有司其二載之中書泊門下每大憲置其為續必歸來會  
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能去其疾由是吏得為新以  
立威賊知以弄權逆竊實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怒而買外  
事竊達而動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如  
后去其繼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辛而  
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優休問初命京兆武州刺史既而  
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感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而  
部尉以為美任范生曰不然大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  
其給於供備雖若安於化導故求益善所學有施於物而已  
矣夫為吏者人殺也殺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  
其感愛孔節而去其欺偽遂是以惠斯人而后有其感庶可  
平吾心而不愧於吾高樓其為是矣幸深為感中侍御中

正以是言也傳於其後  
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辛南谷歸使轅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故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一列石渠則  
又澄于諸侯亦道其道故故東晉十良相如遊于眾其或致  
之匡之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過時相夢以成其性道之妙  
者也君幸君請登于太常之籍中書十朝又膺郵郵之召  
其會元戎直道自理善備器其略南勝天朝相履廷  
踐公卿多其儀合慶於易子之間相相謂于謙于謙于謙  
九維救生之節長壽之道無以尚也冬于有二月朝右謂于謙  
于殿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樂其德會謂于謙  
惜其難繼上致良德諒歎其美比詞謂于謙  
編貝製如貴珠瑣瑣清聲心動在雲素公以待御之往也于





之賦玉璫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  
妾得而然耶余受而書之鑑于泰玉之右非不知讓首傳信  
云高前

送蕭鐵卷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魏其樂嗜經書若山藪疑和梅  
象其茂雖在緝績而私心慕焉  
後雖相之雖厥後編理文之先權而冠過兄於澤宮之中  
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戰焉  
次墮卷余與會于其考  
不能任也適時而名權太常  
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難余獲實於蔡通孫氏  
其志如陶林之會支得景所不能棄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  
經而分定未有探出與急一

其止如斯而已矣吾兄所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自雖臨  
雅不觀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  
聖訓告余吏游其將  
聖廟於  
詩高復于我如見之地即朋舊之徒令喜來迎宗仰  
孔以待舟輿功時實聲盈耳難摹之思行益少矣  
隨侍僕不腆  
見東寫序征天之言非所以志君  
達而已

送班孝廉推第歸東川觀首序

關西羊殆要振揚吾文宜叙事表持線素以班孝廉之行  
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古士也感而信實而禮言不噴慢行不  
進越其先兩漢間繼簡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  
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勤勵  
他







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遠焉而怕以幼孤羸酸為懼惟  
焉游諸侯求給乎是為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  
於學歸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視  
以周史為佩服琅乎瓔瓔備身之饗登焉舞舞端璋煌乎山  
靈畢蟲之采列焉則指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  
無得食於世不克播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  
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高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  
為之如趙生庚乎哉來謂余曰守人尚書以聯語或以諸志  
崇功由交廣發荆州仁我君子姓趙雖思禮重厚有賢  
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者同生歡欣交誼我誠樂為之  
甚不解也不幸遭重難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意也大懼不克

報尚書公之愿才懼無以當相史君之心以浸每念于是未  
嘗不遺然內傷纏綿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  
食生知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體力之剛道令茲始全然  
為人舒舒挽首文端端羅拜足以用敬辭而性以致於戲下  
高書大將對鶴也其言云爾自長安永州三年趙生與見  
視其狀車連原較觀其跡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  
書理荆州之也字一本作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情一  
伸目四顧不會若自己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  
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翻翻翔十  
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明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  
辭



增補注釋音韻通雅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序別

同長武陵贈李時補詩序

謂之資錫... 三年... 中良守不為已用者... 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插手... 辭卒致具有問蓋... 州以明其... 聲出而為... 詩然後... 全固知... 州之... 也...



增補注釋音韻通雅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增補注釋音韻通雅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序別

同長武陵贈李時補詩序

淵之資錫... 三年... 中良守不為已用者... 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插手... 辭卒致具有問蓋... 州以明其... 聲出而為... 詩然後... 全固知... 睦州之... 也...





也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以其十一  
儲乎吏傳司乎於我也今我受其負息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唯息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負息若事又盜  
若貨器則必其極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  
肆其怒與懲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  
違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喬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乎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是皆其為不虛  
取耳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者矣吾賊且敢不得與者請  
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解

送薛判官量授字

住於世有勞而見罪死人處是辭不徒對交信情  
於上懇於下此相狀也其於相者其宜則薛生司貨賄於  
軍興之際其間不夫然以不犯由之行以東傳道之可

以爲於矣而竟連天獄以至於放  
有異於頃矣哉朝廷旣已澤及受譴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  
近壞薛君夫連而更於朝  
植其志信以爲其道有異於前者无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  
欲辭願難矣

送李潛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在過者字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灑水  
繼如忠爲浦者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真前余遂  
居泉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任就醜也無所又縛自取廢處  
後余斥判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胥公爲更噫何自苦爲  
是耶明時宗室爲子當劍鑑縣令主師運征不貢二府方沒  
汲求士李君讀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



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國事不取獲乎已而已  
以有獲子據其不為是父矣令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  
哉言其本而已

送嚴公觀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嚴公

嚴公之子有公觀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  
信於彼輩實負不中度敢述其等語朝廷行禮聞所以去  
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泮  
池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求教戒於獨立之下潛發清源激揚  
洪音沛哉雖變乎充于四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  
馮頊公有大勳力盡于旂常極入臣之尊分天子之憂觀相  
地鳴柄是文武歸禮禮禮巧子若生而有儲續梁陶之美不  
知耕耨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超其庭有蠶絲之金石焉能其  
門有亞夫之榮哉為憐觀觀中人之魁之

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勝略青美服動騰素退托於布衣  
韋帶之任知少習然故雜登下料雜登下料以及於子  
是可舉廣成之教誦乎他門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歷丙  
欲誠謙如此其可求乎贊之不售而自薄故於是文行之達  
者若高陽齊豫者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  
贊子之嘉言論子石簡今下竊褒長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周乎志者為蹟不能變其操蹟音周乎聽者強抑不能貶其  
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魚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  
進業既遊京師寓居所隨無便令之童爾交易之財可積第  
蹟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濟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  
於應卒時從謝京師受丙科之薦嚴春柳當三德之序



可謂依抑矣而各為所繫之周也尚非類心定氣則必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親壻情志壻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性透而論焉夫有甚慮憂世之器者必不為王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陽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吏常備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其司徒者於孔氏為第亦

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矣辛生困窮而未達澤又而不試傷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饗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過誣之說假謙而動可觀矣故相國齊公饒以禮禮加尋常為石客且佐其榮名之願遂及與墳伯又相與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指其伍文曰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琴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笑與手

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註三十一





乃果於是舉乎位慎所發如志遠返懸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送程子科飛舉詩序

程子名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輿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文辭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且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實行無觀者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使易也今有博陵崔更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解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季別時剛以知柔道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免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婚禮

且而得之人謂雖任將帥矣而裁其幼孤性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惟如是且不見降雖百易料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律之任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益錄之事謂雖空於耳而充於心崔子幸來而觀余謂讀其書聽其言整余始志若寤而言憂醒而聞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俾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廢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者君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也謂隱而未見謂乎諒而有夢者也謂致意於今茲歲在鷄首若合於壽



星其果合乎謂其德然遂之謂其德謂其德優修謂其德迂是科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宋克以而忘之也優果依違迂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幸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察君之聲雖香聞於公卿戰戰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察我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爾故君子之居易侯命聖天不憂者謂其德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章焉文人牧人南邦君侯親承額掌使備樂之暇則充其經言茂是文死時焉謂其德迷哉迷遠之事則督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士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類謂其德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感多為文辭道令語古用今雖陽高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彼

耗日駭而不欲視心聲而不欲管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其文辭心自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書中立其文聲且高其行感以有試其益益工又與若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其於為聲者歟或以羣生之不勝為有司累余曰非也羣生自心志既迫而名者不聞友之過也名者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不勝有司之過也謂其德對賦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者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羣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者以致其道今羣生使其文聞其安惠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特行也余為之言既以迂其人又以獲其友且使感者知釋有司也

送韋生下第序

自命鄴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豈有就緒故棄于古師京兆



尹歲貢秀才常與有相抗其賢能之書或平天下取其殊  
尤以為舉首者仍感皆上第過而就其時諸事有司或不  
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令人備位于禮部撰抉矯枉  
痛抑華耀首京師之首者皆特錄再歲連舉辛生以是不在  
議甲乙伍中其況沒死困之士聞之塞責而得榮名者連勝  
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  
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  
不為京師首者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  
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  
其初而退返吾甚儕焉王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  
又不能已故畧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序

送從兄辨能遊歸江淮詩序

柳宗元

伯氏自維陽徙調遷于京師冬十月昧討不至播擯而退顧  
謂宗元曰昔吾祖七師勳下生于蔡間與道同波為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命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  
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慈而明漸隨之憂下知守所  
鵬下之運釜之裔通源無成下勳勳而東轅淮湖雖欲脫  
窮苟之懷扶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諫款吾非子之望  
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恭與孽順同見善不敬與  
昏聩同知善不信與惡同則聞之先達父矣獨吾兄有柔



尹歲貢秀才常與有相抗其賢能之書或平天下取其殊  
尤以為舉首者仍感皆上第過而就其時諸事有司或不  
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令人備位于禮部撰抉矯枉  
痛抑華耀首京師之首者皆特錄再歲連舉辛生以是不在  
議甲乙伍中其況沒死困之士聞之塞責而得榮名者連勝  
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  
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  
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脈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  
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  
其初而退返吾甚儕焉王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  
又不能已故畧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序

送從兄辨能還歸江淮詩序

柳宗元

伯氏自維陽徙調遷于京師冬十月謀討不至捕檻而退頓  
謂宗元曰昔吾祖七師勳下生于蔡間與道同波為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命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  
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慈而明漸隨之憂也雖欲脫  
鵬也之運釜之裔也通達無成也勳勳也東轅淮湖雖欲脫  
窮苟之懷扶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諫款吾非子之望  
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恭與孽順同見善不敬與  
昏聩同知善不信與惡同則聞之先達父矣獨吾兄有柔



儒之茂質煥發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觀微容而敬聞嘉誥而慕敬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雜其聲者劉子左凡五十七首盛命從姓立編爲後序終焉

逸從第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遭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床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在却謀嘗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錢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常用俸得處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僅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肴甘饈親視疾瘳之宜其隲則讀書講古入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勸也適永州爲吾留信次轉社

爲難題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慈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取則遜尊老無非曰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所以相安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爲別九歲而會於此規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康吾宗不擾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若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鏡或問學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時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擁絀歷間六年禁室空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春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糧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往社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已乎於





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悔乎哉言有異乎行者則余  
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  
取名當世以桂之適也而中丞之道光大爲中丞親行立  
多愛賢若故洋洋爲樂消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  
有黃鰲乘風波以遊乎無恨柱截其激乎是行也

漢表第百讓將任進序

四十四

吾祖古豪賢主能知生人艱艱嘉寒蒙難抵暴捍抑無告  
痛以吁而隣者皆物窮厄何孤危能純仲仲  
東西南北無所歸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  
食肉獸梁稻歎饑饉切車不好遊不賤郊牧狗野  
耳呼怨而獨粹憐天下之窮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  
告之而熟示之耶精於中特於誠往而復誠在其內者也彼

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變己固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  
誠之傳其爲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  
書多文辭上下古今左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  
大若緣而履圖而蹟不丐賞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  
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  
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  
存焉情存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  
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  
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  
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備者之升擢舉足愈多身愈高人  
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  
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

金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巖谷之委會則淑然為地  
澗然為溪其上多楓樹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清溪  
波之魚鰓涵大澤流麗里閭游觀之佳麗者已罹公經來  
其故宅以待其風和以康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微  
賢令烟登舟于秋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雲泛景瀟  
若无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大盛而徑度羽翹翔龍竹澗越  
懸然而致婆然而舞持顛而笑睜目而倦一則對以雖不知  
日之符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无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  
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夫愛厚  
錫而薦之賢者罕皆在官家薄力將脫鷗介生羽翹夫豈越  
超湘中擊行行始為顛顛者耶世謂公余政委嚴於世情得  
與是山水為伍而樽政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  
溪曰冉溪也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實是溪入二三里得其一水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曰愚溪也世謂公今予  
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曰此溪也予  
以是名之不可以不思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  
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  
愚泉居之為愚宮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  
溝逶迤土累石壘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  
水洫之中為愚島嘉木美石錯置竊入皆山水之奇者以余  
故咸以愚辱為大水智者樂也矧明今是溪獨別乎於愚何  
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坳石勢與輪囷大  
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肖不能興雷雨無以利世而





道類矣余然則雖辱而處之可也嘗武子邦無道則為習而為惡者也顏子終日不遺如惡聲而為惡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懷有道而處於理情於事故尾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事是漢余得尊而名焉漢雖衰利於世而善鑿萬賴清學秀懷鳴金石能使愚者真笑春哀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灌漑萬物生龍百態而无所避之以愚辭射愚本則言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趨鴻蒙與和夫欲窮而莫我知也於君作八愚詩總於隱石上

妻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道世之理則嗚呼嗚呼夫未知於世而隱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憤憤思食其志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辨別於世仲於世是故有其具於世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妻君志乎道而遺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

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情未達故贈詩一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斯世之光明而幾乎蓬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淨園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遠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朝氣之始開歲元克已賦詩由往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被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性克已其甚願者賦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床飲

買小丘一日勸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齋之為記所謂  
牛馬之飲者強子醉作醉詞謂西小丘記一其石之雄坐其  
背實鑄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幸壽之  
十寸者三運而投之能不迴手飲不止于夜酒醒不不脫手  
底者過不飲而酌而止而況者飲如夢之數既或投之則旋  
眩滑泊若舞若躍連者連者去者住者附錄衆皆據石  
有餘注視數投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  
或再飲嘗有葉生兩旁者其投之也一洞一止一沉傷三飲  
康乃大笑雖甚余病疏謂如酒內皆不能食酒至是醉  
焉遂讓登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指  
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時號發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指  
裸程坦榻以為達者有資為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

數亂飲而為密者謂各州爭今則幸莫是為故掩百拜而  
無叫號而極不粗揚而達非金石而和太亂迷而昏問而同  
肆而恭術拙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  
序飲以貽後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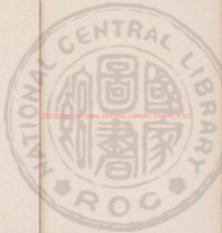
序集

此一篇六十八行有誤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宗一室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  
以休息之者得不為隆其中而規為其下方以直置基二千  
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  
二乃敵一用朱基以別貴賤於是取一毫知其第書之既而  
抵敵者一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  
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讓為憎為懼亦解  
克以中其類也傳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諒脫

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  
而先為非能擇其善而朱杏而卷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  
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故此歸物運以遠焉然  
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美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亦近  
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敏而易者亦從而動心  
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  
一本作不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  
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濟其使之擊齏者  
歟彼朱而卷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愚  
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敢叙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3445802 v.9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贈廣江權貴贈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陳述道樓釋

凌助教逢聖題詩序

備有連戶魏闢而自立者河間凌上黨劉六籍皆著述而尤董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補漢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掩離騷謝靈運詩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靈澤謝靈運詩若夫南音越吟義舉而不獲者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義舉而不獲者異日道也謝靈運詩夫厚人念信謝靈運詩余叙而引之

送陳述道樓奉





而拘於禮之節也以行也。偷一日之容以任其性。吾無有也。自愛卒不能堪其外故舍之而遊於湖江出處無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劍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性時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約言之大德。以之相。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令其行也。余既知其適於各而又德其久而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數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陛下求士之詔。雖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支可以宣風教。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嗚呼。為輿士。吾以為非時賢曰老而欲休耶。則甚少且饒。而自事節則甚。願且武問其所以。或無之始。若句焉。以之。

送易師楊君序

道又非吾之所請。道也。夫形難之寓於。雖吾能私之。幸而好求。竟歸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竟歸孔子之。道唯恐不謙。若是而奇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謙雖天。其誰能令將以呼。唯為食。唯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又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變。則瘁其不。宜言道也。若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絕言而書之。而表授焉。

世之學易者。罕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要意乎物表。爭位乎理外。其性務新。以為各義辯。以為高離其原。撥其末。故藝文周孔之真。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達古師以入道。妙若以易揚者。鮮矣。有本御史中丞崔公麟。綰傳而守德。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俟食。



必李日合邦之舉若論遂謂問貫穿上下辨去揮散而咸  
同樂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乘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  
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  
揚為固其徒戴宗元以為太平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學而通  
新而一者以為曾子師昔魯道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  
賢運帥方伯朝廷近櫻林之下皆用儒先謂不常而揚君之  
道未列於哲上則謂外敵無乃隱其聲吞其美以自窮歟夫  
以愚議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賤有位者蓋是習易之說而廢  
其道也於辭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本序

讀詩博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藉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  
宦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薄其績不使世得聞  
傳其名歟抑趣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要傑角其技而

至於足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偶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  
多儒可以並生者觀生亦非論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一者為  
之決矣生其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  
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  
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  
可以說謂為說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噴噴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  
吾嘗怪陽德之灼耀獨發於紛葩瓔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  
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作而文乎外為漢詩有大  
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怕人其  
於紛葩瓔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  
吾不謂之怕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大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我朝則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揚臺中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管輅抵牾而不可言可證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大史公沒其後有穆氏固季者之所怪駭叫連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閱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窮其道而窮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適而同之搜摭融液與道之過咸伸其所長而歸其意衷可謂多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羨乎古之守雌者詩而其勤補其及至是邦以余道無多憂而肯好斯文留二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勸以為論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遊道願九歸下

雖水也助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鶴一去青冥無據安得不馮豐隆也自勉也想業廉也自以寄聲於雲耶

送黃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友京師二十三年遊窮魚之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書出入去來凡所與之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之遂於尚書卷末州判柳州沈見學者蓋希少常以爲今之世無一決也及數月長樂齊景指來也與之言於經書傳而諸史之音之爲文章者畢貫統也言未嘗述行未嘗以居室之情然也雖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居之任也然不其單之環中國現其美也若均也莫敢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



貴若其人乎真是也則居其貴也則行不苟之也若不  
於是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遠於古乎吾嘗逐祿賦言見於  
世者貴若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術之或歌曰充子  
已足或以價己之廉或置其廉就實就充為泰為窮君子為  
乎取以奪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發容者耶

逸方及師序

世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敏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其才  
浮圖不能隱藏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敏以故為文章浮  
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  
其中也然不論節交於物冲慙不苟抑進達士亦作手輒構  
是世習而不解有其法不以自足至於踐者如謂說席灌子  
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是大假託為者也諸道用劉道  
州

好好事者  
夫豈貴而器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

汪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

晉之桑門上者好與賢士大夫游習味以來有道釋道安遠  
六師休十八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  
臨之徒皆時之選有會稽又及陳郡謝與謝安石安石王  
謝靈運又及陳郡謝與謝安石安石王  
知學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志北  
西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瀟虛  
亦西驅錫滄苑而秦人業利者益衆樂代之間有靈山焉  
如五臺山與三統贊頓角立相望四日天竺人初創  
而往解脫者下圖



田公之願也夫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動矣投管作禮大  
 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後西土謂晉撥塵胡陸野射欲冀文  
 殊不二之會脫去羶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  
 公公名公公名夏官備公公名廷尉鄭公公名吏部郎中楊公公名  
 公公名有安石之德述少之高舉蘭之才皆厚於上人  
 而襲其道風行立躋塗靡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  
 之文惟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  
 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謂勸驅勃  
 擊人謂勸後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謂勸上人謂勸  
 性也將統合儒釋宜將疑滯然後度衣誠之贈謂勸勸謂勸  
 查亦檢其款詩以塔羅洵謂勸委謝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  
 宜攬重千托感庶欲切觀

鳳之騰而知鄭重耳車本三十年云謂勸

說異上人赴中丞叔父存序謂勸

或問示元曰然矣子之得於異上人也其謂莫何如哉對曰  
 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之言者罕能通其統  
 於要聖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  
 由者痛述其意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  
 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論風  
 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分之措章句儼文  
 字謂勸其不以遠手以吾所聞知尤也之善言佛者於吾  
 則惠滅師判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  
 道不遠矣惠滅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佛而通者鄭  
 中書謂勸





其於為莊墨申辯之言而遂然唯印祖為然沙相執者其亦遠矣李生癸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

選元高隱序

予自幼為儒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讀元  
增師言武陵賦賦賦賦賦賦有年數矣與劉游又且難持  
其詩引而未全視之中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  
信矣余觀近世之為釋者一本元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  
廉潔情以責虛今元高衣粗而食菲病心而星觀以其先人  
之墓未返其土無他族為沙移其衣行求仁者以冀其心  
勤而為遠逐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當釋之書有大報恩  
之篇七篇成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流浸慢說者其見其不  
可謂釋教之真也

達且與儒合也元高陶氏子其十為道侯嗣自為高之為儒  
先本元其行則行一者資其儒故不敬忘孝跡其高故忘釋  
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  
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琮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  
聖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自不能一為然而其道則備  
矣予之不才莫尚乎經若用經則經之大莫極乎涅槃而  
經於世則經之本元世之上士  
斯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博矣而今之言律者有流  
變舛誤則以迷相師用妄取空語而勝略方便顛倒真實以  
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  
不可斯須離也離之以外矣是世之所共患也吾琮則不然觀



經得嚴若之義讀論說三觀之理  
此三觀之理  
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善隆大士之為雄簡而行之者  
為空謫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  
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徹於遠故好遊自京  
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假遠者嗜呼  
越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逸文柳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頌之其人百年間譽為書命者  
登壇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賞者又寥寥今  
有文柳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  
矣又遊而之釋梵玄奧以釋梵玄奧柳懷王精淡海近  
江獨行山水間備極幽雅懷王精淡海近江宜高

遠遊獲勝歸然遊其心以求勝語者有釋覺之者已則  
被歸文堂聖亦志其能吾無怪而聽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  
不任頌聖唯能前此助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  
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譽為顯官入朝受禮  
雖訕毀推伏不捍守其士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  
耶用是不復識其行返退而自識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異  
之

送玄輿歸嵩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糾於世者則思入焉  
故有就而不心名而異行剛情以維偶維偶古稱古紆舒以縱  
攝其狀類不一也猶而皆童髮覆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  
今所謂玄輿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求  
求余夫宜耻糾於世而有志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得則



然志遠而形穢則泥淖泉山山之曲也閉其志而由其道以  
漸而漸足以去一志捨是又何爲耶既曰爲子來故於其去  
不可以不告也

洗滌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余嬰天之遺蓋本於孝慈而後積以聚德歸於空無其教演  
敷戒於中國者難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高世用  
空之本具有階級制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  
之宗焉上人窮討極義發明上乘奉感儀三千雖造次必備  
僧以此道直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從其風而受其賜靡然  
靡不感禪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擢至闕下御大明赫殿以  
問焉或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  
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由上乞  
還無以奪由是時錫東顧乘衣長紅右司直印劉公深明

出世而空釋教類上舍人父公遊於禁其至今惜其大於是  
合師者之友請以觀之遠便孺子執節而序之因繫其辭曰  
上人專於律行僧父德固其德則後季有歎悔于生靈禍類  
業福且積德者歎約千萬堂視遠知漸其本孝敬者歎若  
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我從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謂禮  
以少輕先重致鄭商之編先東車以禮公三十年東車以  
制也魯侯之贈後吳鼎則公以禮公以禮公以禮公以禮  
今歲詩之重守底長鼎也故東車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  
禮而不敢謹焉



記

禮記卷之二十六

禮禮者曰祭禮禮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重敬省是而後祭之義行焉用禮祭儀得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其誅其不敬者讓以待御史監祠專備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祭禮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戒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戒得以去罰由是禮儉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也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宗廟示孝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等凡肅之道自法制始秦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禮有事



記

禮記卷之二十六

禮禮者曰祭。禮者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重敬省。是而後祭之義行焉。用禮祭。僕得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讓以待御史。監祠。應祀。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成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刑。印移書。則曰。監祭使。應中。尤異其禮。更就祠祭。使戒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齊戒。得以決罰。由是禮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也。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宗廟。示孝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等凡肅之道。自法制始。秦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禮有事





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自至三人負位欽簡其官尤難恭肅  
之通者不列也四門掌之制肇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  
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胥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  
俊士者使統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  
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授業之政令謂之教令指所以教者謂之教  
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終謂之禮部  
禮部聽簡試為謀生待之進退必酌于中道萊博雅莊敬之  
流固不得論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黃髮書由是為博士  
謂之歸徵騎由是為左拾遺謂之請向以拾遺為八品清官  
故必以名實者居其位貞元中主化旣而經籍少聞有司  
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其名與好文登者咸厭為學官至是  
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官故職大水沈儒衛蘭中歐陽修  
又繼之是處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真宗與

立同祖謂之與武公同升於學謂之與歐陽修  
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缺前人名氏亦故志之記也由  
夫三千者始

武功縣水經

般嶺曰和嶺十里周制十里之內曰甸服般嶺謂之襄內諸  
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前二十有三縣幅  
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  
丞丞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  
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  
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雒之地其  
地謂之秦作四十一縣雒美陽武公各異至是合為一蓋其為  
州也而後縣其上謂之關法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謂之武功  
其地也且植物豐饒以遂有莊稼穀之宜謂之武功



既成新城凡官署舊址皆燬之遺列為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  
既成新城凡官署舊址皆燬之遺列為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  
關以來兩祭為記夫以武功增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  
簡堵輸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純悍為主大  
夫公乘以上令承與抗禮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為功與  
漢初相類分其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求其異而又  
職盜賊且為理無防事吾輩可以度我為之記云

懿安縣新會堂記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會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  
貞元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臺二十有六年群吏咸為千公  
在去邑荒墟乎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善由是縣之懸事

雖酸而不獨於... 凡其官俸罕... 於是月半功後之任陳運... 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 飾之文質階之宮高下視色之... 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 會本嗣個月權其贏者歸以充... 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 之要謀唐肅道... 禮始獲俸... 官有賤... 遠甚我... 其在此堂也不惟其... 之謂某之力也夫宜茂石以





志使是道也不管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乘御之中丞記

古者必政於四方謂之使令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重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我取節使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戍援州郡軍實食而柔遠人困王累爵且今和闐石大者數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勢其用遠矣假是名以益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州端州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有尤可以知也公以厚德在位顧其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八多謂商於是末其故於詩制而又質於史氏禮之無庸且遠矣長卷書史于前雖無記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告於斯以六之千事

節使使將記

元萬國之會而東之深天下之道皆軍敗於邦畿之內奉貢

輸財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節以聽

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

列以就諸侯之館故節使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

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隸

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蒲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

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藍原其驛十有一

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

曰鳳翔府其關曰驪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

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秦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

內遠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

人與人往復而後節使者旁午而至薄更奉符而關其發將吏



修其職故有之也

唐制鎮南為五府

唐制鎮南為五府... 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  
我號令之用... 則懸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  
流求河陵西抵大夏康居燉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  
便... 內之幅員萬里以統拱玉...  
... 治于廣州故軍軍之事宜無檢校大且實有...  
... 樂好禮以同... 軍... 務... 勤歸以...  
... 心於是治也... 階序... 不可... 報... 以...  
... 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 下... 武... 夫...  
... 廉... 州... 且專二使... 德...

既廣而審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 禮無  
... 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 其...  
... 成出於... 繼完... 必歸於... 列其...  
... 租布其... 推其入而用其... 於是... 奇...  
... 數... 御... 尚... 月之... 必... 且...  
... 以... 等... 列而... 校其... 宿必... 稱其... 制有... 不... 當... 者... 反... 之... 於... 官...  
... 其事者有... 勞... 為... 則... 從... 于... 天子... 而... 優... 并... 之... 勞... 大... 者... 增... 其... 官... 其... 以...  
... 看... 俸... 其... 調... 之... 數... 轉... 職... 又... 其... 次... 指... 異... 其... 考... 績... 官... 有... 不... 職... 則... 以... 告...  
... 而... 罪... 之... 故... 月... 受... 俸... 二... 萬... 于... 太... 府... 史... 五... 人... 承... 符... 者... 一... 人... 皆... 有... 食...  
... 為... 先... 是... 假... 慶... 官... 之... 印... 而... 用... 之... 自... 元... 十... 九... 年... 南... 陽... 韓... 泰... 告... 于... 上...  
... 始... 請... 使... 印... 而... 正... 其... 名... 然... 其... 嗣... 舊... 斯... 職... 未... 嘗... 有... 此... 之... 者... 追... 而... 求...  
... 之... 者... 數... 歲... 而... 性... 則... 失... 之... 矣... 余... 為... 之... 記... 遂... 以... 釋... 為... 有... 且... 曰...





夾遠人申威以備攻故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丹為堂於  
 治城西北臨野餘其位公北向賓東南向奉部伎于其西  
 視泉池于其東鶴輿庫反庭應下陸日未及哺則赫炎  
 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席大宴樂大賓撤則鴻丁外  
 攝儀形不攝公於是始其制為堂南而橫八楹縱十楹獨  
 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攻膳食之宇列視  
 以游日偶序以興聲備望極韻美竟其性泉池之舊將湮益  
 區以暇以應如在林壑間工焉取則師禮是併問設焉取則  
 深露是樹問柯焉取則陳宇是臺或益其闕伐山浮海嘉實  
 提手張目視其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禮牙其森  
 解一亦着 金節折羽旂旌旆威飾于下設以香馬  
 以饋以金以舞缺公設監軍使肅上寶延群僚將校士吏  
 咸次于位并宴對衣掛束管管睡肝就列者謂節制備也

千人以上謂為節節燭無燄矣如饋饌互之物  
 凡諸侯送禮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禮容之也  
 郊寧進奏院記  
 此輩元名大夫也殺羊而節者不及其節其節元  
 釐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顏色則士節元  
 到令烈茲具美其道不藝願助千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  
 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慈石有云序  
 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  
 于往初學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攻政其高用加  
 之舞服爽之伎擊擊吹鼓之音與文以助助飛騰幻怪之  
 密宴觀于遠邇禮成樂過以飯而質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  
 均飲于卒士與王









增廣註釋音韻原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

漳州東池歐氏堂記

公劉漢二年本州字戶也

九里本州丘陵林麓距其淮塲本州魚鱗濟交其中

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投有堂之選者誰國哉

氏曰簡為堂而名之本州堂成而勝者奇望之若連羅

影拂而散之委矣矣雖巖然而隆巖然而榮凡觀望乎海之

美莫如歐氏矣歐氏嘗以文行果為連率所有世澤

以自大真離由好孔氏書愛其莊文

好子莫不稱統以至

以自大真離由好孔氏書愛其莊文

好子莫不稱統以至





增廣註釋音辯麻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

漳州東池歐氏堂記

公劉漢二年本州字因東泉為池

環之九里本州丘陵林麓距其涯場本州因東泉為池

則其萃之突而出者水堂之若珠焉本州湖池之勝於長為飯

公曰是非難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投有堂之選者誰國故

氏曰簡為堂而名之本州堂成而勝者奇望之若連羅

影拂而散之委矣矣雖巖然而隆巖然而榮凡觀望乎海之

美莫如歐氏矣歐氏嘗以文行果為連率所有世澤流

於百之輝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

以自大其離由好孔氏書愛其莊文本州子莫不稱統以至

以自大其離由好孔氏書愛其莊文本州子莫不稱統以至





廉為操得受委之謂其樂道敏賢者之靈也必以類當以靈  
公一運而專致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而善之  
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堂不侍飾而已莫矣戴氏以泉  
池為宅居以雲物為廂徒據幽巖粹瑤地日與之靈則行宜  
蓋宜堂矣靈道宜益德交相替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  
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美公劉運得其政為東  
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  
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營家洲亭記

大石以觀若多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  
為特宜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湘江四出如一奔奇競秀  
威不相讓橫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矣靈山巖地峭壁林  
立四野曠之左曰羅水

水之中曰營家洲

元和十二年制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制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制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制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制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制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制史中丞裴公



以夜列生下布羅網絕命遂然萬變若與安期後門人各  
持於物外則凡多觀於天下者有不為伏退讓以推高是  
其者卒既成以無敵極而實感曰昔之清勝者必於深山  
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真法城拔關  
關門關門關門關門關門關門關門關門關門關門關門關門  
願一日得之遂試於他邦捐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  
人之心目其果有遠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莽桂山之靈  
不足以瓊觀勝於非是則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鑿不能  
以獨得嗜嗜物者之設是久矣而委之於余余其可以無藉  
乎

嵩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馬退之阻以而勢無據據  
於松之率

不列地以白雲為障障者山為屏風照其後也是山翠然起  
於蒼蒼之中  
巨數十百里尾蟠荒陬  
若星羅著雲諸狀綺錯錯盡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  
然以煥接荒服俗寒爽微唱周王之馬跡不至  
以為嘆處在辛卯我仲兄  
邦夫其德及故信字信字故人和人相故政多暇由是嘗排  
桐北山以寄勝醉酒乘酒登  
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管聲解輻角中鹿表率  
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  
相目送遠望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掩不盈掌夫美  
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遺右軍









增廣註釋音韻唐柳先生真卷之二

記

零陵郡復乳完記

石鍾乳朝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子韶者獨各  
 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若五積矣連子韶乃石鍾乳之良者  
 乃石鍾乳之良者以貢則實諸  
 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適月完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  
 雖然謹曰昨之庶庶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  
 信起視乳完完人笑之曰是庶知所謂料耶勢吾以刺史之  
 貪公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雖然謹曰昨之庶庶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完完人笑之曰是庶知所謂料耶勢吾以刺史之貪公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  
 吾刺史念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歎評昇息信賴沐浴吾以  
 是誠告焉且夫乳完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歸夕虎之所  
 窟由而入者觸唇霧打龍蛇束火以知其物聲焉以志其返



增廣註釋音韻唐柳先生真卷之二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朝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子詔者獨各  
 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若五積矣連子詔乃柳宗元弟也乃於連子詔  
 乃於連子詔乃於連子詔乃於連子詔乃於連子詔乃於連子詔  
 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適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詳也  
 雖然謹曰昨之庶庶崔公之來公化所撤土石蒙烈以為不  
 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庶知所謂料耶勢吾以刺史之  
 貪公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雖職骸全  
 吾刺吏念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歎評昇息信賴休洽吾以  
 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歸夕虎之所  
 窟由而入者觸昏霧打龍蛇束火以知其物廢焉以志其返









可以觀妙淨異處去蘇丘之下天和不過蘇丘之巔異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隨弱伐之反也故書以新樓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軒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若寺西巖下巖之凡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靜慈澤滿鑄鑄則隱然曰法華寺愛維擁護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破池美渠中以相水之流泉山之會果夫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崩為蒼莽益下類萬類皆出職為深焉天為之空高地為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或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誦為州司馬官外常負一本外字下自書字子厚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較以為其平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一焉或異服之居於斯而不覺為異也余謂昔之工人若

不起甚矣三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乎也此逾其具者也適有然則鬱之礙之者為果嶼耶今之闕之者為果關耶披所謂堯而照者吾誰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學學於通塞乎孰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且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求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有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坐其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瞻焉不徒席不連几而得大觀夫空觀者之室也希與凡觀者之觀也焉也昧而今也豈豈異物耶因悟失佛之道可



以轉或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齊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  
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壘則靈照之戶廣慈物之軒若書  
將與為徒遠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襲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後微化而循仁誠誠惻惻似病且憂則髮巫師  
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  
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甞我已矣一本無因不食穀  
而死以故尸易耗田易荒而童子不孳童之禮則項東之刑  
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  
以邦命置四寺其一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  
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燬而不復且百年  
三百室之人夫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  
宗元始至遂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後有小僧舍闢之廣大  
遠達橫街自湖南北營之近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各保大  
門以字揭之查東西岸崇佛廟為學香居會其徒而妻之食  
使擊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患殺而務  
趣於仁愛稱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較夷之宜也凡立  
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  
千本竹三萬竿圍百畦田若干隱遠僧曰  
遠思曰今某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東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天竺釋迦牟尼如  
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日月衆寶以為飾其  
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  
苟念力具足則性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



轉者其言則沈歎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勳  
于時其後天台大師智顗遊著獲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  
密機妙迷者咸賴焉蓋其曾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  
前刺史李承睦字伯明及僧法林嘗淨土堂于寺之東備常  
奉斯事逮李餘二十年康馮毀頤園家崩暨會葬上人居其  
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魯叟上東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  
跡而造乎真源道蹟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  
與理并故雖性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其茲宇以開後學有  
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  
余遂別延四阿環以廊廡躋二大士之懷增補踏香履增補  
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增補  
辭增補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壁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靈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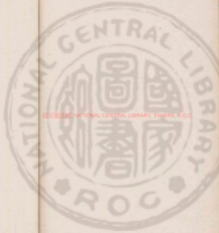
江之游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  
余乘舟來居九年性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  
蓋嘗有鐵爐者居增補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  
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嗚呼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  
耶步之人曰予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  
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又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  
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錫錢鏹刀鈇者增補則求位與德於彼  
田增補則懷慎而來能有得其微乎則求位與德於彼  
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  
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樂冒萬紆冒焉  
為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  
於賊為世笑增補斯可以其懼若求茲步之責而不得釜



銷錢鑄刀針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賢於我未矣余  
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焉其言可  
采書以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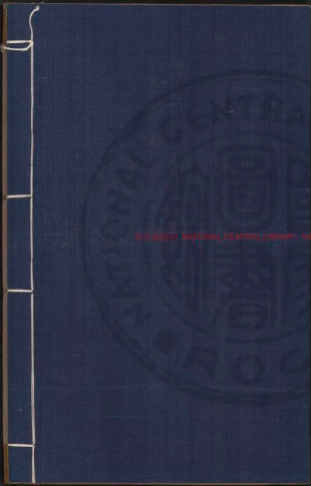
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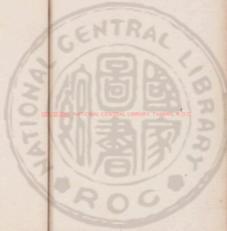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ER FOR ETHNIC HISTORY



MS-A.90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3445803 V.10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NAN, R.O.C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過嶺東極長南至華城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  
 以百數求最善壤求之治百里北至于潯溪西至于湘之源  
 南至于魏泉魏泉南魏泉東至于黃溪東中魏泉其間名山  
 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之十里由東北南  
 行六百步至黃神祠魏泉祠之上兩山輪立如丹雘之華  
 葉賦積與山升降其缺若為崖峭巖壑水之中皆小石平布  
 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魏泉至初潭最奇巖始不可狀其  
 略若削大壑側立千尺溪水即為魏泉紫蓋蒼苔來若白  
 虹沉沉無聲魏泉一本有魚數百尾方來會若下魏泉人  
 煙魏泉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巖然陸峻流若頰



細而... 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為翼大如鶴方東瞻立自是  
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森冠石益瘦水鳴皆鏗然又南一里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  
曰黃神王姓弄之世也弄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  
者潛焉始弄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  
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歐神隱居長民咸  
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近乎民今祠在  
山陰溪水 upstream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  
勝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墜時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 則始知西山之怪  
... 相枕以卧... 意有所極... 亦同... 而起... 而歸  
...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  
... 積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 遂命僕一人... 過湘江緣染溪... 斫榛莽... 焚茅茷...  
...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  
... 下之勢岿然洼然...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  
... 尺寸千里積攢累積... 莫得... 蒼青... 白... 外  
... 數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 與... 為... 類...  
... 慄慄然慄慄乎與... 氣俱而莫得其... 洋洋乎與... 物... 附...  
... 而不知其所窮引騶... 酌... 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  
... 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形釋與萬化冥合然













之人燕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閣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隄潯水曰潯北有雙山夾道巖然巖曰巖曰腎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礪南挈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髡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巖環立古州治負焉有臺在坎下常盪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舁者曰舁山其西曰四北山巖巖皆獨立不倚北溪潯水賴下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

有穴穴有弈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如多一古字或種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八小穴常有四尺則則

甚大無數正黑燭高僅見字皆淺石怪狀由舁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焉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騰大野飛鳥皆視其督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辨辨如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徑多儲儲儲多寶簪之竹讀多彙吾其鳥多稱歸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豆魚在多猶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窟泉在東趾下有窟環之泉大類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鮒多微雷山滿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蓋崖中曰雷幾能出雲氣作雷兩變見有光猶用粗魚豆燒箱形猶餘形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城水出為東流入于潯水



清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清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書一 本堂下刊

寄許京兆五容書

代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志重厚欣踊愧慙  
是別編所同小 擬若夢寐捧書叩頭慙不自定  
是別編所同小 擬若夢寐捧書叩頭慙不自定  
 伏念得罪來五年木實有故傷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  
 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  
 殘骸餘直百病所集垢結伏積醜也 亂也又謂 亂也又謂 亂也又謂  
 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膚也 木柴獨燈也 不  
及 復起為入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銀音  
 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善裨教化過不自料勳勳勳唯  
 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發辨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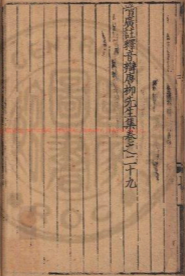
清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清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書一 本堂刊行

寄許京兆五容書

代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志重厚欣踊愧慙  
是別編所同小 擬若夢寐捧書叩頭慙不自定  
是別編所同小 擬若夢寐捧書叩頭慙不自定  
 伏念得罪來五年木實有故傷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  
 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血百病所集垢結伏積醜能也又謂醜也 不  
 食自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膚作一林 柴獨燈癯為也  
及 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負罪者銀音  
 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善裨教化過不自料勳勳勳唯  
 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發辨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





者然此已鳳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與順田樹果數百株多  
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蕪恐使斯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  
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辨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軍走裂身殘家  
破爲世大儆時復何望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  
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膳前適洗沐濯漱謂者動逾歲時  
一撥皮膚瘦瘠兩爪減髮悲悲海無所告期以至此也自古  
賢人才士棄去邊分被謫謂者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謂者婦有無夫謂者婦有無夫謂者婦有無夫謂者  
婦有無夫謂者婦有無夫謂者婦有無夫謂者婦有無夫謂者  
明辨別卒光中籍謂者財管仲遇盜非爲功臣謂者二人謂者  
公臣謂者臣謂者臣謂者臣謂者臣謂者臣謂者臣謂者臣謂者  
病而有病謂者病而有病謂者病而有病謂者病而有病謂者  
病而有病謂者病而有病謂者病而有病謂者病而有病謂者

也直不歸黃金以償同舍者下車歸牛鄉人謂者此誠知  
錢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謂者鍾離南音卒據渡國謂者  
九年謂者九年謂者九年謂者九年謂者九年謂者九年謂者九年謂者九年謂者  
必免謂者必免謂者必免謂者必免謂者必免謂者必免謂者必免謂者必免謂者  
暗危以生易死謂者暗危以生易死謂者暗危以生易死謂者暗危以生易死謂者  
暗危以生易死謂者暗危以生易死謂者暗危以生易死謂者暗危以生易死謂者  
自涼州生斥逐獲召宜至謂者自涼州生斥逐獲召宜至謂者自涼州生斥逐獲召宜至謂者  
劉向下獄當誅宗謂者劉向下獄當誅宗謂者劉向下獄當誅宗謂者劉向下獄當誅宗謂者  
能自解脫今以惟扶油謂者能自解脫今以惟扶油謂者能自解脫今以惟扶油謂者能自解脫今以惟扶油謂者  
嬰悉懼溺病謂者嬰悉懼溺病謂者嬰悉懼溺病謂者嬰悉懼溺病謂者嬰悉懼溺病謂者  
者不得妄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劣何志無異能解難故秉筆觀縷

時請書自以不至取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傳卷後觀姓氏變又廢矣今萬

一除刑部囚緝獲為王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

哀於無用之地垂憐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

每生有可動心者赦之勿失不放於歸掃墓感泣

先人之遺以盡齒齒姑輩少比益輕薄就婚娶求物有

可付託即冥然長歸如得甘霖無後恨矣

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所肝為無任感

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掛京兆張善不宣

月日宗元再拜不宣

發銷覆廣大上言推延賢舊之道難於今之世父及文章未

以愚蒙利喪頹悴無以守宗族復田賦為念憂懼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禮是禮公言顯賞許其素尚

而激其忠誠者一公言顯賞許其素尚

隨蕩蕩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

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二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

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

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

辭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斷而言知而不失者安

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博如漢光武蕩衝不用才如王景略

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

威孔明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  
爲二千石相報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名顯近世尤好此  
類以爲長者最得爲體夫言朴愚無學者其於田野鄉閭爲  
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解擊折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  
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其子長者可以  
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獨  
木而欲之蓋御之上蒙以絨帛者以從錄有補也 趨走其  
左右豈有補於鴻臚之說若故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之  
斷非死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  
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惟曰  
彼誠知士誠知又誠變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  
欺交以利欺一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然我誠一問也故  
吾事三問也覆是而不吾告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惠故曰

聽信之難雅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  
不可實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  
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  
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楚矣  
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識之卒然君有問  
焉幸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  
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  
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  
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如班固王  
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  
皆爲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  
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史人以文雅通  
流當世叔仲輩列傳中雖十十二年相與中雖十皆有各





非唯天下就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  
 三朝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敬之希祖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  
 進七年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先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取務鮮大道孔氏之  
 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  
 乘取何如育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  
 尚書即專有官章矣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設官來無事  
 讀百家書上下馳驅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  
 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  
 數十篇書其幾經斟酌治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  
 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巨擘亦云觀見  
 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傳如狂周文如狂  
 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當如相如明如賈誼車如  
 楊雄猶為今之人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深於後世也若異子之直非史  
 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又李無以盡訓詁風  
 雅之道以為一世其盛若宗元者才力缺廢不能凌騁高麗  
 曹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奪權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  
 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備憂恐神志少  
 矣所讀書簡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瘵疾動作不  
 常耗耗然騷擾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內生癰瘻瘵瘵雖有意窮文章  
 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蹙氣震怖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無心按覆不  
 能自止又永州冬火災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  
 既走出壞牆死庸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  
 火恐累日汪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吃  
 自苦以傷危廢之魂哉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  
 編韓子敬之字說年實多





尚不肯已。越籍以爲堅然相白者無幾。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整頓。設險難在辭之遺取且天下無惡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僻俗者博而弓求者寡。其爲不一。微也何哉。大和蒸物。應谷不吸其微。一郡子尚能耻之。翻所制。今若應叔輩知我輩下郡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廣聞言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則或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則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其物死不恨矣。金州者。積已久。爾後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宜當得數書。德志一本。天惟得兄。願惟僕之窮途。再無竟乎。此當大寒。人愈乎。和惟楚南。博海女。宜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殊味。然人事直不記。一搭

與蕭翰林悅書

恩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求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

恩謙寒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語。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謀焉。爾僕不幸。獨者。匪當。驚。軌不安之。每。以。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父。與。濟者。乃。爰。爰。而。推。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與。爲。仇。怨。造。作。粉。飾。憂。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負。外。即。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惡。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顯。才。不。能。踰。向。列。名。不。能。舉。當。世。世。世。之。怨。僕。宜。也。與。某。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盛。在。附。會。聖。朝。弘。大。政。與。其。傳。不。能。









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  
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  
大令抱德厚者憤排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譯於時難散  
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  
始懷甚退隱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鸞時求進者之言而下  
情無以通感德無以酬用爲天恨固常不欲言之令懼老死  
瘴土和棘耳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  
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猶以執事處人聞  
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此書不能既此  
宗元謹冊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仲九

正月二十一日其頌首十八丈退之持者前復書言史事云  
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冀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  
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  
意以爲苟以史祭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  
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專固此利絲筆  
爲私書取以餽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有針之軒有  
百指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寫實則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  
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特揚揚入臺府美  
食安坐行呼鳴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  
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  
大令抱德厚者憤排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譯於時難散  
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  
始懷甚退隱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時求進者之言而下  
情無以通感德無以酬用爲天恨固常不欲言之令懼老死  
瘴土和棘耳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  
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猶以爲得處人間  
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此書不能既此  
宗元謹冊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仲九

正月二十一日其頌首十八丈退之持者前復書言史事云  
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冀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  
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  
意以爲苟以史祭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  
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專固此利絲筆  
爲私書取以餽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有針之軒有  
百指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寫實則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  
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特揚揚入臺府美  
食安坐行呼鳴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嘗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求字  
 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求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  
 者皆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為擢之怪擢  
 擢而擢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為之乎且古之  
 言葬者藏也靈柩之而君子以為議則議况廬而居  
 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辟而居  
 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  
 而不除喪宜處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  
 詭神道以好大法大法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  
 誡仁者不忍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  
 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  
 良而吾子貧為貧而貧固無闕道矣作  
 東郭政市野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垣土大木垣而垣

匠之工備草火不得作化情恣之俗俗而俗必必  
必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  
 實催齊作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善之過而莫  
 之省誠德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准濟之清有玷焉若  
 歎囊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妻子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快  
 也想然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  
 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也非及詳讀五六日求  
 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傳謹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  
 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  
 欲夫天之能生植又矣不特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有

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益耳何以異夫果菽之自  
爲果菽蠶蟄之自爲蠶蟄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  
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料一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勝勝  
之耶予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一林錯拜人勝  
天則善者行是又馮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  
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一有言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  
刑罰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交勝  
皆天也法制與恃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  
凶豐運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技業甚美而根不直取以  
遂焉又子之喻乎教者皆人也一鍾取辨而一曰天勝焉一  
曰人勝焉何哉養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  
方力能也臣宋智第也是謀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

若予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  
與天者愚民相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爲所歸約之辯爾  
亦一林錯皆不足喻乎道一林一子其孰之無羨言後論一林一  
據以益其技業姑蕩本之爲憚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  
常形者其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劉更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者而交以爲甲中和承一行儂  
得此說新則異孔穎達一而以爲新奇彼甲子童子何嘗未  
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爲故韓氏孔氏說論斷而  
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蓋韓氏莊乾之策一百一十有六  
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  
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  
六也孔穎達等依正義論云九六有一義其一者曰陽得兼



陰陰不得兼陽其一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  
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  
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律得老陽六過律得老陰此具在正  
義疏為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  
貯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  
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釋  
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  
足下取一家言觀之則見甲子董子嘗求於學而遷云云也  
足下所為書非元簡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者則此  
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下解  
無乃即其書而承之者歟觀其下出入筆數考校左氏今之  
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  
而後章之則大善繼之勿違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晉簡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  
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獲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  
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謂春秋經傳之義又聞  
曹宣父及亡交呂和叔輩言傳義謂春秋經傳之義又聞  
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與穎達字  
始得微指和叔與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穎達字  
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幾講討會先生病時  
聞要論宜以易教誨見罷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  
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陵生與穎達字盡得崇指辨  
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僕大夫其國詳穎達字見聖人  
之道與我辨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妻



氏俗落後于樣在楚公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  
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鮑公孫  
寧偪行父于陳悼公二年見聖人致敗與奪唯當之所在所  
謂致論不掩也反覆其喜君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  
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凡書中所陳皆孔氏大極無得  
踰焉其言書苟息貶立卑之意也詳在韓頃齊隆苟息本君  
之邪心以克雙子不務正義奔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  
於仇牧孔父為之辯詳在韓頃二辨孔今兄言貶息大  
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辯不罪仇孔亦有貶敵宗  
元從者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知  
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齊人來前平詳在韓頃量力而退告  
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兩無與鄰同之文後無與  
鄰異之疑獨錄此一義理甚簡而事有不合兄亦當相而致

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詳在韓頃雖嘆趙陸氏  
賢所未交詳在韓頃請其錄常蹟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  
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勸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  
作陸先生墓表公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  
可質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真舉其二不宣  
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獲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持  
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者意欲施之事實以  
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開無事故聊復志之然  
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  
初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案卷獨  
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



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敏音每以師道會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非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謬僕病之又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閉也而書之相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語新時孤疑猶深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經訓亦甚吾子之言讀者斯文始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怪張之以闕以兩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鴛鴦而奔也

以汗黃廣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濕論珠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效象率由大出而出者咸無忘其言本備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嚴不能從容卒沈乎大道誰知其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孝者之至少也吾自得交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雖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勸你恃諛以為憐於世身編夷人各列因藉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為矣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尤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嘆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



涵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遺蹟也余亦不自制以當後世  
之訕怒抑乃歎其不藏救世之鑿機一本凡為六十七篇命  
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然不喜賦於世於世以道之難明  
而習俗之不可變也知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文道者果  
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  
頤謂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此米而誰觀令往一通  
惟少留規校處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字用有  
卓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宗路于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  
之為書者若若是顯前又耶難之枉章子賢斯言也余曰致  
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余今  
余為是書非左氏亦甚若一子者國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  
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出者愈後矣卒如之何  
尚不憚然樂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書命者雖累自

世遊不憾而憂焉數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  
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章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  
括之不逮諸體之不工頽頽之不除也補林得之為誰知  
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本探其深峭雖有無敵則為  
日月之餘也夫主之報也為足傷其明點其會語且自孔氏  
以來意道大開家脩人勵詞精場感者幾千年矣詞既其間  
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幾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  
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  
物之中維持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發軔而不克補躬躬  
故曰得之為誰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









撓人而終不問也。因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困免而富者  
困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  
則使待者衆，皆懷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  
饒不得嘗而不可增，為則貧者亦不得嘗，不可免矣。」若皆得  
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今富者檢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賦  
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  
因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二而收其三，主上愚人之勞苦，或  
滅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三，三與  
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  
不一定經界設名實而姑重改作，其為可理乎矣。富室貧之母  
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條而後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  
人流為工商，洋流也。」也蓋其愚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

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  
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  
故有殺高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治其產而唯丁田  
之問，推以誠實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  
制，迨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  
亦不可行矣。是故秉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  
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陋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  
誰耶？理獻弊政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其說其在可用  
之數乎？因南人來重賦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參得  
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  
足實其慮無所論刺，故極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  
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  
求至善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益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宣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  
宜當官者類舉今負罪毋赦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  
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見行之宗元海管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凡一舉  
而德皆及焉郡大夫不見叔向見左傳今而預知斯舉  
下走之大過矣韓大知書雖多言不足事意故止於此不宜  
宗元再拜

與崔旰州論石鍾乳書崔旰字

宗元自前以所致石鍾乳非長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旰字  
也又聞子敬時情動崔旰字宜以為未得其善美  
而為管攝崔旰字中崔旰字懼傷子  
敬辭崔旰字仍崔旰字勸必不也再獲書崔旰字徵引地理證  
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

音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成無不可也草木之  
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君山之隆陽或近水或附石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雜鍊密尋又特異而  
死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貴賤下不可知則其成而產者固不  
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鍾乳其  
靈辨以美其肌廉以饒食之使人榮華澤采其氣宣流生胃  
通腸善養廉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能鍊而下者則奔  
突結結卡大卡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矣淹預不發鍾乳  
變而積類重濁頑硬食之使人痿痺鬱鬱而火生風戰喉癢  
肺痺閉塞不聽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  
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  
子敏糾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藥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則東南之竹箭雖交岐操曲皆可以貫畢業韓此山之木





雖難奇瘖情

則難奇瘖情

則難奇瘖情

則難奇瘖情

則難奇瘖情

則難奇瘖情

觀

觀

觀

觀

觀

觀

以勝

以勝

以勝

以勝

以勝

以勝

下泗

下泗

下泗

下泗

下泗

下泗

人也

人也

人也

人也

人也

人也

師儒

師儒

師儒

師儒

師儒

師儒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者皆

答周君某書

答周君某書

答周君某書

答周君某書

答周君某書

二月九日書

二月九日書

二月九日書

二月九日書

二月九日書

二月九日書

已日以傳

已日以傳

已日以傳

已日以傳

已日以傳

已日以傳

州與因

州與因

州與因

州與因

州與因

州與因



若開桎梏桎梏音指 予子而無所趨指道 予子而無所趨指道

神牽拘而不能肆焉若折折音折 神牽拘而不能肆焉若折折音折 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有道鬼神等事今夫人乃盛舉山澤 之驕者驕音驕 乃盛舉山澤 之驕者驕音驕 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讓焉何哉又曰御藥可以及齊符分 以見與國小人之所不欲得也似子 嘗以君子之道與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外滿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真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重人之道得以光復是而中雖不至焉若其道善矣今夫山澤之驕於我與有焉視世之亂若視視人之害若別視之若我若我善而生彼天而死彼無能動其腸肝焉昧而趨也也而居不恤恤音恤 也而居不恤恤音恤 有餘道善 以私其勝者而日以益焉他人莫制已獨以

倫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萬明之圖哉宋元始者講道不篤以兼出顯利動獲大倖用是奔竄登絕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矣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亦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焉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遠無忘生人之惠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宮中可與遊者遊馬溪上池西小丘坐伽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凡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眇昧眇音眇 思有以已凡用術術而未得路間一日獲陽吳武陵最輕便先休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

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兄貌大口顙而神不借來  
及食時輒脫和鞋燒湯謂之脫鞋與妾飲多寡猶自若是  
凡陽德其言而嗾然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  
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王子之師已漕謀而退矣萬敵屬餘糧堅壁待戰鳴  
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臨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異子  
已乘陳矣乘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矣異美言以為得怕  
又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善言哉今愚  
甚謂之理則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不可死謂之  
不可徵謂之敵天敵地謂之病敵若是者思言不言但以世  
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言必無可用愚幼時  
嘗嘗音見有舉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  
布其爪指發起則咳味詭詭以違夜謂之又增以陌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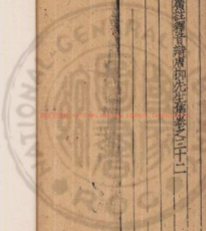
燭不足則誤而惑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  
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嗚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  
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  
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  
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  
卒爲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  
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  
弊哉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  
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君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  
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  
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甚  
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竊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謂之  
善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令使號於天下曰號爲





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  
 之友皆左袒者則又號曰執爲李睦州客者有今欲已睦州氣  
 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  
 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姻婭之謂姻婭曰  
 相親相愛也相親相愛也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  
 左袒矣下之號於戚援僕妾則戚援僕妾皆左袒矣戚援僕妾皆左袒矣  
 而號於妻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  
 下號曰執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  
 仇不友者欲父存其道客者欲父存其利宗族姻婭欲父存其  
 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父存其戚戚援僕妾欲父存其  
 生將率胥吏欲父存其將率胥吏欲父存其將率胥吏欲父存其

天下欲兄父存者皆懼于而欲兄遠去者獨喜見寤而不已則  
 是皆親而與離夫信親而與離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矣  
 而兄安焉爾小子之所操操也凡其有意乎卓然自更與使  
 離者失望而懷親者得欲而抃則馮頤推肥牛擊大豕則奉  
 羊以爲兄饋饋謂饋也窮龍西之麥輝江南之稻以爲兄壽  
 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教倉之粟以爲酸醢醢謂醢也極五味  
 之適致五穀之安安謂安也心恬而志遠貌美而身  
 胖胖謂胖也辭曲讓歌愉憐款誠款誠謂款誠也濟聲譽於無窮垂功烈  
 而不矜不亦有哉親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則熱粹粹焉  
 日鏡日鏡謂日鏡也則日匿守無所師之術算木可傳之書悉  
 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聖學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  
 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增廣註釋皇清唐初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is the most complete 30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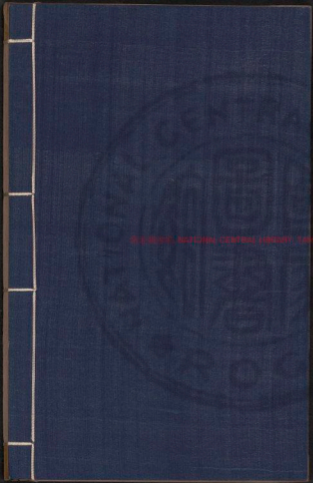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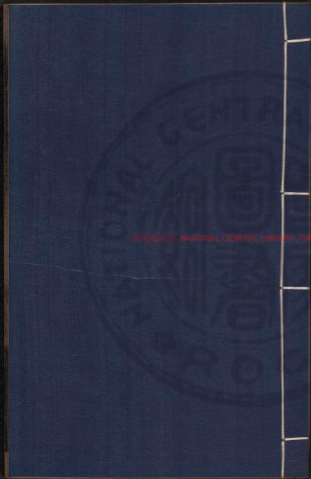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北, 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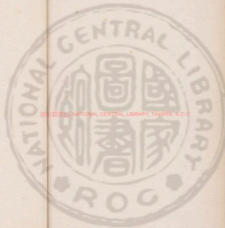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445704 V.11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書

與楊壽之再說車於勉用和書

本外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具於樂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  
足下氣益初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  
苦窳結結能知能知不不為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王  
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  
發之不早且然開發之要在陶器切然後不失其道則  
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  
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感  
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總然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  
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變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  
吾固欲其方其古固其於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



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特躡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異族也謂音所及賀所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黠觀之載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藉田教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夫人之寬問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功矣甚實甚實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具不滅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闢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鍊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此下僕得編讀工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商州當先示僕得與儻夫魚老上下水陸揮味以給庶羞謂家不得又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悉謂家款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其類自

與楊梅之疏解車奏第二書一書一書

張據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且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死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遽復焉者哉吾於足下固且是一道理有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急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手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說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健並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信人夫剛柔無常位皆







說曰唯狂克念作聖爾今夫狙猥之處山呼跳樂其  
輕躁狠戾異其然得而擊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  
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並押而擾焉跪起趨走或能爲人所  
勝之夫有一焉狂奔擊顛踣躄自絕此故吾信夫狂  
之爲聖也人子有賢人之資及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  
不能不然其執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  
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  
之說恒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  
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  
不能則謂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車教子爲爾爾拘拘者哉子  
何若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禹宗  
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  
同波工爲爾爾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其

不然也聖人不以人譽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爲爾  
拘拘也又子自言爾稟中偏則操操欲奔去不敢猶欲強與  
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汚維爾尚可恭其  
體貌遊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言在  
於恭寬退讓以傳聖人之道及乎人則其如斯而已矣  
堯舜之謙高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  
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使七人聖人者所爲若  
是豈怕嫌於心乎優其說肆其志其洋洋而後言優委而  
後行道人是非不顧爾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  
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嫌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  
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說夫車之爲道宜樂行於險耶度不  
得已而至于險則勿敗而已耳其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  
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蹙足以容不幸而



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齊魯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同也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尤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其羅終軍以為某棄大而缺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一子僕以為過矣彼其羅者左右反覆得利無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交為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任實使燕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論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穴而不敢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之

淫夫以媒若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漸而俱死焉是無翼靈狗之馮疾是不顧險阻唯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季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與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天化枯槁伏匿之士皆思躡羅洗沐期飽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小血氣未定而忽欲為所感格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



竟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感倭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人之圓耳孟子曰懲於善者而改過遷善則物莫不吾子其類是歟倭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責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倭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中而懷之非爲倭而利於倭也明矣吾子惡乎倭而恭且不欲令吾又以聞吾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也之矣梯苟冒竊以幹利乎已者也因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登而不滿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左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雖危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任其間與怕人爲家

數千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銷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監國尉留府庭旦暮去滿於太官堂下與平伍無別居曹則俗吏請前更說買賣商議議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必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即官自以整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彌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晝夜惶惶追思得過往來甚熟講度韓孔子之道亦幾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機術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韓少時何異然猶吾黨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知吾更說等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幕中消費力而多





嘗教勸勸考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無徒為煩言性  
 復幸甚又既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候專專為掩匿復蓋之慎  
 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固公  
 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  
 皆得刺刺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子  
 今乃專發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  
 傳言與人語於道子垂之柳不毀公三年獨荷如哉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向蓋乎是事吾不能牽子之教矣  
 幸然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  
 道者吾子且為蒲拍駭駭何可當也其  
 子固語文字太多反果正氣與能遺是則大善矣憂國發  
 謂保籍田之罷意意悲懇誠愛我厚者吾自愛亦大敢以此

為飲且戰戰但當把酒荷垂其  
 溪泉為圃以給其其則安蒲池藝樹不行歌坐約望  
 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重  
 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情者則以生竟一朝廷更舉相來政事  
 益修丈人日夕此關吾侍子郭簡亭上期口言不父矣至  
 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其白沈侯足下無恙者請至得所來問志氣盈膺博我  
 以風賦比興之旨其樸發尊尊其而當惠施鍾期之位  
 環珪其又自懼也其可取識者微笑以為知已  
 蓋非趨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授承辱說豈得固非雅

志默然而已。故謹以所示布畫。聞人雖列坐。獨行一不  
作。識者動目聞者傾耳。聽於萬用。以為報也。嗟乎。僕其有  
朝野之作。壇壝於世。辭有枝葉。而感風益用。儼然開成。興  
化。里蕭氏之。履。足下。款。五。籌。僕乃。捐。堂。懷。心。吟。玩。為。娛。  
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第。贈。其。數。相。什。其。功。相  
百。實。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然。恐。廢  
志。以。乘。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賢。又。相。生。之。本。高。下。費  
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訛。焉。未。使。告。達  
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示。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料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懷給聞而數中。而疑終  
乃大喜。遂附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昔  
東海為深。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

朝夕。惟恬安無事。是巧也。今乃有焚揚赫烈之虞。誠可謂  
以震駭左右。而脂膏精滲之具。或以不給。雖有說。則自  
以翻。之。如。之。是。以。始。而。敗。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  
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處。傳。相。手。於  
是有水火之。而有聚小之。溫。勞。苦。憂。勤。而。後。能。光。明。古。之。人  
皆然。斯道遠闊。謬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喜小學。真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  
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壯。壯。京。城。人。多。言  
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得忘不敢道。足下之春。獨  
自得之心。羞。衝。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耀。明。而。世。之。多  
嫌也。一出口。則。嗾。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  
下之文章。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身。下。沐。而。負  
公道。又矣。非特。自足下也。及為御史。高書。即自以幸為天子。



近臣得書其苦思以發明足下之鬱鬱然時時道於行列猶  
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愧而已之不充者豈不立而為世  
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乃今幸為天火之  
所將盡凡友之疑舉為笑談然其屬痛其  
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  
污其曾出矣是說駭回相尋乎也則僕與幾  
道十年之相知不若效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而彰之便  
夫為於心者咸得聞其發矣發矣科者發子而不慄雖  
欲知嚮之蕭縮受侮其可得於效吾有於子是  
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  
子喪之詳也今吾之所陳者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  
而更以賀也而也獲其為樂也大矣又何謂  
焉足下前書僕文章古書為不忘僕得數千幅乃併往耳吳

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不為辭賦及謝問大意可寄一本僕亦  
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下輩言之怪其固未  
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勸死生不念宗元白



切記及徐借成宋齊年考世之始不可忘也此記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書諸關留陽城司業書自元十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天禧大學諸生足下始

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熙大洽于

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祿門朝報誌凡

不其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於式

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其熱

素美顯寵勤至備政乃知欲通陽公宣風商士草布美化于

黎庶也遂寬然少喜如獲願焉于夫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

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著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

莫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豈自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



切記及徐借成宋齊年考世之始不可忘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書諸關留陽城司業書

自元十  
月九日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天禧大學諸生足下始  
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熙大洽于  
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朝服志  
不覺其年柳宗元為就職書府聞之慨然不喜及柳  
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其熟  
弄矣願寵勅至備政乃知欲煩陽公宣風商士覃布美化于  
黎庶也遂實然少喜如獲願焉于夫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  
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著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  
莫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豈自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





門外聞之於掩關宴客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  
去頌首西顧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  
喜甚哀許不辭不意古道廢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捨叔夜  
傳辭謂觀其言太學生徒仰聞赴訴者僕謂彭千百年不可  
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錢翁鶴祐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論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黨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  
雖則其地有崇飾惡言而肆關說者有凌傲長上而諱罵有司者  
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滿腹悵悵  
良痛其愛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  
鄉閭家塾者願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踰頭  
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  
會久奮志屢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

之垂刺數能離避其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常時之弊  
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清真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  
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  
能容善傷一本唯行來者不拒冀聞有狂政小生依託門下  
或乃飛文陳  
愚亂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  
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向於子貢曰夫子之門  
訥訥曾參徒七十二人致尚真易孟柯節齊從者錫履  
披一聖兩賢人雖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  
之門不拒病夫或謂之則不拒在材師儒之  
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  
之會曾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  
之位而人實其善焉與其宣風一方輩化一州其功之遠近



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規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答章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譽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諱笑之以爲狂人獨據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談天抗節而爲師甘果賄怪駭罵指且率引而增與篤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效不暇熱又挈筆而東如吳者數矣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以爲過言前八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季大靈論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大宜奮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寧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體愈既自以爲蜀之月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覽數日豈有過哉頽吟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吟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開取怒乎僕自適過以來益少志慮甚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立可使噉噉者如婢早暮味吾耳騷吾心則因僕作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喜望外適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慎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芻言於卿士曰其子冠畢也者或慎然



精而實易知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  
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慷慨然有古人形貌雖儼傲爲師亦何  
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前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  
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  
去其事則可矣若字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  
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  
以耀明子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  
皆大過吾子誠非彼輩經說之徒直見愛其故然耳然吾幼  
且小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  
炳炳烺烺辨辨相耀耀務采色者聲音而以爲能也凡  
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  
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子辭未嘗不以經心

博之辨辨懼其尙而不留也辨辨未嘗敢以忘心易之懼其  
馳而不戢也辨辨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難也辨辨未嘗敢  
以矜氣作之懼其懷塞而驕也抑之欲其真揚之欲其明疎  
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天道也李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  
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  
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秦之殺陳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  
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規參之離騷以  
致其幽參之大史以著其聲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  
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殊竊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  
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吾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  
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抑越蜀快怪而爲  
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二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亦枉文章選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  
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發勤其文者豈非深寡和之憤謝  
尚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若播  
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馬踴躍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  
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勃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  
加蒸附隆附之譽不久矣又何感焉古之道上延乎上下倍乎上上  
下洽通而所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  
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  
君子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  
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魏叔子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

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稱難之而况今乎獨不  
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揖也退相移也己乃孤乎今  
世雖王林國濟長橋樓生其有士其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  
長其探矣知僕之其充雅者不敢告其古之大其之不能交誠明達德其行延孔子之光燭其後來次之未能勸  
材能與功力致大雍千民重不滅之譽退乃俛俛於下列其  
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  
既通而多譽才聞友之過也其善舉知揚善聖人不



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樂其聲者吾故聞焉其餘天就之說則是下觀時而已不意宗元白

答嚴厚齋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敬不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安歲與答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無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踐行且求中以益已慚慙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宜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詳北史仲尼宜易言耶馬融

文者一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為事僕才能勇敏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詳北史敬叔吾所信愛詳北史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言字下無字知吾子文其暢遠悒悒乎其關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英獨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委語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多矣幸而垂來詳北史終日與吾子言不敢憚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狂恣唯肆意有所作又加序論詳論又加序論詳論初自謂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奸嬖人善以為不臣已善不可變故懼棟云爾也全手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初則辨而僕惟駭卒無所為但起起文墨事碌碌事糾紛今遇之不以吾子勸僕而反以僕勸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舍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勸亦以佐退之勸足下不宣宗元頌者甫拜

答貢士學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龍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秀自遭逐逐然網益為輕薄小兒譁為群朋

贈師無狀嘗逢人率謂僕垢污重辱將去而後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搗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然盛服而負負塗者變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學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易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葉求為師書韓愈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遠涉草廬魂守家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遂辱書訊願以高文訓其知恩謝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贊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護足下囊鏡成錦襪用鳴導於聞人僕常懼然蓋其倚箭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學者此



固所願也詳視所賦曠然以喜是何肯顧之博大詞采之辭  
然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文才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  
用討變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教其無稽  
甚非所宜僕不敢問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

崔生足下學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醫養不乃近誠有意乎  
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  
辭之博於世者必由於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變之之  
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  
貴辭而於書粉澤以爲工適蚤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  
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漢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  
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  
以垂於古俟俾吾子不同則都門口無所發明顧吾子文章

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子也愈  
外身其可惜哉吾且不言是實吾子數千里不奔朽腐者之  
意故復云爾也凡人每辭工書者皆病辭也則自其吾不才  
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破鐵攻發則其病也愈切矣夫  
病也物卒不能去纏結心膈牢甚顯斯類志之而不克  
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欲飲思勇吾病不亦成乎斯固有潛埋  
積積中子之內藏也病也物卒不能去纏結心膈牢甚顯斯  
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  
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游於伎也吾嘗見病心  
腹人有思者土炭解解則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感其親愛  
之者不忍其戚因淫而與之握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  
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  
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





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  
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欲令子其嗜嗜者  
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章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時所評遠甚多實多賀秀才  
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轉自誌其年又轉或曰公歸則蚤夜孜孜  
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問不奉對苟文章益日新則若亟  
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然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  
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  
益者不啻錦附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  
然若荷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跋之患乎選答  
不悉宗元白

緬社溫大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皆逾千言意者相違  
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  
多矣文多而書顯吾不對登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微不肯  
相見前時亟拜函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  
略觀之矣吾性駁滯多所去甚論安敢懸斷是且兼耶書極  
吾必曰周孔由前卷引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論生以  
直躬見極宜無所說道一本無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  
駭怪且疑生情亂浮說無所取幅又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  
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湖之二邦又得  
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得  
周孔千百何再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  
自雄斷引筆行墨決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決立  
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周勵字

不嘗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敵耶哉夫者發辭也矣耳焉也者法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者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子章蠶蠅鳴者吾取焉諸公謂惟中人者此謂所以利也道運而謁於湖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千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未甚少而自荆來卿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湖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城嶺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亦吾獨能生勿怨一靜而守之二邦以取法時恩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習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泰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于相

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廢之艱而懷千仞之下

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遇蔡末俯首深隔大恩良父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

爲也其器足掩也楚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讓乎已然

授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而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最者少小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以陷乎大死窮蹟類

瞞者俱不之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捐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



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結斃無復振矣  
知之又矣繁言莫詞祇益爲難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鳥獲  
之餘力舒于尋之屢世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  
其幸庶幾而後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  
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爲生之遇塞坎在此舉無任戰戰  
兢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啓

上廣州城宗廟尚書啓一本啓上更

其啓其夫劉深重餘息苟存劉深重餘息苟存沉寃變業朝  
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先亦之誠伏念宗元初按御史之日  
尚書與杜司空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慳  
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寒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荒  
窮毒入理所極親故遺忘窮况於他人朝女之急纏窮難絕  
禮法與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數月伏以尚  
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  
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博博素懸博博素懸叩顙  
兩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况  
在今日而率然于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恩之日久嚮德之



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結斃無復振矣  
其詞伏惟動心為念元符得寐之由致縶之自以閣下之明其  
知之又矣繁言莫詞祇益為難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馬獲  
之餘力舒于尋之屢世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  
其幸庶幾而後者得申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  
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為生之遇塞坎在此舉無任戰戰  
兢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啓

上廣州城宗廟尚書啓

其啓其夫劉深重餘息苟存自陳上更沉寃變業朝

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先亦之誠伏念宗元初按御史之日

尚書與杜司空詳先賜臨顧光耀里閣下情至今尚增惶

揚頃以黨與進退投竄寒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覆荒

窮毒入理所極親故遺忘窮況於他人朝女之急纏窮難結

香德量弘納蕤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

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博博素懸一叩顙

兩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况

在今日而率然于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恩之日久纏德之





澆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獲獲方堅雖虎豹其爲  
往不任踊躍然變之至誠奉啓起居輕騎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儀啓

其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八下立志之士雖然相顧繼  
以敦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執直道之所行  
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  
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整相因父中間因緣陷在  
危邦與時偃仰不礙其道云云而爲見惠嫌者橫致  
濫刑之中及禮以有本云云而爲見惠嫌者橫致  
唇吻存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  
之於外然循小人浮議困在交戟猶擬制物云云凡諸侯之  
欲得符君者然瞻壞接而或於騰淵環視相遠云云敢先舉及  
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青云云求珠於海而經十

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  
下流多誘云云自非大君子出世之風則何望焉嗚呼  
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漬陳賈不勝戰越不宣

與荊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其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發善而不爲功所以振  
宣幽光激勸頑俗誠大君子所當精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  
右衛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有休  
聲云云再舉府曹請用茂著項以狂賊李元慶初取  
留後攬權克待搆災禍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而  
卓以此時特立不懼於強暴以尊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  
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  
言論之餘每所羨異優給家屬恩禮持殊行道之人皆所欽  
伏願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

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充榮一發伏惟不  
榮狂誓特賜裁量幸甚幸甚其與軍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  
期至公輕贖威嚴伏增戰慄謹啓

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一本作崔簡中丞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敕判史崔簡以前任隴州安存并借官宅  
驪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驪州安存并借官宅  
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取政以側隱撫窮人  
罪跡甚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  
道咸適于中威儀並行仁義齊立絕愆糾繆列罪盡澄清之  
風匡實無闕境知嘆咏之德崔簡又奏請判  
崔簡又奏請判凡在巡警懷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拘氏之  
出簡之所犯者未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竊不知畏  
法坐自抵刑各爲斷情幸無愆害實慶之日百口慙然呼號

羸頓不知所處僥幸至仁厚德深加懼恤則流散轉死期在  
頃刻甚幸被釋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備念始終  
威懼無地謹勸祇承人沉滯奉啓陳謝下情輕贖

上湖南李中丞啓

一本作李中丞

某啓恭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  
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  
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列子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  
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賜之調之亦可受也又怪  
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繫白其德取食  
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  
爲愛故適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  
不辭今宗元與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  
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憾斯固爲貧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



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取人之事也。其皆詆耻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糞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質不可以爲商抱大罪受窮賤而以當惡職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願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此邦重爲並生所笑則繆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嘉慶遠啓

凡士之當顯宦貴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集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充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顧傾聽野濁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縲若彼文續嗚呼由之知止足者罕矣。既

受辱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蠶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集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濟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實鑒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靈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彫後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守其行藝諸父稱尊溫雅好禮而信辭以文墨達于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作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結搆故不來達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最政願委心焉。則施澤於海過於厚。賤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擊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思之士二焉可不謂勳其巨者乎伏惟  
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異其敢述一進退  
懼不知所裁不宜謹啓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上禮德與補闕溫卷學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遂輕謂謂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  
元勿不知耻少又隨進拜揖長有且于幼年是必遵後世之  
末幼親謂廟謂計之下列貴謂文謂信謂開無謂實謂諸謂凡  
載謂文謂筆謂而謂都謂儒謂林謂者謂阻謂視謂乃謂進謂單謂皆謂與謂機謂相謂示謂談謂笑謂見謂罷  
囉謂爭謂遠謂巡謂爲謂達謂者謂咳謂發謂七謂加謂始謂自謂非謂無謂乃謂視謂其謂機謂者謂鄙  
其謂成謂拜謂其謂幼謂者謂薄謂其謂長謂耶謂將謂行謂不謂披謂異謂操謂不謂砥謂礪謂學謂不謂該謂廣  
文謂不謂炳謂確謂實謂可謂觀謂而謂薄謂耶謂今謂篤謂實謂充謂朝謂而謂獨謂于謂執謂事謂者謂特謂以  
顧謂下謂念謂舊謂收謂接謂儒謂素謂異謂乎謂他人謂耳謂敢謂問謂厥謂由謂庶謂幾謂告謂之謂俾謂議  
去謂就謂幸謂甚謂幸謂甚謂今謂特謂懷謂慨謂激謂弟謂奮謂縷謂布謂衣謂繼謂談謂作者謂之謂遊謂夏  
務謂名謂卿謂之謂門謂抵謂掌謂裁謂升謂厚謂自謂閱謂澤謂進謂越謂無謂忍謂汗謂達謂者謂之謂標謂聽



窮章句務腐腐之儒雖或真力於文學動動懸懸于歲時然  
而未幾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闕見必務務基徒爾施澤  
被覆大帝游於明窗且有愧色更有能乎哉閣下何見持之  
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瞻  
雲霄何由而能故遂用叔源內翰類首絕望極嘆其以沒沒  
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旌牒按在規  
矚閣下乃謂可以爾遠大之途又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  
然而爲德是何以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  
爲人何如哉其克之美隘賢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  
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按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  
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  
也定死向以禮博孝來詞之舉會閣下尊臨考第向其升降  
當此之時意謂舉合事非獨丁願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

何閣下以鯁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窮而自放廓然而高進其  
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  
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塗  
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  
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  
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  
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  
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  
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維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  
也有爭奪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  
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  
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  
其名於遠大者可補焉然而至矣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

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  
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取特達之士而  
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  
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  
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取哉而宗元樸野  
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我而必以文字  
求達不可以言乎才重翰執簡啟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  
場應對刺繆經旨聯動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  
付省區管豈容易而承之哉明旨大鴻臚察而鑒其權交爭  
不克寧者竊感荷榮如實出己之德歸類之賢特以宣三年  
翰之實人始於中試而後始於人敢希謙讓國士遇我  
之報也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詩以代投刺之禮伏惟  
以知己之道然推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書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啟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  
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申甫周時人魏邱謀篡幸趙致罕  
羌之績魏邱周時人則字當作罕趙致罕周時人則文武所注中外  
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  
有申甫魏邱之勤出兼方召幸趙之事東取淮石申甫魏邱北  
服指陽申甫魏邱略不代出功無與讓  
故天下文士皆願妻筆時勸惠慮以貨迷洪烈開揚大勳宗  
元雖敗等斥遠守在蠻貊猶欲披發枯槁決疏潢汙整致東  
鄙少佐豪髮謹擬平淮夷雅一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微聲  
聞于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惜言謹戰交積無任  
踴躍奉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書

宗元嘗言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  
詩曰江漢之洋王命召虎詩經其卒堂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  
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詩經其  
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謚以布天下以掩後代豈聖  
之文雅獨優於周室哉宗元身鎮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  
出原意者殆不可自專自屈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鑑  
死無憾誰推平推夷雅二篇密冰上獻誠願言淫聲不足以  
當金石齊繼代共烈理官里人得操而歌之詩經  
知期也才勝情誦之至輕濟感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卷

宗元嘗始閣下爲尚書即薦龍下輩士之顯於阿閣者以十

數而其尚幼不得與於斯後及閣下遭讒姪在外十餘年又  
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廢彼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  
爲著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存天下賦頌而解詩經而  
爲中書舍人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存仍  
囚網視日請命進梁蓬甘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  
恐抱斯志以沒乎無以知於門下其長懷愧坐憤故敢  
及其能言其書編文冒昧藏或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  
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  
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  
暴亂消滅休何而冒祭者盡去德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  
分主憂以取東諸侯而天下無患前而李吉甫盛德  
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閣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銅道  
死而猶效致其志焉閣下備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畜生人以勇義干國難而躬門用兵  
之事最為天下唱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既而賊帥劉  
勣劉元珍劉元忠劉元振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仿佛布漢  
而不已也宗元負罪後命舉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  
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窮賤微德恐沒身炎瘴卒無  
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洵洵思之不克自寧全身雖敗  
弃族戮其文籍或傳於世又為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為  
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劄門銘一首惟恐獻上  
誠無以稱塞天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慙懼戰越之  
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集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即中貳太原宗元獲蒙於天長

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推許造門關自後司空  
榮位遜公輔宗元得跟朝刻氣身相南霄漢益高泥塵未弃  
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情刑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  
化所覃最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閣下孤賤特肆撫存  
則縹緲之辱有望獨除嗚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  
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上瀆威嚴伏增  
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所著文集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蒙賜存問驚忤惶懼交動於  
中猶念危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  
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就愧吊影追吞既往自以終身涉穢無  
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慈特記名姓守突異者忽仰藉於白日





負泥塗者遠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  
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政海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  
丞侯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  
昧上瀆無任踴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所著文啓

謝綽編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  
今者思罪悔咎伏匿慙慙猶未能去之時時舉有長吟哀歌  
舒油幽鬱因取筆以書紹章而編略成數卷伏念閣下  
以文章昇大府統方隅而宗元幸緣蹊幸得與編人齒於部  
內不以此特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謫劣而自弃  
也政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算者凡三卷合四十三卷不  
敢繁故也簡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尼席之污  
夫况鄙野伏用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書家沈記啓

裴即裴君

右伏奉典分令撰書家沈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持才之  
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事之騰甲於天下而徵顧細而使之  
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切觀  
物象涉旬接擢不得萬一竊伏詳付進退若墜又稽篆刻則  
有違慢之辜速讓空薄又見政蕪之累儘期廢事尤所特懼  
謹修撰說上獻退自踴躍惶恐不知所裁無任隨越惶  
恐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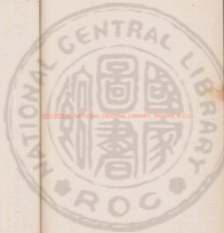
上河陽烏尚書重創敘獻文啓

一本係上河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  
功爲國少爲時也牙將盛史年朝自任力察時與時  
滿有三城定亂非彝竹帛未足云紀淮臨汝上以重九  
次州府使兼河陽節度使兼魏博節度使兼鄭滑節度使兼  
魏博節度使兼河陽節度使兼魏博節度使兼鄭滑節度使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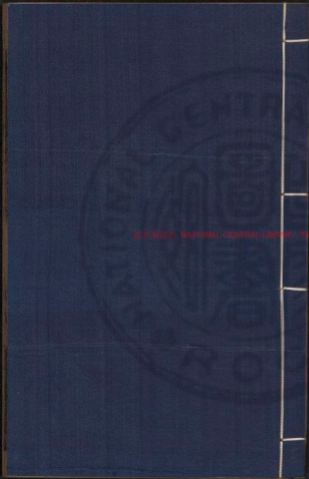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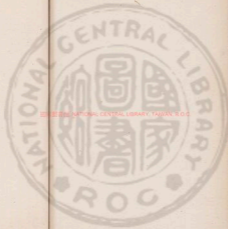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0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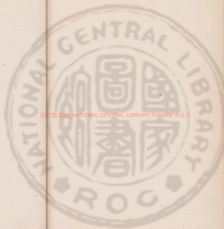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445705 v.12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表

禮部禮官上尊號表

禮部禮官上尊號表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  
 致為依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  
 三則以安羣夏養窮餽大稱其可慶乎臣等誠懼誠望願  
 首頌首伏惟皇帝陛下叶周文之孝德齊大禹之躬身弘帝  
 堯之法天過履湯之解網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併及  
 元正率土更欲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  
 謂未及善者以為帝德虧連而再統銷闕郊廟備禮而祝嘏  
 无辭翻貼凡百禮儀華夷萬望臣謹披昔皋陶之頌舜尹尹  
 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

禮部禮官上尊號表





宣師欽率由乎矣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  
列文時當太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在稽之於前與  
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又如此今龜筮吉元正戒期當鼎物  
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桃桃禍禍陰  
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厭主恐違列聖之心所以  
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下謙讓之節安延企之  
情特詔名儒孔官百寮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  
厥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元禮之壽祝史陳言自拜拜家  
彭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其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請獻鴻名天心未從前越無措臣  
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祀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  
吾自其武自號曰武王細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

鏡也者皇帝之故失徽往聖之憲蓋不闕禮經幾乎闕禮伏  
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已謙尊來天兩地之功為而不有  
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至心王言非群下所仰望也竊臣  
等伏以爲尊號者所以稱上帝饗祖宗万人所稱百靈所仰  
表聖德於率土禱天擊於无疆臣下請之之謂孔帝王承之  
之謂孝孝大於讓孔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變心  
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  
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今天  
地交奉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唯遠群願固守  
謙冲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惴惴无措上冒嚴憲敢述厚責  
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孔官議臣所請撰日推禮虔奉  
鴻休及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无徵仍惶闕庭伏待差  
額謹無任登望之至



禮部賀禮等表

元和十四年正月元和中

臣其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无窮臣聞  
立極之大四海无以報神功配天之尊方物不能崇聖德唯  
有微誠其彰中冓所以禱天心下極人欲神伏惟元和聖  
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肅賊及除  
福應皆集有旨有趾威識太平勳臣增將祿之榮戎士如賞  
延之龍片善必錄勳功及昇循惟聖事絕酬答方回朕望  
禮曰神武城百工怨思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嘉會之嘉祚  
理歷命寔曰聖文和衷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  
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更夏同志大禮既運禍恩遂行  
歡呼逐市於九圍醜類塗靡昔周於八裔德教所被以所  
訂褒超遂古美冠將夾臣獲守靈荒遠承大典遺汚比德河

清幸遂於千年靡爛均微山呼願同於萬載无任慶賀并登  
之至

為京兆府諸復尊號表三首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共等昔千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

實勸諫雖固拒採狀感悅深塊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願首頓

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

謙光益澤玄化已成而微誠未復遂使神祇缺望人庶怨思

沐浴鴻澤者敢懷暴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

履懷憤方方一心日日以冀逢淹星歲况今地不愛宝致百

級之豐藉天惟降衷呈報瑞而繁委浮乘齊國之地濕成大

田賴也

臣等





戴天弭憤履地益慚不任懇道昇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  
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

百字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某等言  
臣伏  
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盛德彌光大化益被大文字  
加以休徵咸集福胤具臻至於今歲紛紜尤感風雨必順生  
長以時五稼盛登萬方肯綮神意入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  
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追頌首領首臣聞風海必報德盛必  
崇以陛下九重之再推崇无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  
唯有享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熾天意甚  
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慶上帝以致誠令即千祥  
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感聖天  
命降於上人誠慶於中此而可辭甚天有奉况復野多滂德

敢有餘儀是食之慶允溢於京兆府  
勳卓射之滿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抵之望既  
勤遐迹之心又迫况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朝身軀髮膚及  
歸於聖有衣服飲食率自於皇恩被教化而登深望鶴名而  
未想舉國之至夙夜不寧謹請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  
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  
懇摺迫切之至

第二表

一本以此表稱京兆府

百字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雲等言伏奉恩詔批臣所請復尊  
號未蒙允許者緣對體遠不知所載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  
等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魏謙爲  
德以福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謙  
謙讓之道臣等愚誠未知所歸且百姓禱禱特表其意之懇



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功億兆歡騰天請命上下交  
應肅明同心舉而達之臣所未識况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  
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人之表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  
沐浴皇風二千餘載竟感威化慨然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  
歡呼遍野聞里鄰臣以不進不止妻孥整臣以不遂不歸唯  
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殫竭下終不後深伏惟陛下照臣  
懇迫之情臣等寒臣為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懇恨之至  
謹奉表陳謝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臣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願列  
聖旁若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業嚴奉先廟無客元元  
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未固伏惟皇帝陛下履宮泣血臣等  
無時其下神明動于天地夫臨庶政仍仍系誠

凡在人臣號不哀懼伏惟先聖垂青俾陛下抽哀而聽政本  
朝之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菲誠懼死繼布繼嗣期於必從  
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  
直道顧命昭獲成規校王者事速之望願上帝乃眷之懷臣  
等不勝文迫誠懇之至

第一表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嚴下惟九  
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遣器下宰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  
顯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固陳誠請猶未允縱內外憂  
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末繼志為難酌禮之情得中為貴  
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臣等  
之痛臣等伏願少神哀懷仰遵理命臣等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 貞元元年表

臣某言太子中舍殿公弼至 公弼 奉其月日勅  
 實想論伏承陛下以其月日慶奉 此拜 允昇寶位及在聖生  
 孰不慶幸臣其誠懼誠拜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  
 雷雨解而品物榮 此是 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於業重  
 光宗顯輔其德殷宗能然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  
 祖之緒陛下重降出曜躅乾維練主尚窮孝恭之美撫軍者  
 神武之功欽承遠訓 此 永保鴻業遠密之中苑雨露以  
 被物遐潤之地觀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  
 胥悅草木皆春煦妪生成不失覆載 此 况臣謬膺鴻澤受國厚養自出身泊乎 此  
 游曷時不獲親朝庭之禮甚臣庶之外敢天會實聖德萬情由

禮部賀改貞元元年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詔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  
 為求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宗廟應犯死  
 罪特降從流逐已下遞降一等者實命方始聖曆周銀載宣  
 臨照之明遂藉漢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  
 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執之華 此 况 此  
 公 此 正名紀曆 此 表連行於萬方有過 此  
 流汗滅於四海 此 歡呼林 此 同臣  
 其等親奉聖恩仰承大化踴躍之至倍萬倍情無任踴躍欣  
 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詔宜令皇帝即位賀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

不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維厲臣長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  
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者在易經繼明以照于  
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乘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  
欣載臣長等復備班荆親仰聖明踴躍之誠倍萬倍品無任  
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臣長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珪為皇太子  
改名長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若天序有奉皇圖載運臣  
長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書傳早  
建之議雖文不惟立愛其在繼明本朝陛下奉承前規  
敷揚盛典節茲守器之重委正取爭之位尊義方之教載錫  
嘉勞允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得於道擇必子之  
嗣遂合于至六邦本不推王業齊同此皆宗社重社稷怡皇

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  
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踴躍之誠倍  
百倍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臣長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再禮云畢忠勳萬方同其惠  
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長等誠喜  
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運天下  
之本宗廟以安政體臣等負非人微賴典冊既備慶澤流  
經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繼利而陶甌和感運勳而嗣  
緒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養之禮賜與有加如  
游遊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况行禮之日則  
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耀神化旁  
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其俗同慶臣長等誠喜誠賀定倍百倍









禮部賀太后 奉養見三朝之安禮部賀太后 周旋有四  
星之輔 所以表王化之輝知堯舜之本冠映千古儀制四方臣其等  
 捧戴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拜賀表

臣其等 言今日太上皇后冊拜禮部賀表臣其等 拜無窮  
臣其等 誠愛誠賀願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靈煥之至德  
 綱周母之徽音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  
 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禮漸斯備禮  
 用修其以補正始於王風臣其等 致時雍於帝典臣其等謹  
 應祭儀贊觀盛儀編羅之誠倍百恒品臣其等

賀皇太子

其皇太子 月日制書下抵慶成典位制書宮

方前 禮部賀皇太子表  
臣其等 言今日皇太子冊拜禮部賀表臣其等 拜無窮  
臣其等 誠愛誠賀願首頓首伏以皇太子著靈煥之至德  
 綱周母之徽音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  
 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禮漸斯備禮  
 用修其以補正始於王風臣其等 致時雍於帝典臣其等謹  
 應祭儀贊觀盛儀編羅之誠倍百恒品臣其等

御史奏賀皇太子表

臣其等 言今日皇太子冊拜禮部賀表臣其等 拜無窮  
臣其等 誠愛誠賀願首頓首伏以皇太子著靈煥之至德  
 綱周母之徽音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  
 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禮漸斯備禮  
 用修其以補正始於王風臣其等 致時雍於帝典臣其等謹  
 應祭儀贊觀盛儀編羅之誠倍百恒品臣其等

臣某等言伏見本月某日丙出劔南所進青木關及陝州所  
進鹿之章示百寮者珍闕被開瑞彩交映遐慈情至福祿攸  
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願有蠲首伏惟皇帝陛下燭照至道保  
合天和天惟發祥地不靈寶嘉禾擢實靈草抽英獻于王庭  
唐棣懸同類之異端應新郊廟遊史謝連索之奇術靈瑞  
煥發祥靈既呈嘉慶之祥嗣嗣又顯瑞物之靈瑞瑞之  
秀豐年斯希聖壽用彰攸和之人體抃無極臣某等僥濟至  
化披瀝拜慶慶拜之誠倍百倍品

京兆府賀青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遠由徐州刺史張愔歸詣臣某  
所進青瓜圖及白兔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王元諤所  
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  
永用齊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願有蠲首伏惟皇帝陛下燭照至  
之至倍萬倍情

禮部賀拜壽表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聖旨有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  
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其露見  
降未止者玄化升闕靈昭昭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  
和臣某誠歡誠慶願有蠲首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  
溥澤之澤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終於天眷特降寶樹朝光初  
燭方湛湛而不晞畏畏轉炎更靈運而未已繼樂而珠璣積  
耀盈繁而冰玉呈姿矣竊椒蘭味兼倍醴醴之旨然則寒於



庭而著其紀於年以標奇蹟皆彼珍柱展孰垂茲日况樹有  
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才鳳之遠播朝聖壽炎無  
疆事絕古今處傳遐邇臣謬承澤澤獲賴殊祥并躍之誠倍  
萬倍品

禮部貢白龍井青蓮花合權蓮子黃瓜等表下注

古小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日內出滄湖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文  
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等前合歡蓮子亦百索二十三日又  
出盛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勳植恩協  
於殊祥龜迹再陳其嘉惠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歡慶  
頌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實感必通靈瑞重祥累集於禁池  
蓮表異靈化井常教被清光撒浦書而尤絕成其嘉會驗祥  
經向其稱請嘉幸流自中祖外達實龍騰白寶乘秋果惠於

金行瓜合黃中表聖節彰於十禮遠通濛濛近出苑園合慶  
同歡周於愷兆况復邦畿之內兩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  
茂和風孕育并字實類醴露是皆敬自帝心達於天意周  
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為嘉瑞臣其洋洋惟多幸獲遇  
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并躍蹈之至

禮部貢白鶴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鶴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  
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  
不通伏惟陛下恩澤動種仁洽飛翔故得致禽呈休致寶狀  
以白者正色式表金方鶴以知來推禮式彰冠服用符歸化  
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奉樂壇獲相嘉瑞無任慶并之至  
禮部貢黃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鳳



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蓮瓜一實同漚圖不自察者皆稱惟  
新嘉瑞來應武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喜願首頌  
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繼應庶類德華上達神化旁行  
嘉瓜發祥來自侯服實惟同華見車書之末均地則移風知  
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輔土歌王業之難五色稱珍更陵  
誅佳賓之會張綱宗諱許綱中興誦前時未聞感通若斯  
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珍闈拜躍之誠信百倍品  
無任慶悅之至

為王京地賀嘉瑞蓮表

王京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  
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朗異彩交映實天地  
之合德表神人以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願首頌首伏惟皇帝  
陛下道協重華慶博棟樑頌嘒嘒之祥美登造化之相英直

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樞揆是使雖華擢秀連蒂並芳  
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京之水並對秋開官馭多慶給罔謂輪慶起於小劫神功多洽於大千臣某獲墮昇平濫登榮寵聞  
瑞應而推慶佈盛事而增歡無任拜蹈喜躍之至

為王京兆賀雨表

王京

臣某言臣昨日而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即須祈  
禱今日便降甘雨首天且不違神必有疎密雲霓論言鑿發  
時雨將天津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願首頌首伏惟皇帝陛下  
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滂澍每出於湛恩  
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軫恤已播御天之龍聖氣既宣蓬洽  
涵泉之澤隨對周布謂輪私管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



臣其後人京邑勸仰皇靈澤徒加道滴無助無任感悚昇  
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臣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驟降伏以聖心積念天  
意速廻珍造化之太功華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拜願首  
頌有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  
極乾食糲戒至誠幽陸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後東  
特令賑貸補苴字本齊漢潛連其雨遂屬布澤垂陰隨雨澤而  
俱遠滂沛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  
成必資於帝力進退荷捕於天工沐浴大和敷荷無極無任  
慶躍昇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而奉進首緣自春來少雨宜即若瓦積  
藏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縣其日雲陰而合至十  
五日其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為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  
暵之虞已積出勤之靈泉靈愛職者時且濟於南山嶺四百  
數仰榮濟備於東作勤之功而百稼蕃朝降膏澤及  
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殷  
帝虛美於桑林豈若無災而早闈未禱而先應化禋前聖道  
貫重玄徇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倍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首於詣靈跡驟祈雨至三  
十日其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後令而祥風已  
興致誠而文液旋被臣某誠欣誠賀願首頌有伏惟皇帝陛下  
下側身防惠道邁周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聖靈廣運驅百  
靈致復風神化旁行激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首雨溥周慶





遠遜一於肥瓠如或勝滲漉盡落於遐迹蒸餿該德知必自  
 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  
 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真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州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全部負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  
 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倉粟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翼龍  
 舟其日降雨者神伏以時或修陽殿之常儀式當聖百無害  
 豐年陛下敷本務農憂人閭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  
 馬迎舟掩商羊之舞家語商羊一足之鳥居澤中仙雲覆  
 水協從龍之儀初泛酒於上宮遠滂瑞於率土自中相與  
 荷生成兩公及私靡不碩茂般后徒勤於自翊左氏不翊  
 臣以

增廣註釋音義唐柳宗元集卷之二十八  
 表

為裝中丞賀元東平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湖上風平獲功安  
 臣聞甫投之後每發則和雷聲既必以  
 陛下體節剛以進行叶坤元之氣隔百靈交  
 其情亂者必就矣擒獲志視者無不引其  
 特加旌節之榮以勳勳直以元功奏其  
 勳奮之後盡除異狀之名皆去傷其  
 已獲其在備賜種正氣於稽察嚴山川之祀神必有  
 依申



遠遜一於肥瓠如或勝滂漉盡落於遐迹蒸餿該德知必自  
 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  
 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真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州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全部負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  
 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倉粟翔自成行列如隨感鳳以翼龍  
 舟其日降雨者神伏以時或修陽歲之常儀式當聖百無害  
 豐年陛下敷本務農憂人閭閻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  
 馬迎舟掩商羊之舞家語商羊一足之鳥居澤中仙雲覆  
 水協從龍之儀初泛酒於上宮遠滂降於率土自中相與  
 荷生成兩公及私靡不碩茂般后徒勤於自翦左氏不翦則  
 臣以

增廣註釋音義唐柳宗元集卷之二十八  
 表

為裝中丞賀元東平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湖上風平獲功安  
 臣聞甫投之後每發則和雷聲既必必  
 陛下體節剛以進行叶坤元之氣關百靈安  
 其情亂者必就矣擒獲志視者無不引錄  
 特加尊飾之榮經以制直以元功奏其  
 勅命之後盡除異狀之名皆去傷  
 已獲其在備賜種正氣於稽  
 依申









無仕

代襲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元初十國傳

臣某云云即日奉事官大廟遇伏奉手詔云云者臣聞曹宇

既平雖疥癬而必去細語解相賊射狼已斃在狐鼠而

宜除臣某伏惟元和聖之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

上玄感享下土均集茲於略武城揚靈臨瞻尚開委某

類針指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其永情之露微臣亦司

職律規列願行指下海之故事云云謹依皮之覆規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不指于家指身于指原指自指以今日其時出師討道便披榛

才非奇異敢自贊於無勳云云願乞寬宥庶幾歸於  
不伐云云願承重委云云無任感恩頓首之至

為襄中丞李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其官器宇端方夙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佐湖  
南悉心匡佐後舉郡祿謀致政聲惠愛在人森和屏息勤勞  
已著身益無倫今黃賊尚據荒陬大集未獲倘以其代某之  
任必能掃蕩氛祲云云願乞寬宥庶幾歸於  
既職云云

為襄中丞請朝覲表世宗朝

臣歷刺三州連經二府外任逾紀入觀無惜就日望雲魂飛  
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履載無私遐邇同致復昇平  
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  
周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威咫尺誠竊寒而無



遠雲漢昭回固將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朔寧州封章累上  
及後陞桂州於星紀憂國微衷尚闕於戴盆盆徒懸於  
窺管窺之議亦切大馬之轡逾深人敬天從於茲未驗下  
情上達窺莫不認敢清窺陳升窺伏乞賜臣除替許至  
關窺則窺存於窺容備窺行於窺地足窺越中窺禁目窺觀大明窺  
成九族之榮窺蓋百生之幸窺非敢獨窺負五獻之禮窺願窺希  
唐侯三獲之恩窺一窺起窺解窺死窺為窺足窺無窺任窺懇窺迫窺激窺切窺之  
至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肅恭休命肅是夜肅越肅程肅祗肅荷肅懷肅私肅不肅違肅暇肅食肅以肅月肅日肅創肅所肅部肅上  
詔肅云肅臣肅聞肅古肅之肅制肅爵肅祿肅者肅將肅以肅君肅有肅德肅祿肅以肅養肅有肅功肅臣肅本  
誓肅生肅宦肅不肅期肅達肅伯肅某肅皇帝肅明肅選肅運肅大肅開肅玄肅籍肅授肅采  
衆肅才肅幸肅委肅繁肅錄肅聖肅賢肅中肅外肅星肅霜肅是肅獲肅官肅無肅道肅重肅上肅芬肅鴻肅道肅遠

代李德裕謝上任表

其薄節委之其權其獲其顧其無其幾其取其之其能其委其添其澄其清其之其寄其符其何以其數  
宣其呈其澤其普其諭其天其慈其唯其當其崇其應其以其爲其防其視其倭其而其爲其效其獨其除其細其故  
務其安其報其賦其庶其幾其清其無其擇其以其恩其遠其人其臣其不其勝其忝其曾其荷其恩其之其至  
澤其對其絲其綸其憑其無其地其拜其命其節其悚其不其知其所其載其臣其凡其賤其才其符其路  
無其取其幸其類其先其臣其緒其某其恩其泰其國其恩其天其澤其曲其流其遂其司其節其制其寄  
深其分其聞其任其重其重其任其顧其無其擇其之其才其謬其與其衆其人其之其上其豈其謂其私  
轉其念其仁其育其爲其心其需其澤其無其涯其德音其降其士其衆其咸其悅其成其恩其竭其忠其遂  
得其清其師其暗其入其賦其境其不其意其恩其深其此其皆其聖其慈其宜其敢其叨其天  
以其爲其己其力其仰其荷其殊其造其重其於其立其山其臣其以其日月其上其蒙其寵其當其數其望其皇  
化其普其論其聖其慈其嚴其撫其三其軍其又其安其自其姓其冀其以其塵其露其上其吞其鴻其私其臣其

代節使謝遷鎮表

鴻私曲臨揚越表等祇荷明命將家不遵臣才非器能謬膺  
仕進雖竭盡勞力效忠勤莫勝尤敢望官達其宗皇帝  
陛下不以臣庸懦淺薄越授權官尋迂正即遽忝符郡其  
帝陛下不遺臣小善權委謙曹叨承厚恩備職藩輔惟瑣  
劣多慙自負伏遇陛下德經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  
久謹適宜加官莫莫拜吏遷重鎮再奉濟南之寄仍同誠  
之榮拜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厥職率勵遠人  
矧其愚陋以副勤勤無任云云

為劉同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田長  
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就臣初奉諭言震林無極及臨所  
部驚懼逾深投匭哀職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其誠慙  
誠心願首領自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能德之賢

誠慙無區慶之能託跡儒門乏仰弓南面之極委身即若  
關馮唐論將之對常懼叨冒清列無獲聖朝豈意天慈厚臨  
隨鳳存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披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  
瑣所且庸據况馮翊聯同寄邇王都古稱三輔委自近代命  
授逾堂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出相出入由之仰  
撥甲令俯爲圖記踴躍無地能福惟以就以惶息重  
命輕不知所効庶當刻精進力本風夜祗勤上奉進  
歷夢流愷悌以日繫月懷或有成庶幾之心懷三增惕稷望  
雲而就日喜近帝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  
布丹誠無任惓懇再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接鎮表

星言即駕使道之藩德河龍榮不敢寧息臣其愛自弱齡即  
奉推擇階級試吏累忝清道先聖鑒以臣粗知真要俾統師



捷交靈祐授黃賊不臥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士衆實勇古古  
勇誠古古古思酬濫恩莫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  
運不副憂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  
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蒙故重重泣血摧肝披瀝敢明陛  
下古古古龍興御極寰海永清清屬八挺古古古威加九域  
鴻和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備省何人過  
庸袖擢况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故材暫壞死在目前古古  
銷敵古古古則殊知環同衣錦量巨萬之力未足負恩猶  
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澤撫慰靈靈唯當遵守  
詔條賤棄奸厯平勻惟願示以義方持清淨以臨人守無私  
以奉國重修前志并礪戈矛吳鬻給之効中膺天之用庶荒  
陬志古古古壽沐皇恩幸土生靈備聞斯慶微臣之志  
也限以古古

代章來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來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詔受  
命共驚臨職竊懼臣以無能累更重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  
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采輪稜秩徒增詭  
雍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襁褓之謔况此州地極三湘俗  
拿百越左衽居推轂之半古古古可壘乃石  
田之餘古古古曠較守於再秋亦古古古俗古古古  
狀古古古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由於一時積弊遂  
餘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權力勞而功  
寡夙夜憂切不敢違靈感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  
償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殫越之  
至





諸本表有皆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節  
除使節詔軍李守節制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開登寶  
位微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時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  
禍鈞臣云物聖恩弘貸論在善地累重天赦獲奉詔  
追還離十年一見官關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  
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鐵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竭盡  
瘁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幾私以塞餘罪  
二五五

柳州謝上表代人作

臣某言伏奉詔書後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計  
臣前歲以父僕官秩去年蒙聖恩除管便欲製裝裹足趨赴  
京師以盡拜所嬰明年未愈遂又今夏始歸歸途憂傷節度

使千頃臣與臣早歲同官見臣嘗者在道輒留在館尋假  
職名存於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綏道以合於區  
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冀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  
物不備則延於職能臣假臣龍澤重領方州驚駭後效  
於拜時朽吏更同於華考臣聞黃汚易竭仰有朝宗之願  
大馬無識猶知祭主之誠揣分則被惟天知蓋况臣昔因左  
官臣一紀于外丁年馳心於魏湖臣及續續  
思於懷臣非夫人獨無斯容去就者能辱之主朝廷者仕  
進之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大馬而分比漢汚幸  
願廉循意非性寒臣之此誠口不能喻意欲悉達文其言  
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非志願猶其苦心勸節上奉詔條  
寘郵貨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普鴻私不勝惶恐之至





以多幸賜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其受未洽之刺知無  
肉食之誥此言雖曰以要以保最無持道  
鴻恩繼至豐膳麥來陸海兼陳飽饜皆設  
聖澤覃布遠人流滄樂於皇恩均乳哺於亦  
峇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矜特深  
時珍存降龍驚軍風溢國方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  
以含桃之委時令攸貴期於懷况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厨  
使發九帶集宴堂而積羅味調六氣冰淇露而不勝盈貫而  
外被風光音流音射適口而中含滋潤斷素食務切自  
公宜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人

謝賜時服表

法何宜私無地臣紳臣久忝朝行應職無效昔星紀  
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歡以副深寄致使賤遣君父前云  
艱難未息各歎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滿地  
戴之厚不徒尋典俾同冕綬重關立山捧戴以入閨門學知  
夕揚裁護而雪衣服固可盡行內省宸寤將何恭效

謝賜端午綵帛衣服表

綸言曲臨寵辱有至跪奉殊錫慶羅交并臣紳臣謝典方州  
效微滂滴叨承大睨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斬着朱明啓  
臨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海芳深被仙衣而鶴駕壽壽賜心  
向闕踴影望天敷分五嶺之憂葉制九重之詔臣無任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產三男者臣詳究往闕實請沐  
徽已量事給納三千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恤黎元感  
通天地靈心昭若景福已興方使懷光繁滋區及充物音明也  
故表祥於字育是啓運於升平嘉香化源慶延邦本麟羽之  
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望叨振音私賀之至

為詳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右臣得管内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  
悉皆瞻想已具奏聞并為國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社  
符煥彰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宇有截道洽  
無垠承天地之貞明輝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右臣所部真節坊百姓某產三男者臣詳究往闕實請沐  
徽已量事給納三千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恤黎元感  
通天地靈心昭若景福已興方使懷光繁滋區及充物音明也  
故表祥於字育是啓運於升平嘉香化源慶延邦本麟羽之  
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望叨振音私賀之至

為詳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右臣得管内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  
悉皆瞻想已具奏聞并為國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社  
符煥彰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宇有有道洽  
無壞承天地之貞明彈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



祖西若煙共燧一旬而晝至徵諸古諺事半前聞伏乞施行  
中官以昭簡冊

爲報中丞奏盜管黃家賊事宜狀

右本月四日營督奏事官楊嗣過冊押衙譚叔向等稟黃家  
賊五千餘人謀爲竊劫進已露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  
十將甚至營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爲緝獲昨得十  
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窟伏  
以竄竊拘捕殊足爲慮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遠使姦狡  
之謀究窮而自震懼奔竄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  
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竊煩願亮臣譯者方纔悉接疆界  
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謹陳奏御史蘇楨

右臣伏準平各例律議官與父祖謀同者不合冒榮居之臣望

各籍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謹律之制  
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  
聽勅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具官臣某奏奉勅新除監察  
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準禮二名不備諱不合辭讓年月日  
檢按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爲京兆府昭應等九縣逐夏苗損狀

右臣謹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兩澤懸  
時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寧各長安一十四縣並準常  
年例今徵其稻進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縣應徵進  
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以上據所損  
矜免抵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  
簡念蒸黎臣忝繼司不敢不奏無任懇懼之至謹錄奏聞伏  
聽勅旨





得合大和以嚴結克保堅貞且無及金之為  
是稱土錫之德編籍編籍  
亦當無而有用  
狀封進謹奏

柳州縣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

右其軍從前被文常參官上孫舉一人自伏者  
前件官頗有才任長於政術又歷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故舉  
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止之人都不務務戶部錢見軍勅收所

不合別支又所授貪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  
庄宅公驗有司戶李德均給馳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  
事為準並廢貪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負責其成功俾無  
虛授時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寬其不盡分官無職  
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

右奉牒準律文與分者訟夫已帖縣準牒待秋分後舉與分  
訖伏以中丞張行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循吏所見皆許申明  
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杜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  
心豈思他物救足有急難之成中曾非必死之釐不幸致阻  
端非本意授文固當守相事似可襄行斷手方迫於深衷









義讓克協威命秀行破竹靈比其後機走九木喻於東勝瀉  
河清濟曾無溝池之虞神行刺刺大明琅邪不聞寇岸之  
阻神天兵四合既來屢獲然後劫骨之事許其歸獲寬  
註誤之典期以撫循神外但皇威中感聖  
德雖在具鏡神豈不知歸  
是以木極誅鋤源聞內潰神已獲見東海之無波氣珍盡  
頌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  
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精神諸  
生遠期貞觀之理景特承朝獎誇列藩臣常以突刃矚鋒木  
為効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竊寐撫心不遠寧寧今則削平  
之際慙無尺寸之功聞秦方初捷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外  
層足之至并舞歡慶倍百恒情

賀平南青後并舞歡慶

某官某乙右某伏奉二月二十二日德音以潘青削平慶  
大治羣土之內并躍無窮伏惟周波三監但明誅放之罰漢  
總洽誅讎及而恩加擢兵者悉獲歸休棄去者更聞優以  
之種食朝暉豐以貨財寒苦盡除矧孤感有葬較死之骨增  
以賞延憐刀傷之肌存其廉給蔭山川之舊活申節義之餘  
勞功多受三事之榮年大夫注三事三事元正  
平南節者有七連之寵年大夫注三事三事元正  
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羅七旬之干羽仁風薄暢收  
六月之車徒塞海來康夷爰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  
伊尹無耻之辰見符紉惟輕之德特朝并躍之至倍萬恒  
情無任感賀之至

賀平南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







為裝中丞乞討黃賊狀一本抄于下  
 其材質無堪授任非大當有事之日忠懇憂燒造成功之辰  
 斯憤空積隊力之志甚是不渝伏惟仁恩察賜展効今者中  
 華寧謐甲切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黃少卿  
 李惠培以自固賴以爲強坐七切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蟻之微猶能  
 害物神明必齊翦伐方致和平庶盡鴛鴦之勞以蒼恩榮之  
 重撫心踊躍風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  
 之至

為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明親狀世錄

右其幸過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時德嗣庭神  
 輝飛越境在邕州崔

待之寵加未遂執珪之願相公辭職  
 聖天叙彝倫中外之臣出入更移某自領桂管又逾再周  
 於黃道徒竭力誠況正月會朝皆至六歲來身兼服有  
 期後一豈使班超之學長懸  
 風之子年之繼空積之上以神之下且伏乞特  
 申微願錄受允食後故事而不道揆風志而斯畢入天子之  
 國願附禮於小侯拜宰相之車敢希榮於上客作陣上無任  
 懇禱屏營之至輕濟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為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効用狀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謂  
 而具子趙揮粟腹即長平死事之孤史  
 何者義烈之餘已氣猛厲上將

効於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積勞成疾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雖陽明雖至德二榜爭子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繼解越其品秩詔解編以公職事將食樂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邊遠涪州屬西蜀邊遠致死命以盡夙心竊乞賞賚未究未究刀筆之吏嘗以深文音叙之差今復誰辯誰辯惹及之誘不能自明不能自明力之粟守無事之官舉奉無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伐伐悖悖小小竊尚欲通謀其才非中人志暮前烈顯得身當一隊一隊効死戎行効死戎行勳平生之忠勳平生之忠幽明之冤痛撫劍心往往言淚寒骨聞漢法有求果向於者者侯不得獲過又况丞相

撫軍國之重定廢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弃消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元祐

右伏準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當家官授上後三百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為長安縣署善請相府乞奏復軍號狀德宗

長安等縣者善其乞若干人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遊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法綱綱公七年致毛竊見近者祥瑞所呈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于四方有以知上支降靈誕告嘉應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等陶煦統仁成此耆老生既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關復建軍號



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關聖鑒碎骨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祿門願進表乞伏惟相公鑒明主英文太平而使名號尚稽天人失望奇愚竊切有感焉伏望數奏之慈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天墮克從退就泉壤榮而無恨輕繫國相伏待典刑謹狀

兗京畿父老上府尹乞養復車院狀

韓維

長安縣耆老某之等若干人右某等幸以羸老復覩昇平蹈舞薰風謹請壽域之章本何以報天禧竊隸勞不知所指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闕瑞應匝於萬方而所豐報窮於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一本作爲蓋以絕損德號近二十年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願積履高明慎懷故自古以來壽域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文某等下人懇懇勤勤相符正在於此其等奉繼明符

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弥遠少遂踴躍之甚今請詣光祿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待罪道合君臣惠敷黎庶惟冀速收採薦以冀天庭俾草萊盡誠得遂高厚非所敢望謹懼伏深謹狀





1950-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0227\_NATIONAL\_CENTRAL\_LIBRARY\_TAMHAN\_032.0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MAM, K.S.S.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5906 v.13



續精註釋音義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

祭楊幾濟事文二卷十

祭楊幾濟事文二卷十

年月子將進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夫人之靈

下有餘祭子將進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夫人之靈

祭字如天漢昭回自然物外寧雜東瑛公命間氣開

洞開翱翔自得誰管束情孝友忠信聞于九域銷

其動如雷卅華甲科科地時地時亦於顯顯情一本公之俊

德有而不顧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動于養投劾引去

不為御史自去時任方鵬威刑是務公施其惠亦莫有

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

公揖其強仁及童孺

左迂而出擁道蓬蓬道曠多詩德優凡情





頃言既許倚法斯編... 南過尤疑... 東逾秣... 道則彌勸頡頏今古... 德惠實期... 以通家... 二十... 十有八祀... 進音... 願首... 拜... 拜... 拜...

蔡傳賢繪事文

敬遠人出冬... 昭祭于... 盛衰... 振其... 可... 梵... 追... 不... 廢... 義... 首... 禮...



成樓推而下之法度不試夢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  
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  
非修正直以召災奸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  
聞道酒乎復交君子乃知道於中痛削去邪體顯陳直正而  
爲道不謬兄質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  
諧於今二事相勸一財相讓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大其理  
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  
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淫激所勸者志不  
得施遺遺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  
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痛知音幾人自友朋形喪志業殆  
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  
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溷矣離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滿  
車已矣感天之泣實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

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  
乎特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兩爲露以澤下土乎將  
爲雷爲霆以油然怒乎豈爲風爲騰爲景星爲卿雲輔以  
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括其眼乎豈復爲賈人  
以證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足昭昭者其得  
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  
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蔡季中委文翰城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  
守侍御史玉攝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贊賢膳部奉議郎行  
殿中侍御史馮遵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宣德郎行監察  
御史范傳正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  
襄行掄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襄行李程等謹以清酌之奠







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學真守道秉  
 成德當官秉義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蘊臨事不回執  
 心無惑矯矯勁質一絲不苟擢於天枝式是邦族蒙其羽儀發  
 跡內史參其軍事結納中外自下擢上直詞壘至  
 京邑特署司鏡據其綱條端我旬服黜吏屏氣  
 慈持材有命登于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實抗其長以奉  
 准程校其簿書無失音藹銷銷進為正郎旬會是  
 車結駟乃刺于商虎節登山船化壻為沃  
 其意建糾之志直清是舉性操察吏必薪之楚  
 仲庭除頭幕清溪致誠一鵬拜訣堂堂嗚呼哀哉

仲庭除頭幕清溪致誠一鵬拜訣堂堂嗚呼哀哉  
 為京兆祭社河中丞祭社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河  
 中節度使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古謀帥恒在諸儒晉登邦  
 毅亦以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  
 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總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  
 有山有河毀此大都

仲庭除頭幕清溪致誠一鵬拜訣堂堂嗚呼哀哉  
 為京兆祭社河中丞祭社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河  
 中節度使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古謀帥恒在諸儒晉登邦  
 毅亦以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  
 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總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  
 有山有河毀此大都









禮分五玉恩錫百朋  
 開府辟授英傑為顯茲開徵敢則覽錄  
 辭執加命厥賜有楚冠用勳牙角  
 命頒殊外 茲選子弟影蔽麻新須情留江微  
 恩切有裕外 義乖從役爾容長勳及轉增煥鬻力  
 猶在外 叙納誠中賜要激方侯猶憂求  
 則投副謙德不福去星降及廷懸運微  
 德何博物卑北外 撫躬益振簡願增哀瞻容莫交載  
 南州千酒外 庶為感懼

隆萬年裝令文

惟憂孝友之性矣惟天親歸以保善洽其樂動考然上  
 業社急不避寒暑父半城中多容解拒其於博奔婚茲語  
 或定或沉兩得其所考禮成文學章方舉國  
 惟日捕在衣常未傳儀矩脫略勿謹微忽煩言坦然自居無  
 頤枕怨有外 辛成官誘莫究揭及坐職中  
 從再期騰外 州  
 蓄情謹此歸魂嗚呼哀哉世播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父  
 而翁密追惟淑德孺于君室外 上順尊卑下歡傍匹致  
 其孝敬式是仁恤愛及童孩厥心勿失君之仲李外  
 茂於文循游藝相從採紙故秩外

五子訪者古以謂之... 二紀于今交情若一... 分形間質... 畢營營衛對... 聞疾馳簡其命未返... 塊守窮荒山... 讓... 長... 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

維年月日朔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有外置同正貢柳宗元... 或以不察... 大或不

容小或身道往來逢迎... 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 方初百年有幾如何... 有稱之妻有



弱之子海城東周旋萬里  
之行復出於此  
式甚且有讀茲家新以漢而誅  
嗚呼救救吾道已矣高

祭崔君敏文

天生寬命者雖為王莽鄴林者雖為大公以令遠顯于華族  
華遂六書行學該七錄  
入浦黑衣  
服  
細  
依  
于  
妖  
神何遽其成以罪及禍效矣方公垂惠和祐攝以光  
野之鶴公湘  
歸於以無荒紛  
奈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  
遊  
若抽紫誠可鑒類  
非羞

祭段弘古文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察雖聖奈何操其倍義誰與同  
波理理以終  
堅不可磨游得其人友釋其  
何進終會于危精誠介然將負金石追恩懷舊興詞慎  
昔米年備聞巷言會比堂畫宴南軒去適子越



來舟旋有顯戮致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是實斯宜有子而幼執云種信惟天所佑道途之實故廢子推忠若之行詔石斯授有案其能有是其且無鑿于顯應致報也

祭李中明文并序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遠以恒兮夫子之志勵以越兮求中謙未若獲求兮敦仁以孝實蒸蒸兮唯錢死躬體其他莫獲兮本秉端守一信微明兮月輪歲長行若登兮外溫其里內類繼直兮謏言來加不逮變兮舉世墓非自揭弘兮燕優游于道大資其承兮捕虎舒抑類升兮胡從法其不信幸以禍乃兮宜箱妻哀信一作思所備兮將數言吾欺終不可徵兮吾方期于子孫莫有典兮今而奔余志若朝兮若野接而上表敬然兮恒其頑心父昔置見兮水之端山為魯兮又淫以兩堂紆委爾爾

哭張俊餘辭并序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交為經術甚遠而文少余七年類弟畜之與之居終日冲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而厲辭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日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錄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滿矣既得進士明年應發解字後錄之死人咸誦之曰天之佑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相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





之說以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直天所謂小人有耶是  
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惡顯天與善貴與賤異道而出  
者也無取善惡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  
子之難貴且壽也優絲母老而妻良子東西者助之哭焉况  
其知者耶然優絲不與論買者同貴不與待前者同壽歸索  
平身則通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呼神祇下更使既聞道  
而且貴且壽則其顯痛也遠矣父父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爲老人皆反是百餘猶  
幼子之優焉甚不黃苟嗟三張君龍不必貴尊嚴爲仁早服  
高堂洋洋洋洋慈銀艾論奔縶三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  
諸三而堂三三而履三三而履三三而履三三而履三三而履三  
雖有餘人愧不足子之賤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  
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于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否且不光裕顯大歡而不克也而弔  
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楊氏子承之哀辭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  
姻解人柳守元爲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忠志重以  
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辭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  
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况其親戚者乎凡天  
之生物也不類猶濼猶統本外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  
而殊然則雖入禍成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  
親戚皆賢感得知之者也便知之徒以增其悲慟怨號之聲  
無窮也用是爲辭以相其哀焉

襟醜厥兮承貞則聽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練寬學之  
勤兮行爲專實圭璋兮文章豹超凌厲兮馳聖道方未具兮



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教嗚呼有弟哀號嗚呼世父  
孔悲兮湘水滂滂去昭昭方沈幽冥誰冥冥兮竟難託  
嗚呼死者靜兮生者慈子之淑兮徒增哀慕甚良兮命其孽子  
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其使子之淑且仁嗚呼已  
乎不可追然怨苦兮徒何爲假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祭文

舜朝祈晴文柳文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  
雷雨不迷帝在嵎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文圭至德神  
化後王興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  
黎廟貌如在精誠不昧今陽德憊候宜時有滄溟淩降是水  
潦漫爲塗泥岸有蒼龍宜流或斷屢之宜臨時龍坡  
陸開畦陌兩樓矣宜增博宜及效嘉生均彼宜奉藜敢望宜謀黑  
喉宜式乾后土以宜天倪宜盛不害餘糧可據或宜或宜爲酒爲醴宜  
鐘宜笙鏞坎宜鼓鼙百代祀德吐心不攜宜獨宜諸潤  
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教嗚呼有第哀號嗚呼世父  
孔悲兮湘水滂滂去昭昭方沈幽冥誰冥冥兮竟難託嗚呼  
嗚呼死者靜兮生者慈子之淑兮徒增嗚呼甚良兮命其淑子  
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嗚呼使子之淑且仁嗚呼已  
乎不可追然怨苦兮徒何爲嗚呼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祭文

舜廟祈晴文柳文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  
雷雨不迷帝在嵎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文圭至德神  
化後王興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  
黎廟貌如在精誠不昧今陽德憊候宜福遺時有滄溟淩降是水  
潦漫爲塗泥岸有蒼龍宜福遺流或斷屢之宜福遺臨時龍坡  
陸開畦陌兩樓矣宜福遺增博宜福遺及效嘉生均彼宜福遺葵藿敢望宜福遺謀思  
嗚呼宜福遺式乾后土以宜福遺天倪宜福遺盛不害餘糧可據宜福遺或或宜福遺爲酒爲醴宜福遺  
鐘宜福遺笙鏞坎宜福遺鼓鼙百代祀德吐心不攜宜福遺獨賴宜福遺諸潤  
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橋兩文卷一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宅于巖隈風馬雲車馬一本  
 南為徘徊徘徊一本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欽茲有靈靈以顯饗  
 神惟智知我以誠往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既早曠害故生  
 長也長丁大帥敢用昭告期于盼鑿鑿一本其自朝受命臨放商墮在政方初庶無淫枉繁廉自持忠  
 信是仗苟有獲矣神其可罔罔一本騰波通氣出叱奮饗錄若成功惟神  
 是贊

祭靈文祭靈文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薦祭于靈神靈神乃建首領乃建首領  
 惟昔禮有大特化為巨祥秦人馮神乃建首領乃建首領

既類既馮指于有罪既類既馮指于有罪抗侯以射抗侯以射  
 有森黃孽有森黃孽保固虛人俾效太平保固虛人俾效太平德用戒律天子有  
 命施威于下惟守臣其董眾撫師秉羽先刃出用效日敢將  
 外事外事爰薦求牛爰薦求牛庶無  
 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為子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惟  
 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靈孽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靈孽  
 餘陷役于校人餘陷役于校人以為神耻  
 底于理無或頌天底于理無或頌天

急急如律令





園地高華士非微祿位人表其美在抱無孫承家之祀孝女  
良增道薄德善其美與子重道教均知公為賢在斯人  
奉養宜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誠謂紀澤淪風志斯昭微表更  
中冀祭末路私願獲改遷此承計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  
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無復神威昭顯不疾而速靈  
誠而溥水歎載擗式致其安年富其再願言有知以感誠躅  
聖於

祭從兄文

嗚呼我姓輝煌獨冠上自  
分不至有自過刻加尊瞻事尚書十有八人中禮諸武抑過  
離克聘與不接關胸  
數逾百年所若有紛紛始亦能賢  
致為  
平抑

命返不延  
濱海樓曾遊散燈涉月  
就往而後今者之來徒仰涕零垂惟  
魂翻朝拜拜無形合安誰聞  
某有辭發我任言危陳其悲  
伊莫之菲而誠孔繁靈耶罔恥有涕  
維年月日

祭弟宗直文

維年月日  
門彫喪感月已久但見  
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為  
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  
一門嗣續不絕如綫









里聞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博學新父  
訓入夫祭祭相祖德誰能勸讓操坤地感其才以大家  
室惟君與君年殊志同置本及計期正文律實教師友宜伊  
親晚進窮斯人容易成其良志其隆兆誰求詠嗚呼哀哉永  
山之西相水之東殞躬以出祭祭安封禮部補精禮部  
神非又留息駕于中書石虎誌世德斯榮羊角以醜禮部  
他地禮部涕也禮部

又祭漢蘭神抵歸上都文禮部

嗚乎崔公之拯神禮部嗚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  
室或紛而顛禮部或殞而萃禮部嗚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  
雖陰流油濁激沒命禮部嗚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  
傍穿側出點禮部嗚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

走禮部不思已禮部是奉饗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備日月止  
良子姓其勤具是舟禮部嗚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  
被禮部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遷我生而留遠矣殊世也  
從之禮部嗚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

祭崔氏外甥文禮部

年月日八舅于舅敬祭外甥年六小鄉之魂嗚呼生有孝姿  
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禮部胡典而壽禮部破谷支禮部  
達死誰祐兮宜汝之味不能究兮將奪之禮部使昏禮部  
反復攬子哀何故兮骨肉無從禮部焉禮部庶幾來歸  
設以備兮禮部酒實于禮部肉盈豆兮宜  
伊其人余所敬兮來耶否耶敬氣良兮

祭崔氏外甥文禮部

叔莫字元榮子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為首錫於  
我氏生恩顧彌厚恩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  
斯守播於族譽於家自及來惟伯姊惟道茂行高上  
承下訓克敏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  
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得論有疑必果恒華其非以  
成其可難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又諸弟流離又從幸獲我依  
以慰困窮之令矣有府其容方冀榮壽延雁爰凶嗚呼哀  
哉我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字同聯也英文敵暢  
浩運實期振輝弘我傷風又茲天關神理何蒙祇盛德餘慶宜  
福其曾胡無降災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杖津枝  
斷又出于武陵便道往來信宿幸茲再  
見錢我心曲猶且經別騰程傷遠孰知自北遠關幽隔鴻王

臨視無路遂風動又便焉自中如刃之觸邱阜有位青鳥載  
舟期莫沃奇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研文之文

祭于知即之魂嗚呼天棧靈奇諸物取不可貪既率又力神  
誰以堪汝不是恩而續其志遂其管籥棄其篋賈賈捕深挾密  
擔重錫黃錫通去如憐高華也報難之類守東矣職斯帝  
行事果於窮弱以寧其位宜不信耶不然無鬼謀之行而中  
道天死權有核類之才而三具廢委仁充其罪毒  
中骨髓其何以為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年我之自十四  
既孤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為汝舅汝為我甥求仁  
且得為德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  
呼哀哉既致其愛抵極其哀奉越萬里心理徘徊念與汝別











折五和方期飲甘露  
 元林但任擢拳赤衫裁  
 蕭蕭且... 家羊用... 共思相...  
 路... 千騎... 共思相...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 天監賜明人心... 賦詩五十韻...

知命儒為貴時中聖所... 任行... 仰體... 切... 優...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雲物橫陣雲  
 谷客如霧領同心其不可數  
 常街一叱百走走  
 中函匕首  
 穢兵村  
 子西  
 破國舟中非所擬  
 韓國詔明深井里  
 王卧内

一朝起  
 安陵誰辨削  
 萬金龍膽不如土  
 寄本軒  
 初拜柳州出東郊  
 異域穿蓬蒿  
 州西南又千里  
 壯殺老希且  
 奇蕊釘骨狀如箭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  
 異域穿蓬蒿炎理六  
 州西南又千里濼水  
 壯殺老希且號飢行  
 奇蕊釘骨狀如箭









論幾月中夜借元節  
贈年三十九品  
奉朝楊侍郎文因送入叔拾遺蘇頌詔追南來諸賓

一云百

貞一來時送綵綫一行歸馬健驚駭朝廷  
應須早上天

六言

一生何却歸休謂  
商山晦路有孤松往來所以為明好事者憐之編竹

孤松傳家意託根  
成機遂其生  
成機遂其生

思慮重此藩  
衡陽嶺夢得分路贈別

十年顛顛到奉京  
下嶽水湖神  
道城草樹平

石人竹前直以備  
河別垂淚千行便

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重遣幾年廻

清水驛蒼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

簪下疎篔簹十二莖  
雖雄便鳳鳴

長沙驛前西樓





海鶴一爲別存亡三秋今來數行淚欄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篔簹至釣磯留待徐容州

幽運爲誰開美人城北來

登柳州城樓寄晉江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驚風亂飈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牆

嶺樹重遮千里月

江流曲似九回腸

共來百越文身地

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文人周韶州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修慙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

爲報秋來馬幾行

林邑東廻山似

戟銷湘嶺

特柯南下水如

環

不歷今秋

雲橫抽玲瓏

迷夕陽

非是白蘋洲

畔客

還將淡意問

湘



歸地登幹會余天好作思人樹懶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驛驛在柳州  
宦情親思共悽悽春牛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

滿庭亂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藕來方外事多違仙人山不爲分符客一任

凌空錫杖飛仙人山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寒江夜雨聲淅淅曉雲盡仙人山遙知文豹在深處下笑

糲糲泥塗開仙人山

別舍第宅

委委廢規倍巖然雙垂別溪橫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  
投荒十二年挂額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

相思萬里長在別門劉惔

奉和周二十二文州湘州侍郎衡江漢泊得韶州書

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湘州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騾新求

夢喜三刀近王濟為黃

三月三日登翠微山望京師京師

江月落猶思蔡靈會入司徒府遂邀周掾歸

殷賢賦北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嘉二童

書成欲守度安西安西

聞道近來諸子弟子弟

飲家雞飲家雞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聞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微上人亡因寄二絕

早歲京華聽越吟  
 深他時若寫蘭本會  
 頻把瓊書出袖中  
 何時到馬東

日日臨池弄小鷓  
 還思寫論付官奴

新秋元和脚  
 芽欵手徒

聞說將鸞向墨池  
 意遠腰纏問已道  
 世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真  
 若道柳家無子弟  
 往年何事乞西賓

答前篇

小兒弄筆不能噴  
 熊猶未兆女中誰  
 是衛夫人



荅後福

昔日慵工記姓名，謂其不務名也。遠勞辛苦過西京。謂其遠勞也。近來  
漸有臨池興，謂其漸有文興也。新詩為報元常欲，謂其欲報元常也。行履  
行此語，謂其行此語也。

燈前

小學新糊墨，謂其新糊墨也。深波漾碧瓊，謂其深波漾碧瓊也。新枝柯在  
家，謂其新枝柯在家也。弄土唯嬌女，謂其弄土唯嬌女也。空覺庭前  
多

歌謠

事業無成耻藝成，謂其事業無成耻藝成也。南宮起直舊連名，謂其南宮起直舊連名也。  
勸君火急添功用，謂其勸君火急添功用也。趁取當時一夢驚，謂其趁取當時一夢驚也。

柳州城西此兩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謂其手種黃甘二百株也。春來新葉偏城隅，謂其春來新葉偏城隅也。方向  
不學荆州刺木奴，謂其不學荆州刺木奴也。日多相見相相木，謂其日多相見相相木也。  
待成林日滋味，謂其待成林日滋味也。遠隔蒼光夫

聞

東越高僧選姓湯，謂其東越高僧選姓湯也。鉢上人亦姓湯也。幾時瓊瑤  
空花一散不知處，謂其空花一散不知處也。誰采金英與侍郎，謂其誰采金英與侍郎也。侍郎  
段九秀才與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交

交侶平生意最親，謂其交侶平生意最親也。衡陽往事似分身，謂其衡陽往事似分身也。袖中忽見三行字，謂其袖中忽見三行字也。拭淚  
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隈瘴海秋，謂其林邑山隈瘴海秋也。梓桐水向郡前流，謂其梓桐水向郡前流也。勞君遠問龍城



地維維正北三千到鎮州

再按連州至衡陽湖別

去國十年同赴召湘江千里又分枝重臨事異黃衣相續  
去國十年同赴召湘江千里又分枝重臨事異黃衣相續  
 湖別又分枝重臨事異黃衣相續  
 馮斷猿時挂江東過連山下  
 有所思

重別要符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  
 皇恩若許歸田去戰戰  
 當復為鄉舍翁

相看萬事休

三聽

信書成自後經事漸知非今日臨歧別恨  
信書成自後經事漸知非今日臨歧別恨  
 何年待汝歸

答

年方伯玉早  
年方伯玉早  
 恨比四愁多  
 會待休車騎  
會待休車騎  
 相隨出蔚羅

種木榴花

上苑年年占物華  
上苑年年占物華  
 今日在天涯  
 刺種庭前木榴花  
刺種庭前木榴花  
 長作龍城守

海上海樓贈所思  
海上海樓贈所思  
 若君在望仙亭南樓  
 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  
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  
 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題

訓曹待御過東縣見寄

破額山前碧玉流  
騷人逸興未關舟  
春風無恨滿湘樓  
綠花不自自由流  
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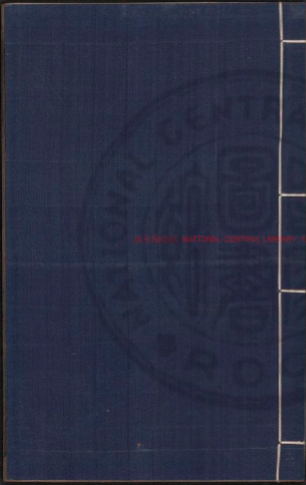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 2002 NATIONAL CENTER FOR ARCHIV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北, 中華民國



3445907 V.14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風樞在壑尚華姓資英中爲吏役萃十花寧情於編  
體外曲徇塵微私心寄去毫渾之履翠雲長綉綉曲登天  
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也體果具委  
神期因浩浩  
再懷養成期奈與馳輕切  
而江軍重疊間浦  
澄始疑負  
泰相號  
野魚樂  
欲良足  
擢手持  
網  
詩相第

難爲惜沉某委所籍曲者怨  
暮景頽西岑北流逝酒  
大洛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欹  
歌叩鳴  
自健  
萬士情未忘僕人首徒披內顧  
名竊又自欺食子固云  
問牛悲  
物裂境分  
吳慶亦已







續無餘義官財足非恠時一女皆歿其見驅逐進死與生便當比殞命未復事長征一聞激高義  
管裂肝膽摧破見盜葉稠葉列方忿爭一矢路青帥  
弟下侯謀刑却立不觀殺死行得激諭以從父行提收自擔  
有罪轉道趨前程夜發敵石火山林如書明父子更抱時  
涕血紛文零領首頭歸貨納女請勇親首安奮衣去義重利  
固輕師答古所病精相來來傷術如十載所能遂和  
姓非用兵記相來傷術如十載所能遂和  
淮水秋風生

較門立奇士以淮水秋風生  
君疾既即出關射擊下相欽傾立抗王命  
馬留鼓四野鳴機擘非竹葉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双  
猶我誰顏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嗚嗚狗權子淵即禽  
習伯趨榮我款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貧外司馬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歎才雖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凌人古  
受氏目相是世奪雄姿有甲仁子用排殺翼當春水寒氣  
方在斯人而六軍誠一貫也積勇發揮著書函十  
年的銷不推在也者後成人射天展接高丈  
寓宇若波馳在也者後成人射天展接高丈  
其奇若波馳在也者後成人射天展接高丈  
郡蘇疲在也者後成人射天展接高丈

宛凌江羽來樓翰林枝  
外方危疑抗聲促誰定命由陳  
徒隸甫曹官征賦家有司  
文節中州壯壯史  
國界際限四圍  
神一門既無主焉用樓生  
盡目無見  
也  
遺所嗚  
方  
日  
謝  
山  
人  
至  
恩  
池

新沐換輕帽  
路  
謝  
山  
人  
至  
恩  
池

覺來曉滿空東落雨聲曉良遊  
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  
及郊鶴人先耦耕園林幽鳥鳴  
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  
溪

久爲舊組累幸此南夷謫開依  
山林客曉耕翻



露草夜榜響溪石  
曉來往不逢人長歌  
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  
綠綉清溪曲  
引杖試荒泉  
解帶圍新竹  
沉吟亦何事  
寂寥園所歆  
幸此息營營  
鳴歌聲  
入黃溪  
隨從

溪路千里曲  
哀哀何處鳴  
孤臣淚已盡  
空存斷腸聲

次便用黃溪秋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騶陽何處事  
良哉念商賈  
別騎修殘月  
鳴鑼度壑生  
猶窮雅  
客遠道  
野對人  
居谷口  
寒流淨  
蒼苔古  
木疎  
焚香秋  
露濕  
真玉  
曉光初  
照  
翠言  
報  
霜  
清  
雨  
會  
龍  
軍  
精誠禮物  
餘惠風  
仍  
懷  
草  
露  
雨  
會  
龍  
軍  
後  
果  
非  
其  
事  
詳  
錄  
自  
新  
詩  
詞  
細  
律  
卷  
簡  
書

郊居歲暮

弄君負山郭  
歲暮驚離索  
曉騎野迥推  
嗚來延空燒  
墟落燒歸村  
幼世餘因事  
遠心賞  
隨年薄  
寒然  
遠何爲  
徒成  
今與休

秋晚行南谷經荒村

抄秋霜露重  
展起行  
幽谷黃葉  
覆溪橋  
荒村唯古木  
寒花踈  
寂厚藟泉  
微斯續  
機心久已忘  
何事繫麋鹿

雨後晚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  
曉日明村塢  
南樹臨清池  
風聲發夜泉  
雨予心適  
無事偶此成  
賞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似聞繁露墜  
開戶臨西園  
寒月上東嶺  
冷泠踈  
疎竹根  
石泉遠  
淪響  
山鳥時一喧  
倚櫺  
遠至旦  
寂寥  
將何言





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綠晚鶯啼  
深林村情滿湘渚雲  
斷岫巖峯滿嶺  
仙駕不可望世途  
非所任凝情空望暮  
高里蒼梧陰

從程中丞過廬少府郊舍

寓居湖岸四無鄰  
世網難嬰香自珍  
時藥剛展延國老  
精辨開樽虛室值  
賢人禮結誰許  
龍泉劍凌石依高  
頰還轉垂藤問  
綠筠開道偏寫  
玉禽戲

百書偶作

南州瘴暑醉如酒  
滿鉢欲慰  
慈航燕罷開  
北瀟嶺嶽日午  
獨覺無餘  
青山童隔竹  
微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  
日西獨向懸溪渡  
頭花落村邊成  
掩亂浮槎在高樹

江雲

千山鳥飛絕萬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舟溪題

少時陳力希公侯  
許國不復為身其  
風波一跌近萬里  
蹉跎跌壯心瓦解  
空羅囚縲囚終老  
無餘事願下湘西  
再渡地知恩壽張  
楚徵侯種漆南園  
待成器

法華寺西亭夜飲

紙窗夕陽亭共傾  
三昧酒  
霧暗水連  
階月明花  
羅綺

醉題石門長老東軒

石門長若身如夢，  
櫻檀成採手所種。  
昔人萬遍蓮花為誰用，  
如今七十自忘機。  
坐來念念非昔人，  
萬遍蓮花為誰用，  
如今七十自忘機。  
都忘筋力微，  
莫向東軒春野望。  
花開日出雉皆飛，  
對時新綠柳花開。

柳花卡始栽竹

盛節甚為子海，  
君怕侵肌滴有重。  
勝疾...  
志荷鍾西巖，  
垂垂垂垂多怪石。  
綠方已破江風忽，  
云暮與曳還相追。  
蒲花過極浦，  
荷宛附出堦。  
曉禽接過枝，  
豈伊紛置閣。  
重以心慮怡，  
甚情亭在實。  
目遠棄幽期，  
不見野蕙草。  
蕭蕭對有華。

種仙靈北

庭除曳踵不又門，  
門有野田吏。  
家我醫家魂，  
又言有靈藥。  
近在湘西原，  
服之不盈旬。  
覺密皆瘳，  
養精補氣，  
已擊長起。  
自採賜將，  
白通夜噴。  
盡和理內，  
戴攻疾者，  
自源擁覆。  
遂積毒，  
伸舒委餘。  
隨奇功，  
苟可微。  
軍夜宜，  
蘭蔞同。中夜存能，  
令深深息呼，  
吸深歸跟。  
疎效固難，  
效且以藥，  
餌論瘳者，  
不志起。人可窮者，  
寧復言神哉。  
輔吾足幸，  
及兒女奔。

種木

守閑事，  
服餌採木，  
東山阿東山，  
嶺且咀，  
疲疾煩，  
經通。









所重於人心所傷於神眺林際感賦無遺芳

巽公院五詠

寺上堂

結君自無始淪窮窮若源流形及故世始借三空門華堂開  
淨域園使煥且繁清冷林繁香微妙歌法言藉首螺導師超  
遙謝堂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乃在斯聖默寄  
言宜分別乃無知越中即空假名相與誰期願言絕聞得志  
意聊思惟

禪室

發地結著拓圍三抱虛白石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  
兼取取空不待斯高類俱冥生曾然喧中寂爾約於心境本

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薄彩寒露濕漉洒出  
人世低昂多異容管聞色空喻馳難絕造物誰爲工留連秋  
月晏迢遶來山鍾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綠繞穿疎林迸霧分苦節澗明輕筠抱虛心俯  
戰消清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理日朝嗒鳴山禽嘯嘯散  
作林諒無要津用接處有餘陰

梅雨

梅實飽時雨蒼生值歲末然深楚悵夜夢斷破羅裳海霧連  
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

公孫氏詩集卷之六







力低飛迷後志

莊虞詞

淩風折翼飛散霜蒼鷹上擊掃曙光雲披霧裂虹霓  
擊電捎平岡若然勁翮前射林下攫狐兔騰蒼注  
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鳥凌風澤若忽甚至羽翼  
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額驚且傷但願清商  
後為假披土籠累雲間翔

夜鷓鴣詞

楚越有鳥其目睽朝朝自名爲鷓鴣得食不復慮橫飯  
潛發情且學羽折翮離離火燭鷓鴣前  
前芳藥調五味  
竹亦波却同地

子期好轉頭二字得聲猶念此况  
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龜背歌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編王侯宅玉藻高麗黃金殿  
文通羅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雜雜齊上下  
玄機畢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舞采已出無入有誰能  
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躍列已如故旋豆馮事有微虛於  
朝一擔如勝有借門家春不復買  
宮粧蚤世所棄  
願持千歲壽香君願堂巾筒非余慕  
前師之鏡刀兒女徒紛紛

聞黃鶴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更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







東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陣力盡列考四方效誠功  
忠信恩義較如霜生時亮同體死志寧分張壯髮閉的透猛  
志填黃腸各本其注如羊切韻公雅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體所非况乃用其良簡基興不撥管健更張真疾病命固亂  
魏氏言有章公十五年魏氏言有章公十五年魏氏言有章公十五年  
自之曰去其從邪消滅父音欲討彼狂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誅刑制

燕秦不兩立天子已馮虞千金奉短計七首刑然髮窮年詢  
所欲任勞且見屠微百滅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  
爾爾長髮為首效宿怨獻田開版圖解州府屬爾爾長髮為首效宿怨獻田開版圖解州府屬  
端向其鏡臨事竟越垣行端向其鏡臨事竟越垣行端向其鏡臨事竟越垣行  
之其注如羊切韻公雅之其注如羊切韻公雅之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斷子首狂走無容歸其注如羊切韻公雅斷子首狂走無容歸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楚子始明要應弭羊動爰楊樞秦皇未決乃事與其注如羊切韻公雅楚子始明要應弭羊動爰楊樞秦皇未決乃事與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何功曹子會請勇且馬其注如羊切韻公雅何功曹子會請勇且馬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詩之世也故多謬大吏微無且其注如羊切韻公雅詩之世也故多謬大吏微無且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後夫張進

生死悠悠驚一氣於散之偶聚紛喜歡家忽已復辭為役魏  
膠履常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括朽無妍嘆其注如羊切韻公雅膠履常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括朽無妍嘆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生乎勳宅墮對秋不告廢其注如羊切韻公雅生乎勳宅墮對秋不告廢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奈何值崩滿滿折臨路垂鞬然卷百其注如羊切韻公雅奈何值崩滿滿折臨路垂鞬然卷百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消然猶痛流迎蔡其注如羊切韻公雅消然猶痛流迎蔡其注如羊切韻公雅





蓋惟... 行立... 安不謂... 時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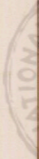
省效觀... 國...

設色初... 龍... 華...

春懷...

九... 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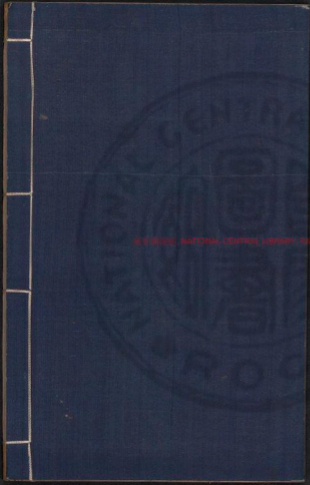
廣...





225-21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 2014 HARVARD LIBRARY CENTRAL ACQUISITION DEPARTMENT

